

## 太祖纪一

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讳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随母适郭氏，故冒其姓焉。《五代会要》：周虢叔之后。高祖讳璟，广顺初，追尊为睿和皇帝，庙号信祖，陵曰温陵；高祖妣张氏，追谥睿恭皇后。曾祖讳谌，汉赠太保，追尊为明宪皇帝，庙号僖祖，陵曰齐陵；曾祖妣郑国夫人申氏，追谥明孝皇后。祖讳蕴，汉赠太傅，追尊为翼顺皇帝，庙号义祖，陵曰节陵；《五代会要》：温陵、齐陵、节陵皆无陵所，遥申朝拜。祖妣陈国夫人韩氏，追谥翼敬皇后。皇考讳简，汉赠太师，追尊为章肃皇帝，庙号庆祖，陵曰钦陵；皇妣燕国夫人王氏，追谥为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子岁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尧山之旧宅。载诞之夕，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

帝生三岁，家徙太原。居无何，皇考为燕军所陷，殁于王事。帝未及龆龀，章德太后蚤世，姨母楚国夫人韩氏提携鞠养。及长，形神魁壮，趋向奇崛，爱兵好勇，不事田产。天祐末，潞州节度使李嗣昭常山战歿，子继韬自称留后，南结梁朝，据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杰。帝时年十八，避吏壶关，依故人常氏，遂往应募。帝负气用刚，好斗多力，继韬奇之，或逾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尝游上党市，有市屠壮健，众所畏惮，帝以气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谓帝曰：“尔敢刺我否？”帝即割其腹，市人执之属吏，继韬惜而

逸之。其年，庄宗平梁，继韬伏诛，麾下牙兵配从马直，帝在籍中，时年二十一。帝性聪敏，喜笔札，及从军旅，多阅簿书，军志戎政，深穷絜肯，人皆服其敏。尝省昭义李琼，琼方读《阩外春秋》，即取视之，曰：“论兵也，兄其教我。”即授之，深通义理。《宋史·李琼传》：唐庄宗慕勇士，即应募，与周祖等十人约为兄弟。一日会饮，琼熟视周祖，知非常人，因举酒祝曰：“凡我十人，尤蛇混合，异日富贵，无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罚。”皆刺臂出血为誓。周祖与琼情好尤密，尝造琼，见其危坐读书，因问所读何书，琼曰：“此《阩外春秋》，所谓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较存亡治乱，记贤愚成败，皆在此也。”周祖令读之，谓琼曰：“兄当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随，遇暇辄读，每问难琼，谓琼为师。

天成初，明宗幸浚郊。时殊守殷婴城拒命，帝从晋高祖一军率先登城。晋祖领副侍卫，以帝长于书计，召置麾下，令掌军籍，前后将臣，无不倚爱。初，圣穆皇后嫔于帝，帝方匱乏，而后多资从。《东都事略》：柴后资周太祖以金帛，使事汉高祖。帝尝昼寝，有小虺五色，出入颧鼻之间，后遽见愕然。在太原时，有神尼与帝同姓，见帝，谓李琼曰：“我宗天上大仙，顶上有肉角，当为世界主。”清泰末，晋祖起于河东，时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奉命北伐，帝从之，营于晋祠。是时屋坏，同处数人俱毙，唯帝独无所伤。汉高祖为侍卫马步都虞候，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邻吴氏，有青衣佳娘者，为山魃所魅，鬼能人言而投瓦石，邻伍无敢过吴氏之舍者。帝过之，其鬼寂然，帝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谓鬼曰：“尔既神，向者客来，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者。”繇是军中异之。范延光叛于魏，命杨光远讨之，帝当行，意不愿从。或谓帝曰：“杨公当朝重勋，子不欲从，何也？”帝曰：“杨公素无英

雄气，得我何用？能用我其刘公乎！”汉祖累镇藩阃，皆从之。及镇并门，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无不为。及吐浑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劝汉祖诛白承福等五族，得良马数千匹、财货百万计以资军。

开运末，契丹入汴，晋帝北迁。帝与苏逢吉、杨邠、史宏肇等劝汉祖建号，以副人望。汉高祖即位晋阳，时百度草创，四方犹梗，经纶缔构，帝有力焉。授权枢密副使、检校司徒。汉高祖至汴，正授枢密副使、检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汉高祖不豫，及大渐，与苏逢吉等同受顾命。隐帝嗣位，拜枢密使，加检校太尉。旧制，枢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始也。《东都事略魏仁溥传》：仁溥少为刀笔吏，隶枢密院，太祖问以卒乘数，仁溥对曰：“带甲者六万。”太祖喜曰：“天下事不足忧也。”有顷，河中李守贞据城反，朝廷忧之，诸大臣共议进取之计。史宏肇曰：“守贞，河阳一客司耳，竟何能为？”帝曰：“守贞虽不习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亦勍敌，宜审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师未至，而赵思綰窃据永兴，王景崇反状亦露，朝廷遣郭从义、王峻讨赵思綰。七月，西面师徒大集，未果进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抚为名，诏西面诸军，并取帝节度。时论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贞之敌，闻帝西行，群情大愜。《宋史·李蘧传》：周祖讨河中，蘧掌转运。时周祖已有人望，潜贮异志，屡以讽蘧，蘧但对以人臣当尽节奉上而已。八月六日，帝发离京师。二十日，师至河中。《宋史·扈彦珂传》：周祖为枢密使，总兵出征，时议多以先讨景崇、思綰为便，周祖意未决。彦珂曰：“三叛连衡，推守贞为主，宜先击河中。河中平，则永兴、凤翔失势矣。今舍近图远，若景崇、思綰逆战于前，守贞兵其后，腹背受敌，为之奈何？”周祖从其言。

命白文珂营于河西，帝营于河东。不数日，周设长堑，复筑长连城以迫之。帝在军，居常接宾客，与大将宴语，即褰衣博带；或遇巡城垒，对陈敌，幅巾短后，与众无殊。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赐与；微有伤痍者，亲为循抚。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温颜以接，俾尽其情，人之过忤，未尝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效用。守贞闻之，深以为忧。十二月，帝以蜀军屯大散关，即亲率牙兵往凤翔、永兴。相度将发，谓白文珂、刘词曰：“困兽犹斗，当谨备之。”帝至华州，闻蜀军退败，遂还。

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贞遣将王三铁领千余人，夜突河西寨，果为刘词等力战败之。先是，军中禁酒，帝有爱将李审犯令，斩之以徇。五月九日，取河西寨，主周光逊以寨及部众千余人来降。十七日，下令攻城，会西北大风，扬沙晦冥，帝令禱河伯祠，奠讫而风止，自是昼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寨将士夺贼罗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贞举家自焚而死。帝前梦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当灭守贞之族。”至是收复贼垒，城中人言，见帝营上有紫气，如楼阁华盖之状。《东都事略·王溥传》：周太祖将兵讨三叛，以溥为从事。三叛既平，朝士及藩镇尝以书往来，词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欲按之。溥谏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既照，则氛惝消矣。请焚之，以安反侧。”太祖从之。

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师，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汉帝命升阶抚劳，酌御酒以赐之，锡赉优厚。翌日，汉帝议赏勋，欲兼方镇，帝辞之，乃止。帝以出征时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献之。九月五日，制加检校太师、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锋至邢、洛、贝、魏，河北告急，帝受诏率师赴北边，以宣徽南院使王峻为监军。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军趋

镇、定。时契丹已退，帝大阅，欲临寇境，诏止之。

三年二月，班师。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枢密使如故。时汉帝以北兵为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苏逢吉等议，藩臣无兼枢密使例。史宏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务，则难以便宜从事。竟从宏肇之议，诏河北诸州，凡事一禀帝节度。帝将北行，启汉帝曰：“陛下富有春秋，万几之事，宜审于听断。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谘询，即无败失。”汉帝敛容谢之。帝至鄴，尽去烦弊之事，不数月，闾政有序，一方晏然。诏书褒美。一夕，在山亭院斋中，忽有黄气起于前，上际于天，帝于黄气中见星文，紫微、文昌，烂然在目。既而告之星者曰：“予于室中见天象，不其异乎？”对曰：“坐见天衢，物不能隔，至贵之祥也。”翌日，牙署中有紫气起于幡竿龙首，凡三日。

十一月十四日，澶州节度使李洪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陈光穗至鄴都，报京师有变：是月十三日旦，群小等害史宏肇等。前一夕，李业等遣腹心赍密诏至澶州，令李洪义杀王殷，又令护圣左厢都指挥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义受得密诏，恐事不济，乃以密诏示王殷，殷与洪义即遣陈光穗驰报于帝。十四日，帝方与宣徽使王峻坐议边事，忽得洪义文字，遽归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杨、史诸公被诛，神情惘然，又见移祸及己，伸诉无所，即集三军将校谕之曰：“予从微至著，辅佐国家。先皇登遐，亲受顾托，与杨、史诸公，弹压经谋，忘寝与食，一旦无状，尽已诛夷。今有诏来取予首级，尔等宜奉行诏旨，断予首以报天子，各图功业，且不累诸君也。”崇等与诸将校泣于前，言曰：“此事必非圣意，即是左右小人诬罔窃发，假令此辈握重柄，国得安乎！宜得投论，以判忠佞，何事信单车之使而自弃，千载之下，空受

恶名。崇等愿从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侧之恶，共安天下。”众然之，遂请帝南行，帝即严驾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谒恸哭。时隐帝遣小竖岳脱侦鄴军所在，为游骑所执，帝即遣回。令附奏隐帝赴阙之由，仍以密奏置岳脱衣领中。奏曰：“臣发迹寒贱，遭遇圣明，既富且贵，实过平生之望，唯思报国，敢有他图！今奉诏命，忽令郭崇等杀臣，即时俟死，而诸军不肯行刑，逼臣赴阙，令臣请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谮臣耳。今岳脱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当及阙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岂敢惜死；若实有谮臣者，乞陛下缚送军前，以快三军之意，则臣虽死无恨。今托岳脱附奏以闻。”十七日，帝至滑州，节度使宋延渥开门迎纳。帝将发滑台，召将士谓之曰：“主上为谗邪所惑，诛杀勋臣，吾之此来，事不获己，然以臣拒君，宁论曲直！汝等家在京师，不如奉行前诏，我以一死谢天子，实无所恨。”将校前启曰：“国家负公，公不负国。请公速行，无迟久，安邦雪怨，正在此时。”既而王峻谕军曰：“我得公处分，俟平定京城，许尔等旬日剽掠。”众皆踊跃。

十九日，隐帝遣左神武统军袁鵠、前邓州节度使刘重进率禁军来拒，与前开封尹侯益等屯赤冈，是夜俱退。二十日，隐帝整阵于刘子坡。二十一日，两阵俱列，慕容彦超率军奋击，帝遣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大合骑以乘之。慕容彦超退却，死者百余人，于是南军夺气，稍稍奔于北军。慕容彦超与数十骑东奔兖州，吴虔裕、张彦超等相继来见帝。是夜侯益、焦继勋潜至帝营，帝慰劳遣还。二十二日旦，郭允明弑汉隐帝于北郊。初、官军之败，帝谓宋延渥曰：“尔国亲，可速往卫主上，兼附奏，请陛下得便速奔臣军，免为左右所图。”及延渥至，乱兵云合，即惶骇而还。是旦，帝望见天子旌旗于高坡之上，

谓隐帝在其下，既免胄释马而前，左右虑有不测，请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忧焉！”及至前，隐帝已去矣，帝歔欷久之。俄闻隐帝遇弑，号恸不已。帝至元化门，刘铎雨射城外，帝回车自迎春门入，诸军大掠，烟火四发，帝止于旧第，何福进以部下兵守明德门。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为空城耳。”由是诸将部分斩其剽者，至晡乃定。帝与王峻诣太后宫起居，请立嗣君，乃以高祖侄徐州节度使赞入继大统，语在汉纪。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请太后临朝，会镇、定州驰奏，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

十二月一日，帝发离京师。四日，至滑州，驻马数日。会湘阴公遣使慰劳诸将，受宜之际，相顾不拜，皆窃言曰：“我辈陷京师，各各负罪，若刘氏复立，则无种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时进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旦，日边有紫气来，当帝之马首。十九日，下令诸军进发。二十日，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万众之中，声气沮丧，闷绝数四，左右亲卫，星散窜匿。帝即登城楼，稍得安息，诸军遂拥帝南行。时河冰初解，浮梁未构。是夜北风凛烈，比旦冰坚可渡，诸军遂济，众谓之“凌桥”，济竟冰泮，时人异之。时湘阴公已驻宋州，枢密使王峻在京，闻澶州之变，遣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率七百骑赴宋州，以卫湘阴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群臣谒见，遂营于皋门村。

二十七日，汉太后令曰：“枢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内外之任，剪除祸乱，宏济艰难，功业格天，人望冠世。今则军民爱戴，朝野推崇，宜总万机，以允群议，可监国。中外庶事，并取监国处分。”二十八日，监国教曰：“寡人出自

军戎，本无德望，因缘际会，叨窃宠灵。高祖皇帝甫在经纶，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寻付重权。当顾命之时，受忍死之寄，与诸勋旧，辅立嗣君。旋属三叛连衡，四郊多垒，谬膺朝旨，委以专征，兼守重籓，俾当勅敌，敢不横身戮力，竭节尽心！冀肃静于疆场，用保安于宗社。不谓奸邪构乱，将相连诛，寡人偶脱锋铓，克平患难，志安刘氏，愿报汉恩，推择长君，以绍丕构。遂奏太后，请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于道途，行李未及于都辇。寻以北面事急，寇骑深侵，遂领师徒，径往掩袭，行次近镇，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将登澶州，军情忽变，旌旗倒指，喊叫连天，引袂牵襟，迫请为主。环绕而逃避无所，纷纭而逼胁愈坚，顷刻之间，安危莫保，事不获已，须至徇从，于是马步诸军拥至京阙。今奉太后诏旨，以时运艰危，机务难旷，俾令监国，逊避无由，黽勉遵承，夙夜忧愧”云。时文武百官、内外将帅、籓臣郡守等，相继上表劝进。三十日夜，御营西北隅步军将校因醉扬言：“昨澶州马军扶策，今步军亦欲扶策。”寻令虞候诘其姓名，昧旦擒而斩之。其一军仍纳甲仗，遣中使监送就粮所。

广顺元年春正月丁卯，汉太后诰曰：“邃古以来，受命相继，是不一姓，传诸百王，莫不人心顺之则兴，天命去之则废，昭然事迹，著在典书。予否运所丁，遭家不造，奸邪构乱，朋党横行，大臣冤枉以被诛，少主仓卒而及祸，人自作孽，天道宁论。监国威，深念汉恩，切安刘氏，既平乱略，复正颓纲，思固护于基扃，择继嗣于宗室。而狱讼尽归于西伯，讴谣不在于丹雘，六师竭推戴之诚，万国仰钦明之德，鼎革斯契，图篆有归，予作佳宾，固以为幸。今奉符宝授监国，可即皇帝位。于戏！天禄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天命，永绥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皋门入大内，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

自古受命之君，兴邦建统，莫不上符天意，下顺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启有商之祚；炎风不竞，肇开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遗辅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钺临戎，复委韩、彭之任。匪躬尽瘁，焦思劳心，讨叛涣于河、潼，张声援于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劳。才旋駟于关西，寻统兵于河朔，训齐师旅，固护边陲，只将身许国家，不以贼遗君父。外忧少息，内患俄生，群小连谋，大臣遇害，栋梁既坏，社稷将倾。朕方在藩维，以遭谗构。逃一生于万死，径赴阙庭；梟四罪于九衢，幸安区宇。将延汉祚，择立刘宗，征命已行，军情忽变。朕以众庶所迫，逃避无由，扶拥至京，尊戴为主。重以中外劝进，方岳推崇，喊虽顺于群心，临御实惭于凉德。改元建号，祇率于旧章；革故鼎新，宜覃于霈泽。

朕本姬室之远裔，虢叔之后昆，积庆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于百世，大命复集于眇躬，今建国宜以大周为号，可改汉乾祐四年为广顺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应天下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枢密使杨邠、侍卫都指挥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劳定国，尽节致君，千载逢时，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愤结重泉，虽寻雪于沈冤，宜更伸于渥泽，并可加等追赠，备礼归葬，葬事官给，仍访子孙叙用。其余同遭枉害者，亦与追赠。马步诸军将士等，戮力叶诚，输忠效义，先则平持内难，后乃推戴朕躬，言念勋劳，所宜旌赏。其原属将士等，各与等第，超加恩命，仍赐功臣名号，已带功臣者别与改赐。应左降官，未量移者与量移，已量移者与复资，已复资者量加叙录。亡官失爵之人，宜与齿用，配流徒役人，并许放还。诸处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一切不问，如赦到后一月不归本业者，复罪如初。内外前任、见任文武官僚致仕官，各与加恩。应在朝文武臣僚、内诸司使、诸道行军副使、

藩方马步都指挥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泽者即与恩泽，已有者更与恩泽；如亡没，未曾追封赠者亦与封赠，已封赠者更与封赠。

应天下州县，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残税及沿征物色，并三年夏税诸色残欠，并与除放。澶州已来，官路两边共二十里内，并乾祐三年残税欠税，并与除放。应河北沿边州县，自去年九月后来，曾经契丹蹂践处，其人户应欠乾祐三年终已前积年残欠诸色税物，并与除放。应系三司主持钱谷败阙场院官取乾祐元年终已前征纳外，灼然无抵当者，委三司分析闻奏。天下仓场、库务，宜令节度使专切钤辖，掌纳官吏一依省条指挥，不得别纳斗余、秤耗，旧来所进羨余物色，今后一切停罢。

应乘輿服御之物，不得过为华饰，宫闈器用，务从朴素，大官常膳，一切减损。诸道所有进奉，以助军国之费，其珍巧纤华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不得辄有献贡，诸无用之物、不急之务，并宜停罢。帝王之道，德化为先，崇饰虚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虽多端以奚为！今后诸道所有祥瑞，不得辄有奏献。

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兹作法，义切禁非。盖承弊之时，非猛则奸凶难制；及知劝之后，在宽则典宪得宜。相时而行，庶臻中道。今后应犯窃盗贼赃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已前条制施行。应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并不得籍没家产、诛及骨肉，一依格令处分。

天下诸侯，皆有亲戚，自可慎择委任，必当克效参裨。朝廷选差，理或未当，宜矫前失，庶叶通规。其先于在京诸司差军将充诸州郡元从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废，仍勒却还旧处职役。近代帝王陵寝，合禁樵采。唐庄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十户，以近陵人户充。汉高祖皇帝陵署职员

及守宫人，时日荐飧，并守陵人户等，一切如故。仍以晋、汉之冑为二王后，委中书门下处分云。

司天上言：“今国家建号，以木德代水，准经法国以姓墓为腊，请以未日为腊。”从之。时议者曰：“昔武王胜殷，岁集于房，国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姜里，而卦遇明夷，帝脱于艮，大衍之数，复得明夷，则周为国号，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张，占者云，当有帝王兴于周者。故汉祖建国，由平阳、陕服趋洛阳以应之，及隐帝将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虢之冑，复继宗周，而天下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异乎！

戊辰，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受宣权许州节度使，前复州防御使王彦超受宣权徐州节度使，前澶州节度使李洪义受宣权宋州节度使。己巳，上汉太后尊号曰昭圣皇太后。是日，诏有司择日为故主发哀。《五代会要》载原敕云：汉高祖为义帝发丧，魏明帝正禅陵尊号，一时达礼，千古所称，况朕久事前朝，常参大政，虽迁虞事夏，见夺于群情，而四海九州，咸知予夙志。宜令所司择日为故主举哀，仍备山陵葬礼。辛未，有司上言：“皇帝为故主举哀日，服缟素，直领深衣、腰经等。成服毕祭奠，不视朝七日，坊市禁音乐。文武内外臣僚成服后，每日赴太平宫临，三日止，七日释服。至山陵启攒涂日，服初服，輶车出城，班辞释服。”从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权滑州节度使。癸酉，枢密使、检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节度使李洪义为宋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节度副使陈观为左散骑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为左谏议大夫，并充枢密院直学士。以元从都押衙郑仁诲为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训为宫苑使。北京留守刘崇遣押牙巩廷美致书，求刘赞归藩。帝报

曰：“朕在澶州之时，军情推戴之际，先差来直省李光美备见，必想具言，而况遐迩所闻，在后尽当知悉。湘阴公比在宋州驻泊，见令般取赴京，但勿忧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请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别无顾虑，即当便封王爵，永镇北门，铁券丹书，必无爱惜。其诸情素，并令来人口宣。”遣千牛卫将军未宪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乌裕寇邢、赵，陷内丘，及回，乌裕遣使与汉隐帝书，《通鉴》：契丹之攻内丘也，死伤颇多，又值月食，军中多妖异，契丹主不敢深入，引兵还，遣使请和于汉。使至境上，会朝廷有萧墙之变，帝定京城，回至澶州，遇蕃使至，遂与入朝。至是，遣硃宪伴送来使归蕃，兼致书叙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带一遗乌裕。晋州节度使王晏杀行军司马徐建，以通河东闻。

乙亥，郢州节度使、守太师、兼中书令、齐王高行周进位尚书令；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齐国公安审琦进封南阳王；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太保、兼中书令、魏国公符彦卿进封淮阳王，夔州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军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宫，为汉隐帝发丧，百官陪位如仪。是日，湘阴公元从右都押衙巩廷美、教练使杨温等，据徐州以拒命。帝遣新授节度使王彦超率兵驰赴之，仍赐廷美等敕书。《通鉴》：帝复遗刘赞书曰：“爰念斯人，尽心于主，足以赏其忠义，何由责以悔尤。俟新节度入城，当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丁丑，荆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节度使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缢杀马希广；至十九日，希萼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阴公殂。己卯，以前太师、齐国公冯道为中书令、宏文馆大学士；以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窦贞固为侍中，监修

国史；以左仆射、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苏禹珪为守司空、平章事；夏州节度使李彝兴进封陇西郡王，荆南高保融进封渤海郡王，灵武冯晖进封陈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兖州慕容彦超、凤翔赵晖并加兼中书令。诏王彦超率兵攻徐州。庚辰，故枢密使、左仆射、平章事杨邠追封恆农郡王，故宋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宏肇追封郑王，故三司使、检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琅琊郡王。是日，诏曰：

朕以眇末之身，托于王公之上，惧德弗类，抚躬靡遑，岂可化未及人而过自奉养，道未方古而不知节量。与其耗费以劳人，曷若俭约而克己。昨者所颁赦令，已述至怀。宫闈服御之所须，悉从减损；珍巧纤奇之厥贡，并使寝停。尚有未该，再宜条举。应天下州府旧贡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减。其两浙进细酒、海味、姜瓜，湖南枕头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镇州高公米、水梨，易、定粟子，河东白社梨、米粉、绿豆粉、玉屑、凡子面，永兴御田红粳米、新大麦面，兴平苏粟子，华州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硃柿、熊白，河中树红枣、五味子、轻锡，同州石牟敖饼，晋、绛葡萄、黄消梨，陕府凤栖梨，襄州紫姜、新笋、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阳诸杂果子，许州御李子，郑州新笋、鹅梨，怀州寒食杏仁，申州袭荷，亳州葶藶，沿淮州郡淮白鱼，如闻此等之物，虽皆出于土产，亦有取于民家，未免劳烦，率皆糜费。加之力役负荷，驰驱道途，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今后并不须进奉。诸州府更有旧例所进食味，其未该者，宜奏取进止。

又诏在朝文武臣僚，各上封事，凡有益国利民之事，速具以闻。《通鉴》：诏曰：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辛巳，镇州武行德、晋州王晏、相州张彦成、潞州

常思、邠州候章并加兼侍中；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果州防御使、检校太保郭崇为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典军如故；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曹英为利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典军如故。癸未，泾州史懿、延州高允权、沧州王景、永兴郭从义、定州孙方简并加兼侍中，鄜州杨信、同州薛怀让、贝州王继宏并加同平章事。乙酉，华州王饶、河中扈彦珂、邓州折从阮、邢州刘词并加同平章事。丙戌，幸西庄。潞州奏，得石会关使王延美报，河东刘崇于正月十六日僭号。丁亥，以前澶州节度使李洪义为宋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御使、北面行营马步都排阵使何福进为许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营右厢排阵使李筠为滑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准赦书，以晋、汉之胄为二王后，其唐五庙仲祀合废。”从之。庚寅，宗正寺奏：“请以晋、汉故事，迁汉七庙神主入升平宫，行仲享之礼，以汉宗子为三献。”从之。

## 太祖纪二

广顺元年春二月癸巳朔，以枢密副使、尚书户部侍郎范质为兵部侍郎，依前充职；以陈州刺史、判三司李穀为户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吾大将军、充街使翟光鄴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院使袁鵠为左武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将军、充街使符彦琳为右监门上将军。丁酉，以皇子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检校右仆射、贵州刺史荣起复为澶州节度使、检校太保，以右金吾上将军薛可言为右龙武统军，以左神武统军安审约为左羽林统军，以左骁卫上将军赵赞为右羽林统军，以太子太师致仕宋彦筠为左卫上将军。诏移生吐浑族帐于潞州长子县江猪岭。己亥，以左武卫上将军刘遂凝为左神武统军，以左卫上将军焦继勋为右神武统军，以左领军卫上将军史侁为右卫上将军。庚子，故吴国夫人张氏追赠贵妃；故皇第三女追封乐安公主；故第二子青哥赠太保，赐名侗；第三子意哥赠司空，赐名信；故长妇刘氏追封彭城郡夫人。皇侄三人：守筠赠左领军将军，改名愿；奉超赠左监门将军；定哥赠左千牛卫将军，赐名逊。故皇孙三人：宜哥赠左骁卫大将军，赐名谊；喜哥赠武卫大将军，赐名诚；三哥赠左领卫大将军，赐名誠。辛丑，西州回鹘遣使贡方物。前开封尹、鲁国公侯益进封楚国公，前西京留守、莒国公李从敏进封秦国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进封莒国公。癸卯，以前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李涛为太子宾客。诏宣徽南院使袁鵠权知开封府事，以

太子太保和凝为太子太傅。丙午，晋州王晏奏，河东刘崇遣伪招讨使刘钧、副招讨使白截海，率步骑万余人来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齐攻，率州兵拒之，贼军伤亡甚众。《宋史·王晏传》：刘崇侵晋州，晏闭关不出，设伏城上。并人以为怯，竟攀堞而登，晏麾伏兵击之，颠死者甚众，遂焚桥遁。晏遣子汉伦追北数十里，斩首百余级。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庭。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所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先是，回鹘间岁入贡，禁民不得与蕃人市易宝货，至是一听私便交易，官不禁诘。丁未，左千牛将军硃宪使契丹回。契丹主乌裕遣使郭济献良马一驷，贺登极。戊申，诏曰：“朕祗膺景命，奄有中区，每思顺物之情，从众之欲。将使照临之下，多寄食儻舍之徒；岁月之间，动怀土念家之思。宜循大体，用革前规。应诸道州府，有前资朝官居住，如未赴京，不得发遣。其行军副使已下，幕职州县官等，得替求官，自有月限，年月未滿，一听外居。如非时诏征，不在此限。”己酉，有司议立四亲庙，从之。辛亥，以太子少傅杨凝式为太子少师，以太常卿张昭为户部尚书，以尚书左丞王易为礼部尚书，以兵部侍郎边蔚为太常卿，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鱼崇谅为工部侍郎充职，以户部侍郎韦勋为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边归说为户部侍郎，以礼部侍郎司徒诩为刑部侍郎，以秘书监赵上交为礼部侍郎，以兵部尚书王仁裕为太子少保，以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张沆为刑部尚书充职，以尚书右丞田敏为左丞，以吏部侍郎段希尧为工部尚书，以太子詹事马裔孙为太子宾客。前鄜州节度使刘重进、前滑州节度使宋延渥，并加食邑。吐浑府留后王全德加检校太保，充宪州刺史。隰州刺史许迁奏，河东贼军刘筠自晋州引兵来攻州城，寻以州兵拒之，贼军伤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

以尚书左丞田敏充契丹国信使。回鹘遣使贡方物。己未，天德军节度使、虢国公郭勋加同平章事，以前宗正卿刘暉为卫尉卿。辛酉，以卫尉卿边光范为秘书监，以前吏部侍郎李详为吏部侍郎，以前户部侍郎颜衎为尚书右丞。

三月壬戌朔，前西京留守李从敏卒。戊辰，以前左武卫上将军李怀忠为太子太傅致仕，以前邢州节度使安审晖为太子太师致仕。辛未，幸南庄。壬申，诏曰：“诸州府先差散从亲事官等，前朝创置，盖出权宜，苟便一时，本非旧贯。近者遍询群议，兼采封章，且言前件抽差，于理不甚允当，一则碍州县之色役，一则妨春夏之耕耘，贫乏者困于供须，豪富者幸于影庇，既为烦扰，须至改更，况当东作之时，宜罢不急之务。其诸州所差散从亲事官等，并宜放散。”诏下，公私便之。徐州行营都部署王彦超驰奏，收复徐州。诏曰：“逆首杨温及亲近徒党并处斩。其余无名目人及本城军都将校、职掌吏民等，虽被胁从，本非同恶，并释放。兼知自前杨温招唤草贼，同力守把，朕以村墅小民，偶被扇诱，念其庸贱，特与含容，其招入城草贼，并放归农，仍倍加安抚。湘阴公夫人并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抚守护，勿令惊恐。”以右散骑常侍张煦、给事中王延蕩并为左散骑常侍，以前大名府少尹李琼为将作监，以前彰武军节度使周密为太子太师致仕，以卫尉卿刘暉充汉隐帝山陵部署。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为太子少傅，以户部尚书致仕卢损、左骁卫上将军致仕李肃并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致仕韩昭允为尚书右仆射，太子太师致仕卢文纪为司空。自延而下，并依前致仕。故散骑常侍裴羽赠户部尚书，故太子宾客萧愿赠礼部尚书，以司农卿致仕薛仁谦为鸿胪卿，以将作监致仕乌昭为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为少府监，以秘书少监致仕段颢为将作监。自仁谦而下，并依前致仕。诏沿淮州县军镇，今

后自守疆土，不得纵一人一骑擅入淮南地分。己卯，潞州奏，涉县所擒河东将士二百余人，部送赴阙。诏给衫袴巾屨，放归本土。甲申，镇州武行德移镇许州，何福进移镇镇州。丙戌，以襄州节度副使郭令图为宗正卿。诏曰：“故苏逢吉、刘铢，顷在汉朝，与朕同事。朕自平祸乱，不念仇讎，寻示优宏，与全家属。尚以幼稚无托，衣食是艰，将行矜恤之恩，俾获生存之路，报怨以德，非我负人。赐逢吉骨肉洛京庄宅各一，赐刘铢骨肉陕州庄宅各一。”己丑，幸南庄。庚寅，唐故郇国公李从益追封许王，唐明宗淑妃王氏追赠贤妃。辛卯，诏：“诸道节度副使、行军司马、两京少尹、留守判官，并许差定当直，人力不得过十五人；诸府少尹、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副使，不得过十人；节度推官、防卸团练军事判官，不得过七人，逐处系帐收管。此外如敢额外影占人户，其本官当行朝典。”先是，汉隐帝时，有人上言：“州府从事令录，皆请料钱，自合雇人驱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户。”秉政者然之，乃下诏州府从事令录，本处先差职役，并放归农。自是官吏有独行趋府县者，帝颇知之，故有是命。

夏四月壬辰朔，诏沿淮州县，许淮南人就淮北采易 侯粮，时淮南饥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为德妃，仍令所司备礼册命。己亥，改侍卫马步军军额。马军旧称护圣，今改为龙捷；步军旧称奉国，今改为虎捷。壬寅，诏唐庄宗、明宗、晋高祖三处陵寝，各有守陵宫人，并放逐便。如愿在陵所者，依旧供给。甲辰，相州张彦成移镇邓州，折从阮移镇滑州，李筠移镇相州。丙午，亳州防卸使王重允卒。戊申，幸南庄。庚戌，皇第四女封寿安公主。辛亥，故许州节度使刘信追封蔡王。丙辰，诏曰：“牧守之任，委遇非轻，分忧之务既同，制禄之数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请给则优，或边徕之州，俸料素薄。以至迁除

之际，拟议亦难，既论资叙之高低，又患禄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无党无偏，以劝勋效。今定诸防御使料钱二百贯，禄粟一百石，食盐五石，马十匹草粟，元随三十人衣粮；团练使一百五十贯，禄粟七十石，盐五石，马十匹，元随三十人；刺史一百贯，禄粟五十石，盐五石，元随二十人”云。丁巳，尚书左丞田敏使契丹回。契丹主乌裕遣马十匹。使努瑚报命，并献碧玉金涂银裹鞍勒各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产马三十匹、土产汉马十匹。庚申，帝为故贵妃张氏举哀于旧宫，辍视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卢文纪卒。

五月壬戌朔，帝不视朝，以汉隐帝梓宫在殡故也。戊寅，皇子澶州节度使荣起复，依前澶州节度使，以故贵妃张氏去岁薨，至是发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卫将军姚汉英、前右神武将军华光裔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边蔚上追尊四庙谥议。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于东北，有声如雷。丙子，太常卿边蔚上太庙四室奠献舞名。丁丑，诏京兆、凤翔府，应诸色犯事人第宅、庄园、店碓已经籍没者，并给付罪人骨肉。壬午，幸南庄。甲申，考城县巡检、供奉官马彦勅弃市，坐匿赦书杀狱囚也。丙戌，宰臣冯道为四庙册礼使。

六月辛卯朔，不视朝，以汉隐帝梓宫在殡故也。甲午，百僚上表，请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圣日为永寿节，从之。邢州大雨霖。己亥，太常少卿刘悦上汉少帝谥曰隐皇帝，陵曰颖陵，从之。辛亥，以枢密使王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充枢密使；以枢密副使、尚书兵部侍郎范质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以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监修国史窦贞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苏禹珪，并罢相守本官。壬子，幸西庄。癸丑，诏宰臣范质参知枢密院

事。鄴都、洛、沧、贝等州大雨霖。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图卒。丁巳，以尚书左丞颜衎为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学士；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枢密副使。秋七月辛酉朔，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太庙四室宝册于中书令冯道等，赴西京行礼。癸亥，尚书左丞田敏兼判国子监事。戊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为尚书右丞，以秘书监边光范为太子宾客。以户部尚书张昭为太子宾客，以其子秉为阳翟簿，犯法抵罪，昭诣阁待罪，诏释之，乃左授此官。壬申，史官贾纬等以所撰《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上之。丙子，幸宰臣王峻第。己丑，镇州奏，破河东贼军于平山县西，斩首五百级。是日，太常卿边蔚奏，议改郊庙舞名，事具《乐志》。

八月辛卯，汉隐帝梓宫发引，帝诣太平宫临奠，诏群臣出祖于西郊。是岁，幽州饥，流人散入沧州界。诏流人至者，口给斗粟，仍给无主土田，令取便种蒔，放免差税。癸巳，虎入西京修行寺伤人，市民杀之。乙未，幸班荆馆。壬寅，契丹遣幽州牙将曹继筠来归故晋中书令赵莹之丧，诏赠太傅，仍赐其子绢五百匹，以备丧事，归葬于华阴故里。乙巳，幸西庄。壬子，晋州王晏移镇徐州，沧州王景移镇河中，定州孙方简移镇华州，永兴郭从义移镇许州，贝州王继宏移镇河阳，李晖移镇沧州。以许州节度使武行德为西京留守，滑州折从阮移镇陕州，河中扈彦珂移镇滑州，陕州李洪信移镇永兴，华州王饶移镇贝州，徐州王彦超移镇晋州。丙辰，尚食李氏等宫官八人并封县君，司记刘氏等六人并封郡夫人，尚宫皇甫氏等三人并封国夫人。唐制有内官、宫官，各有司存，更不加郡国之号，近代加之，非旧典也。以易州刺史孙行友为定州留后。戊午，故夫人柴氏追立为皇后，仍令所司定谥，备礼册命。

九月庚申朔，帝诣太平宫起居汉太后。辛酉，故夫人杨氏

追赠淑妃，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宁公主。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乌裕为部下所杀。甲子，以前耀州团练使武廷翰为太子少保致仕。丙子，诸道兵马都元帅、两浙节度使、检校太师、尚书令、中书令、吴越国王钱俶加天下兵马都元帅。丁丑，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词也。监察御史刘頊责授复州司户，坐代父草制也。中书舍人杨昭俭解官放逐私便，以多在假告，不亲其职也。

## 太祖纪三

广顺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献唐张蕴古《大宝箴》、谢偃《惟皇诚德赋》二图。诏报曰：“朕生长军戎，勤劳南北，虽用心於《诗》、《书》，且无暇于《诗》、《书》，世务时艰，粗经阅历，前言往行，未甚讨寻。卿有佐命立国之勋，居代天调鼎之任，恆虑眇德，未及古人。于是采掇箴规，弼谐寡昧，披文阅理，恠意怡神，究为君治国之源，审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尽在于兹，辞翰俱高，珠宝何贵！再三省览，深用愧嘉。其所进图，已令于行坐处张悬，所冀出入看读，用为鉴戒。”

壬辰，潞州奏，巡检使陈思让、监军向训破河东贼军于鹿亭。癸巳，以刑部侍郎司徒诩为户部侍郎，以左散骑常侍张煦为刑部侍郎，以给事中吕咸休为左散骑常侍。甲午，絳州防御使孙汉英卒。辛丑，荆南奏，湖南乱，大将军陆孟俊执伪节度使马希萼迁于衡州，立希萼弟希崇为留后，将吏二千余人，遇害者半，牙署库藏焚烧殆尽。乙巳，诏并吏部三铨为一铨，委本司长官通判。丙午，晋州巡检王万敢奏，河东刘崇入寇，营于州北。辛亥，潞州奏，河东贼军寇境。乙卯，荆南奏，淮南遣鄂州节度使刘仁贍，以战船二百艘于今日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诏枢密使王峻率兵援晋州。丁巳，以左卫将军申师厚为河西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师厚素与王峻善，及峻贵，师厚羁旅无依，日于峻马前望尘而拜，会西凉请帅，帝令择之，无欲去者，峻乃以师厚奏之，师厚亦欣然求往，寻自前镇将授左卫将军、检

校工部尚书。翼日，乃有凉州之命，赐旌节、驼马、缯帛以遣之。

十一月己未朔，荆南奏，淮南大将边镐率兵三万，自袁州路趋潭州，马希崇遣从事送牌印，纳器仗。镐入城，称武安军节度使，马氏诸族及将吏千余人皆徙于金陵。甲子夜，东南白虹亘天。以新晋州节度使王彦超为晋绛行营马军都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晋州，帝幸西庄以饯之。甲戌，日南至，群臣拜表称贺。甲申，葬故贵妃张氏。丁亥，诏：“唐朝五庙，旧在至德宫安置，应属徽陵庄田园舍，宜令新除右监门将军李重玉为主。其缘陵缘庙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银器物，充迁葬故淑妃王氏及许王从益外，其余并给与重玉及尼惠英、惠灯、惠能、惠严等。令重玉以时祀陵庙，务在丰洁。”重玉，故皇城使李从璨之子，明宗之孙，惠英等亦明宗亲属也，故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祀，恤王者之后也。

十二月戊子朔，诏以刘崇入寇，取当月三日暂幸西京。庚寅，诏巡幸宜停。时王峻驻军陕府，闻帝西巡，遣使驰奏，不劳车驾顺动，帝乃止。乙未，幸西庄。兖州慕容彦超上言，乞朝覲，诏允之，寻称部内草寇起，不敢离镇。戊申，郢州奏，慕容彦超据城反。己酉，王峻奏，刘崇逃遁，王师已入晋州。

《宋史·陈思让传》：王峻援晋州，以思让与康延昭分为左右厢排阵使，令率军自乌岭路至绛州，与大军合。崇烧营遁去，思让又与药元福袭破之。

广顺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受朝贺，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峻奏，起近镇丁夫二万城晋州。壬戌，修东京罗城，凡役丁夫五万五千，两旬而罢。甲子，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兖州行营都部署，以齐州防御使史延韬为副部署，以皇城使向训为兵马都监，陈州防御使药元福为马步都虞候，率兵讨慕

容彦超。《隆平集》：慕容彦超盗据兗、海，周祖命曹英为帅，向训副之，参用药元福以兵从。谓元福曰：“已敕英、训，勿以军礼见汝。”及元福至，英、训皆父事焉。诸军入兗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者以军法从事。丙寅，徐州巡检供给官张令彬奏，破淮贼于沐阳，斩首千余级，擒贼将燕敬权。时慕容彦超求援于淮南，淮南伪主李景发兵援之，师于下邳，闻官军至，退趋沐阳，遂破之。庚午，高丽权知国事王昭遣使贡方物。壬申，镇州何福进差人部送先擒获到河东贼军二百余人至阙下，诏给巾履衫袴以释之。戊寅，徐州部送沐阳所获贼将燕敬权等四人至阙下，诏赐衣服金帛，放归本土，敬权等感泣谢罪。帝召见谓之曰：“夫恶凶邪，奖忠顺，天下一也。我之贼臣，挠乱国法，婴城作逆，殃及生灵，不意吴人助兹凶恶，非良算也，尔当归言之于尔君。”初，汉末遣三司军将路昌祚于湖南市茶，属淮南将边镐陷长沙，昌祚被贼送金陵。及敬权自大朝归，具以帝言告于李景，景乃召昌祚，延坐从容久之，且称美大朝皇帝圣德广被，恩沾邻土，深有依附国家之意。及罢，遣伪宰相宋齐丘宴昌祚于别馆，又令访昌祚在湖南遭变之时，亡失纲运之数，命依数偿之，给茗菴万八千斤，遣水运至江夏，仍厚给行装，遣之归阙。

二月庚寅，府州防卸使折德宸奏，河东贼军寇境，率州兵破之，斩首二千级。辛卯，太白经天。癸巳，以权知高丽国事王昭为高丽国王。庚子，府州防卸使折德宸奏，收河东界岢岚。癸卯，诏先获河东乡军一百余人，各给钱鞋放归乡里。壬子，太子太师致仕安审晖卒。

三月庚申，幸南庄，令从臣习射。戊辰，以枢密院直学士、左谏议大夫王溥为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以内客省使、恩州团练使郑仁海为枢密副使。诏宣徽北院使翟光鄴权知永兴军府

事。甲戌，回鹘遣使贡方物。庚辰，诏：“西京住宅司、内侍省、宫苑司、内园等四司，所管诸巡系税户二千五百并还府县。其广德、升平二宫并停废。应行从诸庄园林、亭殿、房舍、什物课利，宜令逐司依旧收管。”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殿，百官守司。丁亥，诏停蔡州乡军。戊子，以京师旱，分命群臣祷雨。癸巳，制削夺慕容彦超在身官爵。甲午，高丽国册使、卫尉卿刘皞卒。乙卯，诏取来月五日，车驾赴兖州城下，慰劳将士。以枢密副使郑仁诲为右卫大将军，依前充职，兼权大内都点检；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为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

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卫如仪。庚申，车驾发京师。戊辰，至兖州城下。乙亥，收复兖州，斩慕容彦超，夷其族。诏端明殿学士颜衎权知兖州军州事。壬午，曲赦兖州管内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彦超徒党，有逃避潜窜者，及城内将吏等并放罪。自慕容彦超违背以来，乡州内有接便为非者，一切不问。诸军将士歿于王事者，各与赙赠，都头已上与赠官。兖州城内及官军下寨四面去州五里内，今年所征夏秋税及沿征钱物并放；十里内，只放夏税；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内百姓遭毁拆舍屋及遭烧焚者，给赐材木。诸处差到人夫内，有遭矢石死者，各给绢三匹，仍放户下三年徭役云。癸未，诏兖州降为防御州，仍为望州。

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县，谒孔子祠。既奠，将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无致拜。”帝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师也，得无敬乎！”即拜奠于祠前。其所奠酒器、银炉并留于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谓近臣曰：“仲尼、亚圣之后，今有何人？”对曰：“前曲阜令、袭文宣公孔仁玉，是仲

尼四十三代孙；有乡贡《三礼》颜涉，是颜渊之后。”即召见仁玉赐绯，口授曲阜令，颜涉授主簿，便令视事。仍敕兖州修葺孔子祠宇，墓侧禁樵采。丙戌，车驾还京。初，帝以五月十三日至兖州，贼尚拒守，至十七日，昼梦道士一人进书，卷首云“车驾来月二日还京”，其下文字绝多，不能尽记。既寤，以梦告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帝至军，凡驻蹕九日而贼平，果以六月二日发离城下，近代亲征克捷，无如此之速也。是日大雨，城下行宫，水深数尺。其日晚，至中都县，帝笑谓侍臣曰：“今日若不离城下，则当为潦所溺矣。”戊戌，车驾至自兖州。辛丑，以灵武节度使冯晖卒，辍视朝一日。壬寅，前翰林学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陈奏机事，且言伪幽州节度使萧海贞欲谋向化，帝甚嘉之。《宋史·李澣传》：海贞与澣相善，澣乘间讽海贞以南归之计，海贞纳之。周广顺二年，澣因定州孙方谏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势，周祖嘉焉，遣谍者田重霸赍诏慰抚，仍命浼通信。澣复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宠，好击鞠，大臣离贰，若出师讨伐，因与通好，乃其时也。”属中原多故，不能用其言。癸卯，德妃董氏薨。乙巳，诏宣徽南院使袁鵠判开封府事。辛亥，以朔方军衙内都虞候冯继业起复为朔方军兵马留后。甲寅，幸旧宅，为德妃举哀故也。

秋七月丙辰，诏：“内外臣僚，每遇永寿节，旧设斋供。今后中书门下与文武百官共设一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已下共设一斋，枢密使、内诸司使已下共设一斋，其余前任职员及诸司职掌，更不得开设道场及设斋。”是日大风雨，破屋拔树，尚书省都堂有龙穿屋坏兽角而去，西壁有爪迹存焉。襄州大水。丁卯，诏复升陈州、曹州为节镇。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洋州节度使郭崇为陈州节度使，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曹州节度使，并典军如故。以陈州防御使药元福为晋州节度使。辛未，

诏相州节度使李筠权知潞州军州事。丙子，以小底都指挥使、汉州刺史李重进为大内都点检兼马步都军头，领恩州团练使；以内殿直都知、驸马都尉张永德领和州刺史，充小底第一军都指挥使。

八月甲申朔，翰林学士、刑部尚书张沆落职守本官。以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判馆事徐台符为礼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承旨；以兵部侍郎韦勋为尚书右丞；以尚书右丞于德辰为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边归说为兵部侍郎；以礼部侍郎赵上交为户部侍郎；以枢密直学士、左散骑常侍陈观为工部侍郎，依前充职；以刑部侍郎景范为左司郎中，充枢密直学士。乙酉，枢密使王峻上章，请解枢衡，凡三上章，诏不允。庚寅，颍州奏，先于淮南俘获孳畜，已准诏送还本土。甲午，诏止绝吏民诣阙举请刺史、县令。赐宰臣李穀白藤肩舆。时穀以今年七月，因步履伤臂，请告数旬，诏穀扶持三司，刻名印署事，仍放朝参。庚子，潞州节度使常思移镇宋州，相州节度使李筠移镇潞州。壬寅，郢州节度使高行周薨。癸丑，诏改盐曲法，盐曲犯五斤已上处死，煎硷盐者犯一斤已上处死。先是，汉法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至是始革之。

九月庚午，以大理卿剧可久为太仆卿，以左庶子张仁象为大理卿，以司天监赵延义为太府卿兼判司天监事。诏北面沿边州镇，自守疆场，不得入北界俘掠。乙亥，镇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龙捷都指挥使刘海、牙内都指挥使何继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时契丹闻官军至，掠冀部丁壮数百随行，狼狽而北，冀部被掳者望见官军，鼓噪不已，官军不敢进，其丁壮尽为蕃军所杀而去。丁丑，以郑州防御使白重赞为相州留后。戊寅，乐寿都监杜延熙奏，于瀛州南杀败契丹，斩首三百级，获马四十七匹。癸未，帝姨母韩氏追封楚国夫人，故第四姊追封福庆

长公主。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来奔。

冬十月丙戌，以前晋州节度使王彦超为河阳节度使。庚寅，诏：“诸州罢任或朝觐，并不得以器械进贡。”先是，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课造军器，逐季搬送京师进纳。其逐州每年占留系省钱帛不少，谓之“甲料”，仍更于部内广配土产物，征敛数倍，民甚苦之。除上供军器外，节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进贡为名，功费又倍，悉取之于民。帝以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属省物用过当，乃令罢之。仍选择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备役使。乙未，永兴军奏，宣徽北院使、知军府事翟光鄴卒。丁酉，葬德妃，废朝。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鵠权知永兴军府事，以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陈观权知开封府事。己亥，升钜野县为济州。以枢密院副使郑仁海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庚子，幸枢密院，王峻请之也。甲辰，宰臣李穀以臂伤未愈，上表辞位，凡三上章，诏报不允。丁未，沧州奏，自十月已前，蕃归汉户万九千八百户。是时，北境饥谨，人民转徙，襁负而归中土者，散居河北州县，凡数十万口。

十一月丙辰，荆南奏，朗州大将刘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领兵趋长沙，十五日至潭州，淮南所署湖南节度使边镐、岳州刺史宋德权并弃城遁去。庚申，以前少府监马从斌为殿中监。壬戌，枢密使王峻亡妻崔氏追封赵国夫人，非故事也。乙丑，刑部尚书张沆卒。辛未，陕州折从阮移镇邠州。以前宋州节度使李洪义为安州节度使。癸酉，青州符彦卿移镇郢州。甲戌，诏曰：“累朝已来，用兵不息，至于缮治甲冑，未免配役生灵，多取于民，助成军器。就中皮革，尤峻科刑，稍犯严条，皆抵极典，乡县以之生事，奸猾得以侵渔，宜立新规，用革前弊。应天下所纳牛皮，今将逐所纳数，三分内减二分，其一分于人户苗亩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顷纳连角皮一张，其黄牛纳干筋

四两，水牛半斤，犊子皮不在纳限。牛马驴骡皮筋角，今后官中更不禁断，只不得将出化外敌境。州县先置巡检牛皮节级并停。”丙子，诏曰：“应内外文武官僚幕职、州县官举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仪。

十二月丙戌，权武平军留后刘言遣牙将张崇嗣入奏，于十月十三日，与节度副使王进逵、行军司马何敬贞、指挥使周行逢等，同共部领战棹，攻收湖南，伪节度使边镐当夜出奔，王进逵等已入潭州。《九国志·王逵传》：逵，朗州武陵人，或名进逵。边镐为武安军节度使，召刘言入觐，言不行，谋于逵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于我矣，为之奈何！”逵曰：“镐之此来，以制置潭、朗为名，公如速行，正入其算。武陵负江湖之阻，带甲百万，乃欲拱手臣异姓乎？镐新至长沙，经略未定，乘人心愤怒，引兵攻镐，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与何景真等同起兵于武陵，号十指挥使，以攻边镐。逵率舟师南上，至长沙，边镐大骇，以所部奔归江南，诸州屯守皆罢之，尽复湖外之地。癸巳，太子太师致仕安叔干卒。甲午，诏今后诸侯入朝，不得进奉买宴。丁酉，皇子澶州节度使荣落起复，加同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壬寅，幸西庄。乙巳，以端明殿学士颜衎权知开封府事。御史台奏：“请改左右威卫复为左右屯卫。”从之，避御名也。是冬无雪。

广顺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仪。幸太平宫起居汉太后。甲寅，赐群臣射于内鞠场。乙卯，武平军兵马留后刘言奏：“潭州干戈之后，焚烧殆尽，乞移使府于武陵。”从之。诏升朗州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平军节度使留后、检校太尉刘言为检校太师、同平章事，行

朗州大都督，充武平军节度兼三司水陆转运等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进封彭城郡公；武平军节度副使、权知潭州军州事、检校太傅王进逵为检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安军节度使；以武安军行军司马兼衙内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傅何敬贞为检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静江军节度使；以张仿领眉州刺史，充武平军节度副使；以硃元琇领黄州刺史，充静江军节度副使；以周行逢领集州刺史，充武安军节度行军司马。自进逵而下，皆刘言将校也。邠州奏，庆州略蕃部野鸡族略夺商旅，侵扰州界。诏遣宁州刺史张建武等率兵掩袭，仍先赐敕书安抚，如不从命，即进军问罪。辛酉，诏赐朗州刘言应两京及诸道旧属湖南楼店邸第。乙丑，诏：“诸道州府系属户部营田及租税课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务、贍国军榷盐务、两京行从庄外，其余并割属州县，所征租税课利，官中只管旧额，其职员节级一切停废。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赐逐户，充为永业，仍仰县司给与凭由。应诸处元属营田户部院及系县人户所纳租中课利，起今年后并与除放。所有见牛犊并赐本户，官中永不收系”云。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又，东南郡邑各有租牛课户，往因梁太祖渡淮，军士掠民牛以千万计，梁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输租课，自是六十余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至是特与除放。未几，京兆府庄宅务及榷盐务亦归州县，依例处分。或有上言，以天下系官庄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货之，当得三十万缗，亦可资国用。帝曰：“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丁卯，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诸科举人，欲等第各加对义场数；进士除诗赋外，别试杂文一场。”从之。两浙吊祭使、左谏议大夫李知损责授登州司

马，员外置，仍令所在驰驿放遣。知损衔命江、浙，所经藩郡，皆强贷于侯伯，为青州知州张凝所奏，故有是命。己巳，幸南庄。临水亭，见双凫戏于池上，帝引弓射之，一发透贯，从臣称贺。庚午，以前邠州节度使侯章为邓州节度使。前莱州刺史叶仁鲁赐死，坐为民所讼故也。辛未，诏枢密使王峻巡视河堤。峻请行，故从之。辛巳，幸南庄。

闰月甲申，朗州刘言、潭州王进逵奏，广贼占据桂管，深入永州界俘劫，遣朗州行军司马何敬贞与指挥使硃全琇、陈顺等，率水陆军五万进击。丙戌，回鹘遣使贡方物。诏故梁租庸使赵严侄崇勋，见居陈州，量赐系官店宅，从王峻之请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义丰军，出劲兵夜斫蕃营，斩首六十级，契丹遁去。甲午，镇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袭，至无极而还。丙申，皇子澶州节度使荣来朝。壬寅，以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峻兼青州节度使，余如故。延州衙内指挥使高绍基奏言：“父允权患脚膝，令臣权知军州事。”癸卯，陈州奏：“吏民请与前刺史李穀立祠堂。”从之。时穀为宰相，闻郡人陈请，逊让数四，乃止。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检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丙午，镇州节度使何福进、河阳节度使王彦超并加检校太尉，潞州节度使李筠加检校太傅。丁未，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卒。己酉，开封府奏，都城内录到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诏废之。

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白文珂为太子太师致仕，进封韩国公。癸丑，安州节度使李洪义、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并加检校太尉。唐州方城县令陈守愚弃市，坐克留户民蚕盐一千五百斤入己也。内制国宝两座，诏中书令冯道书宝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为文，其一以“皇帝神宝”为文。案，传国宝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

历代传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自燔之际，以宝随身，遂俱焚焉。晋高祖受命，特制宝一座，开运末，契丹犯阙，少帝遣其子延煦赉送于契丹主，讶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诉其事，及契丹北归，赉以入蕃。汉朝二帝，未暇别制，至是始创为之。庚申，遣将作监李琼知陕州军州事。甲子，枢密使、平卢军节度使、尚书左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峻责授商州司马，员外置，所在驰驿发遣。戊辰，左监门上将军李建崇卒。延州牙内都指挥使高绍基奏，交割军府与副使张图。己巳，朗州刘言奏，当道先遣行军司马何敬贞率兵掩击广贼，行及潭州，部众奔溃，湖南王进逵以敬贞失律，已梟首讫。以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陈观为秘书监。壬申，凤翔少尹桑能责授邓州长史。能，晋相维翰之庶弟也，坐据维翰别第为人所讼故也。癸酉，以户部侍郎、知贡举赵上交为太子詹事。是岁，新进士中有李观者，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勾落姓名，故上交移官。丁丑，幸南庄，赐从官射。命客省使向训权知延州军州事。

## 太祖纪四

广顺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后白重赞为滑州节度使，以郑州防御使王进为相州节度使，以前兖州防御使索万进为延州节度使，以亳州防御使张铎为同州节度使。甲申，以皇子澶州节度使荣为开封尹兼功德使，封晋王，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丙戌，以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郑仁诲为澶州节度使，以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领泗州防御使，以客省使向训为内客省使。己丑，以棣州团练使王仁镐为右卫大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颜衎落职守本官。《宋史·颜衎传》：衎权知开封府，王峻败，衎罢职，守兵部侍郎。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王溥为户部侍郎充职，以左司郎中、充枢密直学士景范为左谏议大夫充职。秘书监陈观责授左赞善大夫，留司西京，坐王峻党也。癸巳，大风雨土。戊申，幸南庄。

夏四月甲寅，禁沿边民户鬻兵仗与蕃人。戊辰，河中节度使王景移镇凤翔，宋州节度使常思移镇青州，凤翔节度使赵晖移镇宋州，河阳节度使王彦超移镇河中。赐朗州刘言绢三百匹，以兵革之后匮乏故也。诏在京诸军将士持支救接。

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仪。辛巳，前庆州刺史郭彦钦勒归私第。国初，以彦钦再刺庆州，兼掌榷盐，彦钦擅加榷钱，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寡妇山有蕃部曰野鸡族，彦钦作法扰之。蕃情犷悍，好为不法，彦钦乃奏野鸡族掠夺纲

商，帝遣使赉诏抚谕，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彦钦贪政，不时报命，朝廷乃诏邠州节度使折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武进兵攻之。建武勇于立功，径取野鸡族帐，击杀数百人。又，杀牛族素与野鸡族有憾，且闻官军讨伐，相聚饷馈，欣然迎奉。官军利其财货孳畜，遂劫夺之，翻为族所诱，至包山负险之地，官军不利，为蕃人迫逐，投崖坠涧而死者数百人。从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应。帝怒彦钦及建武，俱罢其任，及彦钦至京师，故有是命。丁亥，新授青州节度使常思进在宋州日出放得丝四万一千四百两，请征入官。诏宋州给还人户契券，其丝不征。甲午，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权判门下省事范质，权监修国史。

六月壬子，沧州奏，契丹幽州榷盐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卢台军事张藏英，以本军兵士及职员户人孳畜七千头口归化。癸丑，以前开封尹、楚国公侯益为太子太师，以前西京留守、莒国公王守恩为左卫上将军，以前永兴军节度使李洪信为左武卫上将军。甲寅，以左卫上将军宋彦筠为太子少师，以太子少师杨凝式为尚书右仆射致仕。癸亥，前河阳节度使王继宏卒。己巳，太子太傅李怀忠卒。是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陂涨溢。襄州汉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乘筏登树。群乌集潞州，河南无乌。

秋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龙出丰县村民井中，即时澍雨，漂没城邑。癸未，太子宾客马裔孙卒。甲申，鄴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上章，允之。寻以北边奏契丹事机，诏止其行。丙戌，以左金吾上将军安审信为太子太师致仕。丁亥，以右金吾上将军张从恩为左金吾上将军，以前邓州节度使张彦成为右金吾上将军。己丑，以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永州防御使韩通为陕州留后。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监赵延义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

守卢价为太子宾客。乙未，以御史中丞边光范为礼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张煦为御史中丞，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礼部侍郎徐台符为刑部侍郎充职。丙申，太子太师致仕安审信卒。丁酉，诏曰：“京兆、凤翔府、同、华、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县军镇，顷因唐末藩镇殊风，久历岁时，未能厘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争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盗、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今后各守职分，专切提撕，如所职疏遣，各行按责，其州府不得差监征军将下县。”戊戌，卫尉少卿李温美责授房州司户参军。温美奉使祭海，便道归家，家在寿光县，为县吏冯勋所讼，故黜之。供奉官武怀赞弃市，坐盗马价入己也。壬寅，以鸿胪少卿赵修己为司天监。

八月己酉，幸南庄。丙辰，内衣库使齐藏珍除名，配沙门岛。藏珍奉诏修河，不于役所部辖，私至近县止宿，及报堤防危急，安寝不动，遂致横流，故有是责。庚申，邢州节度使刘词移镇河阳。辛酉，以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阆州防御使田景成为邢州留后。丁卯，河决河阴，京师霖雨不止。给赐诸军将士薪刍有差。癸酉，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端明殿学士。甲戌，潭州王进逵奏：“朗州刘言与淮贼通连，差指挥使郑玘部领兵士，欲并当道。郑玘为军众所执，奔入武陵，刘言寻为诸军所废，臣已至朗州安抚讫。”诏刘言勒归私第，委王进逵取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奏，霖雨连绵，漂没田稼，损坏城郭庐舍。

九月己卯，太子少保卢损卒。丁酉，深州上言：“乐寿县兵马都监杜延熙为戍兵所害。”先是，齐州保宁郡兵士屯于乐寿，都头刘彦章等杀延熙为乱。时郑州开道指挥使张万友亦屯于乐寿，然不与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马谔省其事，谔乃与万友擒彦章等十三人斩之，余众奔齐州。是月多阴 壹，木再华。

冬十月戊申朔，诏以来年正月一日有事于南郊，诸道州府不得以进奉南郊为名，辄有率敛。己酉，右金吾上将军张彦成卒。庚戌，以前同州节度使薛怀让为左屯卫上将军，以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田敏权判太常卿，以礼部尚书王易权兵部尚书。太常奏，郊庙社稷坛位制度，请下所司修奉，从之。以中书令冯道为南郊大礼使，以开封尹、晋王荣为顿递使，权兵部尚书王易为卤簿使，御史中丞张煦为仪仗使，权判太常卿田敏为礼仪使，以前颍州防御使郭琼为权宗正卿。甲寅，以前光禄卿丁知浚复为光禄卿。丙辰，幸南庄、西庄。己未，前宁州刺史张建武授右司御副率，以野鸡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鱼崇谅为礼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时崇谅解职于陕州就养，至是再除禁职，仍赐诏召之，令本州给行装鞍马，侍亲归朝。以太子宾客张昭为户部尚书，以太子宾客李涛为刑部尚书。诏中书令冯道赴西京迎奉太庙神主。甲子，中书令冯道率百官上尊号曰圣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诏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礼毕施行。壬申，鄴都、邢、洛等州皆上言地震，鄴都尤甚。

十一月辛巳，废共城稻田务，任人佃蒔。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贺。庚寅，镇州节度使何福进奏乞朝覲，三奏，允之。诏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权知镇州军府事。癸巳，以将作监李琼为济州刺史。壬寅，诏：“重定天下县邑，除畿赤外，其余三千户已上为望县，二千户已上为紧县，一千户已上为上县，五百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五百户为中下县。”

十二月戊申，雨木冰。是日，四庙神主至西郊，帝郊迎奠飧，奉神主入于太庙，设奠安神而退。壬子，前单州刺史赵凤赐死，坐为民所讼故也。甲寅，诏诸道州府县镇城内人户，旧请蚕盐征价，起今后并停。甲子，镇州节度使何福进来朝。乙

丑，鄴都留守王殷来朝。丙寅，礼仪使奏：“皇帝郊庙行事，请以晋王荣为亚献，通摄终献行事。”从之。己巳，左补阙王伸停任，坐检田于亳州，虚凭纽配故也。辛未，鄴都留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削夺在身官爵，长流登州，寻赐死于北郊。其家人骨肉，并不问罪。癸酉，帝宿斋于崇元殿，为来年正月一日亲祀南郊也。时帝已不豫。甲戌，宿于太庙。乙亥质明，帝亲飧太庙，自斋宫乘步辇至庙庭，被袞冕，令近臣翼侍升阶，止及一室行礼，俯首而退，余命晋王率有司终其礼。是日，车驾赴郊宫。

显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亲祀圜丘，礼毕，诣郊宫受贺。车驾还宫，御明德楼，宣制：“大赦天下，改广顺四年为显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应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内外将士各优给，文武职官并与加恩，内外命妇并与进封。寺监摄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经出身，今后诸寺监不得以白身署摄。升朝官两任已上，著绿十五周年与赐绯，著绯十五年与赐紫。州县官曾经五度参选，虽未及十六考，与授朝散大夫阶，年七十已上，授优散官，赐绯。应奉郊庙职掌人员，并与恩泽。今后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朝伪主，天下帝王陵庙及名臣坟墓无后，官为检校”云。宣赦毕，帝御崇元殿受册尊号，礼毕，群臣称贺。时帝郊祀，御楼受册，有司多略其礼，以帝不豫故也。先是，有占者言：“镇星在氏、房，乃郑、宋之分，当京师之地；兼氏宿主帝王路寝。若散财以致福，迁幸以避灾，庶几可以驱禳矣。”帝以迁幸烦费，不可轻议，散财可矣，故有郊禋之命。洎岁暮，帝疾增剧，郊庙之礼盖勉而行之耳。戊寅，诏废鄴都依旧为天雄军，大名府在京兆府之下。庚辰，制皇子开封尹、晋王荣可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行开封尹、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襄州安审琦进封陈

王；郢州符彦卿进封卫王，移镇天雄军；荆南高保融进封南平王；夏州李彝兴进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赵晖进封韩国公，青州常思进封莱国公，徐州王晏进封滕国公，邓州侯章进封申国公，西京武行德进封谯国公，许州郭从义加检校太师，凤翔王景进封褒国公，华州孙方谏进封萧国公。自赵晖已下并加开府仪同三司。乙酉，分命朝臣往诸州开仓，减价出糶，以济饥民。诏潭州依旧为大都督府，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以澶州节度使郑仁诲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鄜州杨信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杞国公；邠州折从阮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封郑国公；沧州李晖加检校太尉；安州李洪义加检校太师；贝州王饶加检校太尉；以陈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为澶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镇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潭州王进逵加特进、兼侍中；河阳刘词加检校太尉；河中王彦超加同平章事；以镇州节度使何福进为郢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同平章事。戊子，晋州药元福、滑州白重赞、相州王进、同州张铎并加检校太傅；以延州节度使索万进为曹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定州留后孙行友、邢州留后田景咸、陕州留后韩通、灵武留后冯继业并正授节度使。庚寅夜，东北有大星坠，其声如雷。

壬辰，宰臣冯道加守太师，范质加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李穀加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以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东都事略》：太祖将大渐，促召学士草制，以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无恨矣。”司徒窦贞固进封汧国公，司空苏禹珪进封莒国公，并加开府仪同三司。以宣徽南院使、知永兴军府事袁鵠为延州节度使；以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王仁镐为永兴军节度使；以前安州节度使王令温为陈州节度使；以殿前都指挥使、

泗州防御使李重进为武信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典军如故；以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睦州防御使樊爱能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洋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以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果州防御使何徽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利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以枢密承旨魏仁浦为枢密副使。是日巳时，帝崩于滋德殿，圣寿五十一。秘不发丧。乙未，迁神柩于万岁殿，召文武百官班于殿廷，宣遗制：“晋王荣可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纪月日一如旧制。”云。是岁，自正月朔日后，景色昏晦，日月多晕，及嗣君即位之日，天气晴朗，中外肃然。帝自郊裡后，其疾乍瘳乍剧，晋王省侍，不离左右。《东都事略》：李重进，周太祖之甥，母即福庆长公主。重进年长于世宗，及太祖寝疾，召重进受顾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累谕晋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远近，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时，见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汝不闻汉文帝俭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见在。如每年寒食无事时，即仰量事差人洒扫，如无人去，只遥祭。兼仰于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剑甲，澶州葬通天冠、绛纱袍，东京葬一副平天冠、袞龙服。千万千万，莫忘朕言。”

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谥曰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号太祖。四月乙巳，葬于嵩陵。宰臣李穀撰谥册文，王溥撰哀册文。《五代史补》：高祖之为枢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睹人

前导，状若台省人吏，其服色一绯一绿，高祖以为不祥，深忧之。及河中、凤翔、永兴等处反，诏命高祖征之，一举而三镇瓦解，自是权倾天下，论者以为功高不赏，郭氏其危乎！高祖闻而恐惧。居无何，忽睹前导者服色，绯者改紫，绿者改绯，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见其升，不见其降，吉兆也。”未几，遂为三军所推戴。高祖之入京师也，三军纷扰，杀人争物者不可胜数。时有赵童子者，知书善射，至防御使，睹其纷扰，窃愤之，乃大呼于众中曰：“枢密太尉，志在除君侧以安国，所谓兵以义举，鼠辈敢尔，乃贼也，岂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据床坐，凡军人之来侵犯者，皆杀之，由是居人赖以保全仅数千家。其间亦有致金帛于门下，用为报答，已堆集如丘陵焉，童子见而笑曰：“吾岂求利者耶！”于是尽归其主。高祖闻而异之，阴谓世宗曰：“吾闻人间讖云，赵氏合当为天子，观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与汝其可保乎！”使人诬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诛之。洎高祖厌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赵氏之讖乃应，于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高祖征李守贞，军次河上，高祖虑其争济，临岸而谕之，未及坐，忽有群鸦噪于上，高祖退十余步，引弓将射之，矢未及发而岸崩，其衅裂之势，在高祖足下，高祖弃弓顾群鸦而笑曰：“得非天使汝惊动吾耶？如此则李守贞不足破矣。”于是三军欣然，各怀斗志矣。《五代史阙文》：周太祖在汉隐帝朝为枢密使，将兵伐河中李守贞，时冯道守太师，不与朝政，以请告，周祖谒道于私第，问伐蒲策，道辞以不在其位，不敢议国事。周祖固问之，道不得已，谓周祖曰：“相公颇知博乎？”周祖微时好蒲博，屡以此抵罪，疑道讥己，勃然变色。道曰：“是行亦犹博也。夫博，财多者气豪而胜，财寡者心怯而输。守贞在晋累典禁兵，自谓军情附己，遂谋反耳。今相公诚能不

惜官钱，广施惠爱，明其赏罚，使军心许国，则守贞不足虑也。”周祖曰：“恭闻命矣。”故伐蒲之役，周祖以便宜从事，卒成大功，然亦军旅归心，终移汉祚。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阙，汉隐帝兵败，遇害于刘子陂。周祖入京师，百官谒，周祖见道犹设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时，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气沮，故禅代之谋稍缓。及请道诣徐州册湘阴公为汉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设誓，道曰：“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臣谨案，周世宗朝，诏御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

史臣曰：周太祖昔在初潜，未闻多誉，泊西平蒲阪，北镇鄴台，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旋属汉道斯季，天命有归。总虎旅以荡神京，不无惭德；揽龙图而登帝位，遂阐皇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所以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 世宗纪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讳荣，太祖之养子，盖圣穆皇后之侄也。本姓柴氏，父守礼，太子少保致仕。《隆平集》：柴翁者，尝独居室，人以为司冥事。一日，笑不止，妻问其故，不答。翁嗜饮，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为天子。”考柴翁即守礼之父，史佚其名。帝以唐天祐十八年，岁在辛巳，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于邢州之别墅。年末童冠，因侍圣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时太祖无子，家道沦落，然以帝谨厚，故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经度，资用获济，太祖甚怜之，乃养为己子。汉初，太祖以佐命功为枢密副使，帝始授左监门卫将军。《国老谈苑》云：周世宗在汉为诸卫将军，尝游畿甸，谒县令，忘其姓名，令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见，世宗颇衔之。及即位，令因部夫犯赃数百匹，宰相范质以具狱上奏，世宗曰：“亲民之官，赃状狼籍，法当处死。”质奏曰：“受所监临财物有罪，上赃虽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厉声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杀赃吏，非酷刑也。”质曰：“陛下杀之则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敕。”遂贷其命。二年，太祖镇鄴，改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检校右仆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内难，留帝守鄴城。

广顺元年正月，太祖践祚，帝恳求入覲，忽梦至河而不得渡，寻授澶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帝在镇，为政清肃，盗不犯境。先是，澶之里巷湫隘，公署毁圯，帝即广其

街肆，增其廨宇，吏民赖之。《宋史·王赞传》：周世宗镇澶渊，每旬决囚，赞引律令，辨析中理。问之，知其尝事学问，即署右职。二年正月，兖州慕容彦超反，帝累表请征行，太祖嘉之。及曹英等东讨，数月无功，太祖欲亲征，召群臣议其事，宰臣冯道奏以方当盛夏，车驾不宜冲冒。太祖曰：“寇不可玩。如朕不可行，当使澶州儿子击贼，方办吾事。”时枢密王峻意不欲帝将兵，故太祖亲征。六月，兖州平。十二月，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入觐。三月，授开封尹兼功德使，封晋王。

显德元年正月庚辰，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依前开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时太祖寝疾弥留，士庶忧沮，及闻帝总内外兵柄，咸以为愜。《隆平集》：曹翰隶世宗幕下，世宗镇澶渊，以为牙校。及尹开封，翰犹在澶渊，闻周祖寝疾，不俟召来见世宗，密言曰：“王为冢嗣，不侍医药，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总决。壬辰，太祖崩，秘不发丧。丙申，内出太祖遗制：“晋王荣可于枢前即位。”群臣奉帝即皇帝位。庚子，宰臣冯道率百僚上表请听政，凡三上。壬寅，帝见群臣于万岁殿门之东庑下。

二月庚戌，潞州奏，河东刘崇与契丹大将军杨衮，举兵南指。壬戌，宰臣冯道率百僚上表请御殿，凡三上，允之。丁卯，以中书令冯道充山陵使，太常卿田敏充礼仪使，兵部尚书张昭充鹵簿使，御史中丞张煦充仪仗使，开封少尹、权判府事王敏充桥道使。河东贼将张晖率前锋自团柏谷入寇，帝召群臣议亲征。宰臣冯道等奏，以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后，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以误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帝曰：“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

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冯道等以帝锐于亲征，因固谏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帝又曰：“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

帝不悦而罢。诏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为强人。帝以趯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至有朝行杀夺，暮升军籍，讎人遇之不敢仰视。帝意亦患之，其后颇有不获宥者。

三月丁丑，潞州奏，河东刘崇入寇，兵马监押穆令均部下兵士为贼军所袭，官军不利。诏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领兵自磁州固镇路赴潞州，以澶州节度使郭崇副之。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领兵取晋州路东向邀击，以陕府节度使韩通为副。命宣徽使向训、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滑州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等，领兵先赴泽州。辛巳，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诸贬降责授官，量与升陟叙用，应配流徒役人，并放逐便。诸道州府所欠去年夏秋租税并放。内外见任、前文武职官并与加恩，父母在者并与恩泽，亡没者与封赠，其母妻未叙者，特与叙封”云。前泾州节度使史匡懿卒。

癸未，诏以刘崇入寇，车驾取今月十一日亲征。甲申，以枢密使郑仁诲为东京留守。乙酉，车驾发京师。壬辰，至泽州。癸巳，王师与河东刘崇、契丹杨衮大战于高平，贼军败绩。初，车驾行次河阳，闻刘崇自潞而南，即倍程而进。是月十八日至泽州，既晡，帝御戎服，观兵于东北郊，距州十五里，夜宿于村舍。十九日，先锋与贼军相遇，贼阵于高平县南之高原。有贼中来者，云：“刘崇自将骑三万，并契丹万余骑，严阵以待官军。”帝促兵以击之，崇东西列阵，颇亦严整。乃令侍卫马

步军都虞候李重进、滑州节度使白重赞将左，居阵之西厢；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将右，居阵之东厢；宣徽使向训、郑州防御使史彦超，以精骑当其中；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以禁兵卫蹕。帝介马观战。两军交锋，未几，樊爱能、何徽望贼而遁，东厢骑军乱，步军解甲投贼，帝乃自率亲骑，临阵督战。《隆平集·马仁瑀传》：从世宗亲征刘崇，王师不利，仁瑀谓众曰：“主辱臣死！”因跃马大呼，引弓连毙将卒数十，士气始振。今上驰骑于阵前，先犯其锋，战士皆奋命争先，贼军大败。日暮，贼万余人阻涧而阵，会刘词领兵至，与大军迫之，贼军又溃，临阵斩贼大将张晖及伪枢密使王延嗣。诸将分兵追袭，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初夜，官军至高平，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其夕，杀降军二千余人，我军之降敌者亦皆就戮。初，两军之未整也，风自东北起，不便于我，及与贼军相遇，风势陡回，人情相悦。战之前夕，有大星如日，流行数丈，坠于贼营之上。及战，北人望见官军之上，有云气如龙虎之状，则天之助顺，亶其然乎！是日，危急之势顷刻莫保，赖帝英武果敢，亲临寇敌，不然则社稷几若缀旒矣。是夕，帝宿于野次。甲午，次高平县。诏赐河东降军二千余人各绢二匹，并给其衣装，乡兵各给绢一匹，放还本部。是日大雨。戊戌，车驾至潞州。河南府上言，前青州节度使常思卒。己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夔州节度使樊爱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寿州节度使何徽等并诸将校七十余人，并伏诛。高平之役，两军既成列，贼骑来挑战，爱能望风而退，何徽以徒兵阵于后，为奔骑所突，即时溃乱，二将南走。帝遣近臣宣谕止遏，莫肯从命，皆扬言曰：“官军大败，余众已解甲矣。”至暮，以官军克捷，方稍稍而回。帝至潞州，录其奔遁者，自军使以上及监押使臣并斩之，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

惧。帝以何徽有平阳守御之功，欲贷其罪，竟不可，与爰能俱杀之，皆给辎车归葬。《东都事略》：世宗谓张永德曰：“爰能及偏裨七十余人，吾欲尽按军法，何如？”对曰：“必欲开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世宗善其言，悉诛爰能等以徇，军声始振。

庚子，以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为许州节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滑州节度使，以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为武信军节度使，职并如故。以滑州节度使白重赞为鄆州节度使，以郑州防御使史彦超为华州节度使，赏高平之功也。以晋州节度使药元福为同州节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杨廷璋为晋州节度使，以同州节度使张铎为彰义军节度使，以客省使吴延祚为宣徽北院使，以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李千为蔡州防御使，以龙捷右厢都指挥使田中为密州防御使，以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张顺为登州防御使，以龙捷左第二军都指挥使孙延进为郑州防御使，以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为泽州防御使，以散员都指挥使李继勋为殿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韩令坤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以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赵宏殷为龙捷右厢都指挥使，以散员都指挥使慕容延钊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以控鹤第一军都指挥使赵鼎为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并遥授团练使，其余改转有差。壬寅，以天雄军节度使、卫王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以澶州节度使郭崇为行营副部署；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行营兵马都监；以侍卫都虞候李重进为行营都虞候。以华州节度使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领步骑二万，进讨河东。诏河中节度使王彦超、陕府节度使韩通，率兵自阴地关讨贼。以河阳节度使刘词为随驾都部署，以鄆州节度使白重赞为随驾副部署。

夏四月乙巳，太祖灵驾发东京。乙卯，葬于嵩陵。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奏，伪汾州防御使董希颜以城归顺。《宋史·王彦

超传》：彦超自阴地关与符彦卿会兵围汾州，诸将请急攻，彦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将降，我士卒精锐，驱以先登，必死伤者众，少待之。”翼日，州将董希颜果降。丙辰，伪辽州刺史张汉超以城归顺。丁巳，幸柏谷寺。遣右仆射、平章事、判三司李穀赴河东城下，计度军储。诏河东城下诸将，招抚户口，禁止侵掠，只令征纳当年租税，及募民入粟五百斛、草五百围者赐出身，千斛、千围者授州县官。辛酉，符彦卿奏，岚、宪二州归顺。壬戌，制立卫国夫人符氏为皇后，仍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王彦超奏，收下石州，获伪刺史安彦进。《宋史·王彦超传》：引兵趣石州，彦超亲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数日下之，擒其守将安彦进献行在。癸亥，伪沁州刺史李廷诲以城归顺。甲子，皇妹寿安公主张氏进封晋国长公主。乙丑，东京奏，太师、中书令冯道薨。丙寅，太祖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庚午，曲赦潞州见禁罪人，除死罪外并释放。是日，车驾发潞州，亲征刘崇。癸酉，忻州伪监军李勅杀其刺史赵皋及契丹所遣大将杨努瑚，以州城归顺。诏授李勅忻州刺史。

五月乙亥，以尚书右丞边归说守本官，充枢密直学士；以尚书户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学士。《宋史·陶穀传》：从征太原，时鱼崇谅迎母后至，穀乘间言曰：“崇谅宿留不来，有顾望意。”世宗颇疑之。崇谅又表陈母病，诏许归陕州就养，以穀为翰林学士。丙子，车驾至太原城下。是日，伪代州防御使郑处谦以城归顺。丁丑，观兵于太原城下，帝亲自慰勉，锡赉有差。升代州为节镇，以静塞军为额，以郑处谦为节度使。戊寅，斩伪命石州刺史安彦进于太原城下，以其拒王师也。庚辰，以前忠武军节度使郭从义为天平军节度使。遣符彦卿、郭从义、向训、白重赞、史彦超等，率步骑万余赴忻州。《宋史·符彦卿传》：彦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虽败，朝廷馈运不继，未

议攻击，且令观兵城下，徐图进取。及周师入境，汾、晋吏民望风款接，皆以久罹虐政，愿输军需以资兵力。世宗从之，而连下数州。彦卿等皆以刍粮未备，欲旋军，世宗不之省，乃调山东近郡鞞军食济之。是夜大风，发屋拔树。壬午，以宰臣李穀判太原行府事。辛丑，升府州为节镇，以永安军为军额，以本州防御使折德宸为节度使。

六月癸卯朔，诏班师，车驾发离太原。时大集兵赋，及征山东、怀、孟、蒲、陕丁夫数万，急攻其城，旦夕之间，期于必取。会大雨时行，军士劳苦，复以忻口之师不振，帝遂决旋师之意。指麾之间，颇伤匆遽，部伍纷乱，无复严整，不逞之徒讹言相恐，随军资用颇有遗失者，贼城之下，粮草数十万，悉焚弃之。《通鉴考异》引《晋阳见闻录》：六月旦，周师南辕返骠，惟数百骑，间之以步卒千人，长枪赤甲，銜橇捷跳梁于城隅，晡晚杀行而抽退。《宋史·药元福传》：诏令班师，元福上言曰：“进军甚易，退军甚难。”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为方阵而南，元福以麾下为后殿。崇果出兵来追，元福击走之。乙巳，车驾至潞州。癸丑，帝发潞州。乙丑，幸新郑县。丙寅，帝亲拜嵩陵，祭奠而退。赐守陵将吏及近陵户帛有差。《五代会要》：显德元年二月，车驾征太原回，亲拜嵩陵，望陵号恸。至陵所，俯伏哀泣，感于左右，再拜讫，祭奠而退。庚午，帝至自河东。

秋七月癸酉朔，前河西军节度使申师厚责授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师厚在凉州岁余，以所部艰食，蓄情反覆，奏乞入朝，寻留其子为留后，不俟诏离任，故责之。乙亥，天雄军节度使、卫王府彦卿进位守太傅，改封魏王；郢州郭从义加兼中书令；河阳刘词移镇永兴军，加兼侍中；潞州李筠加兼侍中；河中王彦超移镇许州，加兼侍中；许州节度、侍卫都虞候李重进移镇

宋州，加同平章事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以武信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为滑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典军如故；同州药元福移镇陕州，加检校太尉；鄜州白重赞移镇河阳，加检校太尉；陕州韩通移镇曹州，加检校太傅。帝即位之初，覃庆于诸侯，是赏从征之功也。丙子，以前礼部侍郎边光范为刑部侍郎，权判开封府事。丁丑，天下兵马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加天下兵马都元帅；襄州节度使、陈王安审琦加守太尉。戊寅，右散骑常侍张可复卒。以前亳州防御使李万金为鄜州留后。庚辰，幸南庄。辛巳，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加守中书令，夏州节度使、西平王李彝兴加守太保，西京留守武行德、徐州王晏、邓州侯章并加兼中书令。癸未，湖南王进逵加兼中书令；天德军节度使郭勋、邠州折从阮、安州李洪义并加兼侍中；以前华州节度使孙方谏为同州节度使，加兼中书令；以前永兴军节度使王仁镐为河中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乙酉，沧州李晖、贝州王饶、镇州曹英并加兼侍中，涇州张铎、相州王进、延州袁鵠并加检校太尉。壬辰，百僚上表，请以九月二十四日诞圣日为天清节，从之。癸巳，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范质为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国老谈苑》云：周太祖尝令世宗诣范质，时为亲王，轩车高大，门不能容，世宗即下马步入。及嗣位，从容语质曰：“卿所居旧宅耶，门楼一何小哉。”因为治第。以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李穀为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以中书侍郎、平章事王溥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枢密院学士、工部侍郎景范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枢密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郑仁诲加兼侍中；灵武冯继业、定州孙行友、邢州田景咸并加检校太傅；晋州杨廷璋加检校太保；以太子詹事赵上交为太子

宾客。乙未，以枢密副使、右监门卫大将军魏仁浦为枢密使、检校太保。《东都事略》云：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进，世宗曰：“顾才何如耳！”遂用之。丙申，以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判馆事刘温叟为礼部侍郎，判馆如故。丁酉，相州节度使王进卒。

八月壬申朔，以宣徽北院使吴延祚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充职，以枢密院直学士、尚书右丞边归说为尚书左丞充职。甲辰，幸南庄，赐从臣射。乙巳，以吏部侍郎颜衎为工部尚书致仕。丙午，同州节度使孙方谏卒。己酉，前泽州刺史李彦崇责授右司御副率。高平之役，帝与贼军相遇，即令彦崇领兵守江猪岭，以遏寇之归路，彦崇初见王师已却，即时而退，及刘崇兵败，果由兹岭而遁，故有是责。壬子，以金州防御使王晖为同州留后。癸丑，以吴越国内外都指挥使吴延福为宁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尉，从钱俶之请也。以太子少师宋彦筠为太子太师致仕。甲寅，以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为国子祭酒。丙辰，皇姑故福庆长公主追封燕国大长公主，李重进之母也。丁巳，以户部郎中致仕景初为太仆卿致仕，宰臣范之父也。己巳，诏停华州镇国军，依旧为郡。庚午，以给事中刘悦、康澄并为右散骑常侍。辛未，以左散骑常侍裴巽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张煦为兵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判院事司徒诩为吏部侍郎，以左散骑常侍薛冲义为工部侍郎。

九月壬申朔，以东京旧宅为皇建禅院。甲戌，以武安军节度副使、知潭州军府事周行逢为鄂州节度使，知潭州军府事，加检校太尉。丙戌，右屯卫将军薛训除名，流沙门岛，坐监雍兵仓，纵吏卒掳敛也。己亥，以右仆射致仕韩昭允、左仆射致仕杨凝式并为太子太保致仕，以太子太傅致仕李肃为太子太师致仕。辛丑，斩宋州巡检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于宁陵县，坐盗掠商船不捕获也。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赐死，坐监纳厚取耗余也。丙午，以安州节度使李洪义为青州节度使，以贝州节度使王饶为相州节度使，以徐州节度使王晏为西京留守，以西京留守武行德为徐州节度使。戊申，以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泗州防御使韩令坤为洋州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永州防御使李继勋为利州节度使，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己酉，太子太保致仕杨凝式卒。诏安、贝二州依旧为防御州，其军额并停。壬子，以今上为永州防御使，依前殿前都虞候。戊午，监修国史李穀等上言曰：“窃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献替之谋皆须备载，家国安危之道得以直书。历代已来，其名不一。人君言动，则起居注创于累朝；辅相经纶，则时政记兴于前代。然后采其事实，编作史书。盖缘闻见之间须有来处，记录之际得以审详。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纪政事。后则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枢密直学士，皆轮修日历，旋送史官，以备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废，史官惟凭百司报状，馆司但取两省制书，此外虽有访闻，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创开昌运，及皇帝陛下纘嗣丕基，其圣德武功、神谋睿略，而皆万几宥密，丹禁深严，非外臣之所知，岂庶僚之可访。此后欲望以谘询之事、裁制之规，别命近臣旋具抄录，每当修撰日历，即令封付史臣，庶国事无漏略之文，职业免疏遗之咎。”从之。因命枢密直学士，起今后于枢密使处，逐月抄录事件，送付史馆。己未，供奉官郝光庭弃市，坐在叶县巡检日，挟私断杀平人也。是日大阅，帝亲临之。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

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五代会要》：显德元年，上谓侍臣曰：“侍卫兵士老少相半，强懦不分，盖徇人情，不能选练。今春朕在高平，与刘崇及蕃军相遇，临敌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亲当坚阵，几至丧败。况百户农夫，未能贍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升在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先是，上按于高平，观其退缩，慨然有惩革之志。又以骁勇之士，多为外诸侯所占，如是召募天下豪杰，不以草泽为阻，在于阙下，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

十一月戊寅，以太子宾客石光赞为兵部尚书致仕。壬午，镇州节度使曹英卒。乙酉，以澶州节度使郭崇为镇州节度使。乙未，以荆南节度副使、归州刺史高保勳为宁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充荆南节度行军司马。戊戌，诏宰臣李穀监筑河堤。先是，郢州界河决，数州之地洪流为患，故命穀治之。役丁夫六万人，三十日而罢。

十二月己酉，太子太师侯益以本官致仕。

## 世宗纪二

显德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受朝贺。辛卯，诏：“在朝文班，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授官之日，各署举主姓名，若在官贪浊不任、懦弱不理，并量事状轻重，连坐举主。”乙未，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庄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如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

二月戊申，遣使赴西京，赐太子太师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彦筠等茶药钱帛各有差，仍降诏存问。壬戌，诏曰：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虽尧、舜、禹、汤之上圣，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犹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药，何况后人之不逮哉！

朕承先帝之灵，居至尊之位，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自临宸极，已过周星，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岂朕之寡昧不足与言耶？岂人之循默未肯尽心耶？岂左右前后有所畏忌耶？岂高卑疏近自生间别耶？

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又云：“官箴王阙。”则是士大夫之有禄位，无不言之人。然则为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过也。得不求骨鲠之辞，询正直之议，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察其忠，则何以见器量之深浅，知任用之当否？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应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方求名实，岂尚虚华，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辞有谬误者，固当舍短，言涉伤忤者，必与留中，所冀尽情，免至多虑。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举职，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举之可也，勿务因循，渐成讹谬。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班行职位之中，迁除改转之际，即当考陈力之轻重，较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翰林学士、两省官职居侍从，乃论思谏诤之司；御史台官任处宪纲，是击搏纠弹之地。论其职分，尤异群臣，如逐任官内，所献替启发弹举者，至月限满合迁转时，宜令中书门下先奏取进止。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为静安军，其军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夹胡卢河为垒。《通鉴》：浚胡卢河在正月，至三月始建军额。先是，贝、冀之境密迩北疆，居常敌骑涉河而南，驰突往来洞无阻碍，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图定策，遣许州节度使王彦超、曹州节度使韩通等领兵他徙，筑垒于李晏口，以兵戍守，功未毕，契丹众寻至，彦超等击退之。及垒成，颇扼要害，自是敌骑虽至，不敢涉河，边民稍得耕牧焉。壬辰，尚书礼部贡院进新及第进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试诗赋、文论、

策文等。诏曰：“国家设贡举之司，求英俊之士，务询文行，方中科名。比闻近年以来，多有滥进，或以年劳而得第，或因媒势以出身。今岁所放举人，试令看验，果见纰缪，须至去留。其李覃、何严、杨徽之、赵邻几等四人，宜放及第。其严说、武允成、王汾、阎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张慎徽、王燾、马文、刘选、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艺学未精，并宜勾落，且令苦学，以俟再来。礼部侍郎刘温叟失于选士，颇属因循，据其过尤，合行谴谪，尚视宽恕，特与矜容，刘温叟放罪，其将来贡举公事，仍令所司别具条理以闻。”

夏四月庚戌，以内客省使李彦颖为延州留后。辛亥，诏：“应自外新除御史，未经朝谢，行过州府，不得受馆驿供给及所在公礼。”乙卯，诏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期以来春兴役。戊午，以翰林学士、给事中窦仪为礼部侍郎，依前充职；以礼部侍郎刘温叟为太子詹事。癸亥，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杨昭俭为御史中丞。是月，诏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帝亲览之。《宋史·陶榘传》：世宗谓宰相曰：“朕观历代君臣治平之道，诚为不易，又念唐、晋失德之后，乱臣黠将，僭窃者多。今中原甫定，吴、蜀、幽、并尚未平附，声教未能远被，宣令近臣各为论策，宜导经济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以进。其略率以修文德、来远人为意，惟榘与窦仪、杨昭俭、王朴以封疆密迩江、淮，当用师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及览其策，欣然听纳，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

五月辛未，回鹘遣使贡方物。凤翔节度使王景上言：“奉诏攻收秦、凤二州，已于今月一日领军由大散关路进军次。”先是，晋末契丹入晋，秦州节度使何建以秦、成、阶三州入蜀，

蜀人又取凤州。至是，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乃诏景与宣徽南院使向训率师赴焉。《东都事略·王溥传》：世宗将讨秦、凤，溥荐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卮酒赐之，曰：“成吾边功，卿择帅之力也。”甲戌，诏曰：

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缙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剝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

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天下诸县城郭内，若无敕额寺院，只于合停废寺院内，选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无尼住，只留僧寺院一所。诸军镇坊郭及二百户已上者，亦依诸县例指挥。如边远州郡无敕额寺院处，于停废寺院内僧尼各留两所。今后并不得创造寺院兰若。王公戚里诸道节刺已下，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经文。其未剃头间，须留发髻，如有私剃头者，却勒还俗，其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处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大名府等三处，只委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并同私

剃头例科罪。应合剃头受戒人等，逐处闻奏，候敕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应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别无兒息侍养，不听出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如有寺院辄容受者，其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僧，并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

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如有此色人，仰所在严断，递配边远，仍勒归俗，其所犯罪重者，准格律处分。每年造僧帐两本，其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勒诸县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攒帐，至五月终已前文帐到京，僧尼籍帐内无名者，并勒还俗。其巡礼行脚，出入往来，一切取便。

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戊寅，以刑部侍郎边光范为户部侍郎，以前御史中丞裴巽为刑部侍郎。己卯，刑部员外郎陈渥赐死，坐检齐州临邑县民田失实也。渥为人清苦，临事有守，以微累而当极刑，时论惜之。戊子，以沙州留后曹元忠为沙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礼部侍郎窦仪奏，请废童子、明经二科及条贯考试次第，从之。

六月己酉，以曹州节度使韩通充西南面行营都虞候。丙辰，以亳州防御使陈思让为邢州留后。庚申，诏：“两京及诸道府州，不得奏荐留守判官、两使判官、少尹、防御团练军事判官，如是随幕已曾任此职者听奏。防御团练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员。”辛酉，废景州为定远军。癸亥，以前延州节度使袁鵠为沧州节度使，以前邢州节度使田景咸为邓州节度使。

秋七月丁卯朔，以凤翔节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营都招讨使，以宣徽南院使、镇安军节度使向训兼西南面行营都监。戊辰，太子太傅、鲁国公和凝卒。

八月癸卯，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等奏，议减祠祭所用牺牲之数，由是圜丘、方泽及太庙即用太牢，余皆以羊代之。丁未，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范罢判三司，加银青光禄大夫，依前中书侍郎、平章事，进封开国伯；以枢密院承旨张美权判三司。辛亥，诏：“今后应有病患老弱马，并送同州沙苑监、卫州牧马监，就彼水草，以尽饮齧之性。”庚子，太子太师致仕赵晖卒。乙丑，诏曰：“今后诸处祠祭，应有牲牢、香币、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亲检校，务在精至。行事仪式，依附《礼经》，大祠祭合用乐者，仍须祀前教习。凡关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监察御史用心点检，稍或因循，必行朝典。”

九月丙寅朔，诏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癸未，以太子宾客赵上交为吏部侍郎，以吏部侍郎于德辰、司徒诩并为太子宾客。乙酉，诏文武百僚，今后遇天清节，依近臣例各赐衣服。辛卯，西南面招讨使王景，部送所获西川军校姜晖已下三百人至阙。甲午，潞州部送先擒到河东兵马监押程支等二百人至阙。诏所获西川、河东军校已下并释之，各赐钱帛有差。

闰月壬子，西南面招讨使王景奏，大破西川贼军于黄花谷，擒伪命都监王峦、孙韬等一千五百余人。《九国志·李廷珪传》：周师攻秦、凤，以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高彦俦、吕彦珂为招讨。廷珪遣先锋指挥使李进以兵据马岭，分兵出斜谷，营于白涧，将腹背以攻周师；又遣染院使王峦领兵出唐仓，与周师遇，蜀师败走，王峦死之。而马岭、斜谷之兵闻之皆退奔，高彦俦与诸将谋退守青泥岭。由是秦、凤、阶、成之地，皆陷于周矣。

癸丑，秦州伪命观察判官赵玘以本城降，诏以玘为郢州刺史。

《宋史·赵玘传》：高彦俦出师救援，未至，闻军败，因溃归。玘闭门不纳，召官属谕之曰：“今中朝兵甲无敌于天下，自用师西征，战无不胜，蜀中所遣将皆武勇者，卒皆骁健者，然杀戮遁逃之外，几无子遗。我辈安忍坐受其祸，去危就安，当在今日。”众皆俯伏听命，玘遂以城归顺。世宗欲命以藩镇，宰相范质不可，乃授郢州刺史。先是，帝以西师久次，艰于粮运，命今上乘驿赴军前，以观攻战之势。及回，具以事势上奏，帝甚悦，至是果成功焉。甲子，秘书少监许逊责授蔡州别驾，坐先假窦氏图书隐而不还也。

冬十月庚午，召近臣射于苑中，赐金器鞍马有差。辛未，成州归顺。癸酉，以给事中王敏为工部侍郎。戊寅，高丽国遣使朝贡。丁丑，右散骑常侍康澄责授环州别驾，左司郎中史又元责授商州长史，左骁卫大将军元霸责授均州别驾，右骁卫将军林延禧责授登州长史。澄等奉使浙中，回日以私便停留，逾时复命，故有是责。右谏议大夫李知损配流沙门岛，坐妄贡章疏，斥讟贵近，及求使两浙故也。己丑，前太常卿边蔚卒。是月始议南征。

十一月乙未朔，以宰臣李穀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知庐、寿等州行府事；以许州节度使王彦超为行营副部署；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一十二将，各带征行之号以从焉。己亥，谕淮南州县，诏曰：

朕自纘承基构，统御寰瀛，方当恭己临朝，诞修文德，岂欲兴兵动众，专耀武功！顾兹昏乱之邦，须举吊伐之义。蠢尔淮甸，敢拒大帮，因唐室之陵迟，接黄寇之纷乱，飞扬跋扈，垂六十年，盗据一方，僭称伪号。幸数朝之多事，与北境以交通，厚启兵端，诱为边患。晋、汉之代，寰海未宁，而乃招纳

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据安陆，李守贞之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攻侵高密，杀掠吏民，迫夺闽、越之封疆，涂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启运，东鲁不庭，发兵而应接叛臣，观衅而凭凌徐部。洙阳之役，曲直可知，尚示包荒，犹稽问罪。迺后维扬一境，连岁阻饥，我国家念彼灾荒，大许余易。前后擒获将士，皆遣放还，自来禁戢边兵，不令侵挠。我无所负，彼实多奸，勾诱契丹至今未已，结连并寇与我为讎，罪恶难名，人神共愤。

今则推轮命将，鸣鼓出师，征浙右之楼船，下朗陵之戈甲，东西合势，水陆齐攻。吴孙皓之计穷，自当归命；陈叔宝之数尽，何处偷生！应淮南将士军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闻声教，虽从伪俗，应乐华风，必须善择安危，早图去就。如能投戈献款，举郡来降，具牛酒以犒师，纳圭符而请命，车服玉帛岂吝旌酬，土地山河诚无爱惜。刑赏之令，信若丹青，苟或执迷，宁免后悔。王师所至，军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时雨，百姓父老各务安居，剽掠焚烧必令禁止云。

高丽国王王昭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依前使持节元菟州都督、大义军使，王如故。辛亥，以前沧州节度使李暉为邠州节度使。壬子，潞州奏，破河东贼军于祁县。癸丑，西南面行营都部署王景奏，收复凤州，获伪命节度使王环。乙卯。曲赦秦、凤、阶、成等州管内罪人，自显德二年十一月已前，凡有罪犯，无问轻重，一切释放。丁巳，前邠州节度使折从阮卒。己未，邢州奏，河东刘崇死。壬戌，淮南前军都部署李穀奏，先锋都指挥使白延遇破淮贼于来远镇。

十二月丙寅，以左金吾大将军盖万为右监门上将军。丁卯，淄州奏，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景范卒。庚午，右金吾卫上将军王守恩卒。辛未，安州奏，盗杀防御使张颖。是日，翰林学

士承旨徐台符卒。甲戌，李穀奏，破淮贼二千人于寿州城下。丙子，以左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事王朴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依前权知开封府事。永兴军奏，节度使刘词卒。己卯，李穀奏，破淮贼千余人于山口镇。丙戌，枢密使郑仁诲卒。辛卯，西南面行营都部署王景，差人部送所获伪凤翔节度使王环至阙。诏释之，仍赐鞍马衣服，寻授右骁卫按：原本阙一字。大将军。是冬，命起居郎陶文举征残租于宋州。文举本酷吏也，宋民被其刑者凡数千，冤号之声闻于道路，有悼髦之辈，不胜其刑而死者数人，物议以为不允。

## 世宗纪三

显德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受朝贺。前司空苏禹珪卒。丁酉，李穀奏，破淮贼于上窑。戊戌，发丁夫十万城京师罗城。庚子，诏取此月八日幸淮南。殿中监马从贇免所居官，坐干没外孙女霍氏之资产，为人所讼故也。辛丑，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权东京留守，以端明殿学士王朴为副留守。壬寅，车驾发京师，丁未，李穀奏，自寿州引军退守正阳。辛亥，李重进奏，大破淮贼于正阳，斩首二万余级，伏尸三十里，临阵斩贼大将刘彦贞，生擒偏将咸师朗已下，获戎甲三十万、马五百匹。先是，李穀驻军于寿春城下，以攻其城，既而淮南援军大至，乃与将佐谋曰：“贼军舟楫将及正阳，我师无水战之备，万一桥梁不守，则大军隔绝矣，不如全师退守正阳浮桥，以俟銜辂。”诸将皆以为然，遂燔其粮草而退。军回之际无复严整，公私之间颇多亡失，淮北役夫亦有陷于贼境者。帝闻之，急诏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率师赴之。时淮贼乘李穀退军之势，发战棹数百艘沿淮而上，且张断桥之势，彦贞以大军列阵而进。李重进既至正阳，闻淮军在近，率诸将渡桥而进，与贼军遇，重进等合势击之，一鼓而败之。马令《南唐书》：世宗亲征，行至圉镇，闻菑军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进急趋正阳，曰：“唐兵且至，宜急击之。”彦贞等闻菑退军，皆以为怯，裨将咸师朗曰：“追之可大获。”刘仁贍使人喻之曰：“君来赴援，未交战而敌人退，不可测也，慎勿追逐。君为大将，安危以之，

脱有不利，大事去矣。”前军张全约亦曰：“不可追。”彦贞曰：“军容在我，汝辈何知？沮吾事者斩！”比至正阳，而重进先至，未及食而战。彦贞施利刃于拒马，又刻木为兽，号捷马牌，以皮囊布铁蒺藜于地。周兵见而知其怯，一鼓而败之，彦贞死于阵。杀获之外，降者三千余人，皆为我将赵晁所杀。甲寅，车驾至正阳。以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命宰臣李穀判寿州行府事。乙卯，车驾渡淮。丙辰，至寿州城下，营于州西北淝水之阳，诏移正阳浮桥于下蔡。庚申，耀兵于城下。《春明退朝录》云：家有《范鲁公杂录》，记世宗亲征忠正，驻蹕城下，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数丈，下贯城中，数刻方没。壬戌，今上奏，破淮贼万余众于涡口，斩伪兵马都监何延锡等，获战船五十艘。

二月丙寅，幸下蔡。斩前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于路左，坐桥道不谨也。朗州节度使王进逵奏，领兵入淮南界。戊辰，庐寿巡检使司超奏，破淮贼三千于盛唐，获都监伪吉州刺史高弼以献。诏释之。兵部尚书张昭奏，准诏撰集兵法，分为十卷，凡四十二门，目之为《制旨兵法》，上之。优诏褒美，仍以器币赐之。壬申，今上奏，破淮贼万五千人于清流山，乘胜攻下滁州，擒伪命江州节度使、充行营应援使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充应援都监姚凤以献。王

铨《默记》：李景闻世宗亲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寿州，命大将皇甫晖、监军姚凤提兵十万扼其地。太祖以周师数千与晖遇于清流关隘路，周师大败，晖整全师入憩滁州城下，会翊日再出。太祖兵聚关下，且虞晖兵再至，闻诸村人，云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请以决曲直。太祖往访之，学究曰：“我有奇计，所谓因败为胜，转祸为福。今关下有径路，人无行者，虽牌军亦不知之，乃山之背

也，可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涧水大涨之时，彼必谓我既败之后，无敢躡其后者，诚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涧水至城下，斩关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命学究以指其路，学究亦不辞，而遣人前导，即下令誓师，夜从小路行，三军跨马浮西涧以迫城，晖果不为备。夺门以入，晖始闻之，率亲兵擐甲与太祖巷战，三纵而三擒之，遂下滁州。甲戌，江南国主李景遣泗州牙将王知朗赍书一函至滁州，本州以闻，书称唐皇帝奉书于大周皇帝，其略云：“愿陈兄事，永奉邻欢，设或俯鉴远图，下交小国，悉班卒乘，俾义苍黔，庆鸡犬之相闻，奉琼瑶以为好，必当岁陈山泽之利，少助军旅之须。虔俟报章，以答高命，道涂朝坦，礼币夕行”云。书奏不答。乙亥，今上絜送所获江南二将皇甫晖、姚凤至行在，诏释之。壬午，江南国主李景遣其臣伪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谔、伪工部侍郎文理院学士李德明等奉表来上，叙愿依大国称臣纳贡之意，仍进金器千两，锦绮绫罗二千匹及御衣、犀带、茶茗、药物等，又进犒军牛五百头，酒二千石。是日，赐谔等锦绮绫罗二百匹，银器一百两，裘衣、金带、鞍马等。丙戌，侍卫马军指挥韩令坤奏，收下扬州。《东都事略·韩令坤传》：率兵袭扬州，将吏开门以迎之，令坤整众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悦。丁亥，寿州城内左神卫军使徐象等一十八人来奔。庚寅，朗州节度使王进逵上言领兵入鄂州界，攻长山寨，杀贼军三千余众。辛卯，今上表伪命天长军制置使耿谦以本军降，获粮草二千余万。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上言，泰州降。癸巳，荆南上言，朗州节度使王进逵为部将潘叔嗣所杀。《九国志·王逵传》：领众逼宜春，道出长沙，耀兵金波亭，有蜜蜂集伞盖中，占者以为不利，遂留长沙，令行营副使毛立领兵南下，以潘叔嗣、张文表为前锋。叔嗣怒，至澧陵拥众而还。逵闻兵叛，乃乘轻舸奔归武陵，叔嗣追杀之于朗州。

城外。遣人诣潭州，请周行逢为帅，行逢至朗州，斩叔嗣于市。

三月丙申，行光州刺史何超奏，光州伪命都监张承翰以城归顺，寻授承翰集州刺史。庚子，文武百僚再上表请听乐，诏允之。行舒州刺史郭令图奏，收下舒州。《隆平集·王审琦传》：世宗征淮，舒州坚壁不下，以郭令图为刺史，命审琦、司超将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图入，复见逐于郡人。审琦方进军援黄州，闻令图被逐，乃选骑衔枚袭城，夜败其众而复纳之。江南国主李景表送先隔过朝廷兵士一百五十人至行在。其军即蜀军也，秦、凤之役，为王师所擒，配隶诸军，及渡淮，辄复南逸。帝怒其奔窜，尽戮之。丙午，江南国主李景遣其臣伪司空孙晟、伪礼部尚书王崇质等奉表来上，仍进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又进赏给将士茶绢金银罗帛等。庚戌，两浙奏，遣大将率兵攻常州。延州留后李彦颢奏，蕃众与部民为乱，寻与兵司都监阎绾掩杀，获其酋帅高闹兒等十人，磔于市。彦颢本贾人也，贪而好利，蕃汉之民怨其侵刻，故至于是。辛亥，赐江南李景书曰：

顷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艰，巢、蔡丧乱之余，砾、李战争之后，中夏多故，六纪于兹，海县瓜分，英豪鼎峙，自为声教，各擅烝黎，连衡而交结四夷，乘衅而凭陵上国。华风不竞，否运所钟，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朕猥承先训，恭荷永图，德不迨于前王，道不方于往古。然而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且农战交修，士卒乐用，思欲报累朝之宿怨，刷万姓之包羞。是以践位已来，怀安不暇，破幽、并之巨寇，收秦、凤之全封，兵不告疲，民有余力。一昨回军陇上，问罪江干，我实有辞，咎将谁执？朕亲提金鼓，寻渡淮、淝，上顺天心，下符人欲，前锋所向，彼众无遗，弃甲僵尸，动盈川谷。收城徇地，已过滁阳，岂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溃其心腹，扼其吭

喉而不亡者哉！

蚤者，泗州主将递送到书一函；寻又使人钟谟、李德明至，赍所上表及贡奉衣服腰带、金银器币、茶药牛酒等；今又使人孙晟等并到行朝。观其降身听命，引咎告穷，所谓君子见机，不俟终日，苟非达识，孰能若斯？但以奋武兴戎，所以讨不服；悃信明义，所以怀远人。五帝三王盛德大业，恆用此道，以正万邦。

朕今躬统戎师，龚行讨伐，告于郊庙社稷，询于将相公卿，天诱其衷，国无异论。苟不能恢复内地，申画边疆，便议班旋，真同戏剧，则何以光祖宗之烈，厌土庶之心，匪独违天，兼且拂众。但以淮南部内，已定六州，卢、寿、濠、黄，大军悉集，指期克日，拉朽焚枯，其余数城，非足介意。必若尽淮甸之土地，为大国之提封，犹是远图，岂同迷复。如此则江南吏卒悉遣放还，江北军民并当留住，免违物类之性，俾安乡土之情。至于削去尊称，愿输臣礼，非无故事，实有前规。萧察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孙权事魏，自同藩国之仪。古也虽然，今则不取，但存常号，何爽岁寒。傥坚事大之心，终不迫人于险，事资真恻，辞匪枝游，俟诸郡之悉来，即大军之立罢。质于天地，信若丹青，我无彼欺，尔无我诈，言尽于此，更不繁云，苟曰未然，请自兹绝。

窃以阳春在候，庶务綦思，愿无废于节宣，更自期于爱重。音尘非远，风壤犹殊，翘想所深，劳于梦寐。

又赐其将佐书曰：

朕自类祢出师，麾旄问罪，绝长淮而电击，指建业以鹰扬，旦夕之间，克捷相继。至若兵兴之所自，衅起之所来，胜负之端倪，戎甲之次第，不劳尽谕，必想具知。近者金陵使人，继来行阙，追悔前事，委质大朝，非无谢咎之辞，亦有罢军之请，

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复之期，大率朝野之望，已兴是役，固不徒还，必若自淮以南，画江为界，尽归中国，犹是远图。所云愿为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服义，朕岂忍人，必当别议封崇，待以殊礼。凡尔将佐，各尽乃心，善为国家之谋，勉择恆久之利。

初，李景遣钟谔、李德明奉表至行阙，使人面奏云：“本国主愿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归于大朝。”帝志在尽取江北诸郡，不允其请。使人见王师急攻寿阳，李德明奏曰：“愿陛下宽臣数日之诛，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国表，尽献江北之地。”帝许之，乃令李德明、王崇质赍此书以赐李景。

夏四月甲子，以徐州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城下行营都部署，以前邓州节度使候章为寿州城下水寨都部署。己巳，车驾发寿春，循淮而东。辛未，扬州奏，江南大破两浙军于常州。初，两浙钱俶承诏遣部将率兵攻常州，为江南大将陆孟俊所败，将佐陷没者甚众，李景亦以表闻。乙亥，驻蹕于濠州城下。丁丑，扬州韩令坤破江南贼军于州之东境，获大将陆孟俊。今上表大破江南军于六合，斩首五千级。时李景乘常州之捷，遣陆孟俊领兵迫泰州，王师不守，韩令坤欲弃扬州而回。帝怒，急遣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帅亲兵往援之，又命今上领步骑二千人屯于六合。俄而陆孟俊领其徒自海陵抵扬州，令坤迎击，败之，生擒孟俊。李景遣其弟齐王达率大众由瓜步济江，距六合一舍而设栅。居数日，乃弃栅来迫官军。今上麾兵以击之，贼军大败，余众赴江溺死者不可胜纪。己卯，韩令坤奏，败楚州贼将马在贵万余众于湾头堰，获涟州刺史秦进崇。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权淮南节度使，充沿江招讨使；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充沿江副招讨使。《宋史·向拱传》：扬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师谋收复，韩令坤有弃城之意，即驿召拱赴行在，拜

淮南节度使，依前宣徽使兼沿江招讨使，以令坤为副。时周师久驻淮阳，都将赵晁、白延遇等骄恣横暴，不相禀从，惟务贪滥，至有劫人妇女者。及拱至，戮其不法者数辈，军中肃然。丁亥，车驾发濠州，幸涡口。己丑，以前湖南节度使马希崇为左羽林统军。

五月壬辰朔，以涡口为镇淮军。戊戌，车驾还京，发涡口。马令《南唐书》：天子驻于涡口，犹欲再幸扬州，宰相范质以师老泣谏，乃班师。乙卯，上至自淮南，诏赦都下见禁罪人。丁巳，陈州节度使王令温卒。戊午，以江南伪命东都副留守、工部侍郎冯延鲁为太府卿。己未，太子宾客于德辰卒。辛酉，诏：“天下公私织造布帛及诸色匹段，幅尺斤两，并须依向来制度，不得轻弱假伪，犯者擒捉送官。”

六月甲子，以凤翔节度使王景为秦州节度使，兼西面沿边都部署；以宣徽南院使、陈州节度使向训为淮南节度使，依前南院宣徽使，加检校太尉；以曹州节度使韩通为许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以亳州防御使王全斌为陇州防御使，遥领利州昭武军两使留后。丙寅，许州王彦超移镇永兴军，邓州田景咸移镇鄜州。御史中丞杨昭俭、知杂侍御史赵砺、侍御史张纠并停任，坐鞫狱失实也。丁卯，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陶穀为兵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承旨；以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扈载、度支员外郎王著，并本官充翰林学士；以给事中高防为右散骑常侍；以前都官郎中、知制诰薛居正为左谏议大夫，充昭文馆学士，判馆事。壬申，曲赦淮南道诸州见禁罪人，自今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违犯，无问轻重，并不穷问。先属江南之时，应有非理科徭，无名配率，一切停罢云。戊寅，以右卫上将军扈彦珂为太子太师致仕。庚辰，以西京留守王晏为凤翔节度使。戊子，升瞻国军为滨州。淮南道招讨使李重进奏，寿州贼军攻南寨，

王师不利。先是，诏步军都指挥使李继勋营于寿州之南，攻贼垒。是日，贼军出城来攻我军，破栅而入，其攻城之具并为贼所焚，将士死者数百人。李重进在东寨，亦不能救。时城坚未下，师老于外，加之暑毒，粮运不继。李继勋丧失之后，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赖今上自六合领兵归阙，过其城下，因为驻留旬日，王师复振。

秋七月辛卯朔，以武清军节度使、知潭州军府事周行逢为朗州大都督，充武平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兼侍中。丁酉，以太子宾客卢价为礼部尚书致仕，以给事中李明为大理卿。庚子，卢州行营都部署刘重进奏，破淮贼千余于州界。丁未，濠州行营都部署武行德奏，败淮贼二千人于州界。庚戌，太子太保王仁裕卒。辛亥，皇后符氏薨。淮南节度使向训自扬州班师，回驻寿春。时王师攻寿春，经年未下，江、淮盗贼充斥，舒、蕲、和、泰等州复为吴人所据，故弃扬州并力于寿春焉。马令《南唐书》：向训请弃扬州，并力以攻寿春，乃封府库付主者，遣淮南旧将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悦，皆负糗粮以送周师。

八月壬戌，河阳白重赞移镇泾州，张泽移镇河中。甲子，以前邓州节度使侯章复为邓州节度使，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彰信军节度使李继勋为河阳节度使。乙丑，太仆卿剧可久停任，坐为举官累也。戊辰，端明殿学士王朴撰成新历上之，命曰《显德钦天历》，上亲为制序，仍付司天监行用。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奏，破淮贼于下蔡。先是，江南李景以王师犹在寿州，遣其将领仁肇、郭廷谓率水陆军至下蔡，欲夺浮梁，以舟实薪刍，乘风纵火，永德御之。有顷，风势倒指，贼众稍却，因为官军所败。己卯，工部侍郎王敏停任，坐荐子婿陈南金为河阳记室也。

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权知开封府事王朴为尚书户部侍郎，充枢密副使；以右羽林统军焦继勋为左屯卫上将军；以左卫上将军杨承信为右羽林统军；以左监门上将军宋延渥为右神武统军。

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癸亥，以右神武统军宋延渥为庐州行营副部署。乙丑，舒州刺史郭令图责授虢州教练使，坐弃郡逃归也。丙寅，诏曰：“诸司职员皆系奏补，当执役之际，悉藉公勤，及听选之时，尤资干敏，苟非慎择，渐致因循。应诸司寺监，今后收补役人，并须人材俊利，身言可采，书札堪中，自前行止，委无讹滥，勒本司关送吏部，引验人材，考校笔札。其中选者，连所试书迹及正身引过中书，余从前后格敕处分，仍每年只得一度奏补。”丁卯，宣懿皇后神主入庙，时有司请为后立别庙，礼也。己巳，诏：“漳河以北郡县，并许盐货通商，逐处有硷鹵之地，一任人户煎炼。”壬申，以武平军节度副使、知潭州军府事宇文琼为武清军节度使，知潭州军府事。癸酉，淮南招讨使李重进奏，破淮贼于盛唐，斩二千级。太子宾客致仕薛仁谦卒。丙子，襄州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陈王安审琦加守太师。审琦镇汉上十余年，至是来朝，故以命宠之。癸未，右拾遗赵守微杖一百，配沙门岛。守微本村民也，形貌朴野，粗学为文。前年徒步上书，帝以急于取士，授右拾遗，闻者骇其事。至是为妻父所讼，彰其丑行，故逐之。《东都事略·张昭传》云：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昭谏曰：“昔唐初刘洎、马周起徒步，太宗擢用为相，其后硃朴、柳璨在下僚，昭宗亦以大用，然则太宗用之于前而国兴，昭宗用于后而国亡，士之难知也如此。臣愿陛下存旧法而用人，以刘、马为鉴，硃、柳为戒，则善矣。”甲申，宣授今上同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宣授内

外马步军都军头袁彦为曹州节度使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戊子，右神武统军张彦超卒。

十一月己丑朔，诏废天下无名祠庙。庚子，日南至，帝不受朝贺，以宣懿皇后迁祔日近也。乙巳，江南进奉使孙晟下狱死，江南进奉使钟谔授耀州司马。戊申，放华山隐者陈抟归山。帝素闻抟有道术，征之赴阙，月余放还旧隐。庚戌，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奏，败濠州送粮军二千人于下蔡，夺米船十余艘。宰臣李穀以风痺请告十旬，三上表求解所任，不允。

十二月己未朔，以给事中张铸为光禄卿，铸诉以官名与祖讳同，寻改秘书监，判光禄寺事。辛酉，以许州节度使韩通兼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壬戌，以右领军大将军、权判三司张美领三司使。壬申，以滑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驸马都尉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校。发陈、蔡、宋、亳、颍、曹、单等州丁夫城下蔡。辛巳，故襄邑令刘居方赠右补阙，男士衡赐学究出身，奖廉吏也。癸亥，诏兵部尚书张昭纂修太祖实录及梁均王、唐清泰帝两朝实录。《五代会要》云：同修撰官委张昭定名奏请，至四年正月，张昭奏请国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刘温叟同编修。又诏曰：“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是卷帙少者，量给资帛。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内选差三十人，据见在书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课申报中书门下。”戊子，淮南道招讨使李重进奏，破淮贼二千人于塌山北。

## 世宗纪四

显德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仪。诏天下见禁罪人，除大辟外，一切释放。壬寅，兵部尚书张昭上言：“奉诏编修太祖实录及梁、唐二末主实录。伏以撰《汉书》者先为项籍，编《蜀记》首序刘璋，贵神器之传授有因，其历数之推迁得序。伏缘汉隐帝君临在太祖之前，其历试之绩，并在隐帝朝内，请先修隐帝实录，以全太祖之事。窃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闵帝，在位四月，出奔于卫，亦未编纪，请修闵帝实录。其清泰帝实录，请书为废帝实录。”从之。案：自“唐末主”以上，原文疑有脱误。据《五代会要》云：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纪录，请依《宋书》刘劭例，书为“元凶友珪”，其末主请依古义书曰后梁实录。又，唐末主之前有应顺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编纪，请书为前废帝，清泰主为后废帝，其书并为实录。丁未，淮南道招讨使李重进奏，破淮贼五千人于寿州北。先是，李景遣其弟伪齐王达率全军来援寿州，达留驻濠州，遣其将许文缜、边镐、硃元领兵数万，溯淮而上，至紫金山，设十余寨，与城内烽火相应。又筑夹道数里，将抵寿春，为运粮之路，至是为重进所败。戊申，诏取来月幸淮南。《宋史·李蘧传》：师老无功，时请罢兵为便，世宗令范质、王溥就蘧谋之。蘧手疏请亲征，有必胜之利者三，世宗大悦，用其策。

二月庚申，以前工部侍郎王敏为司农卿。辛酉，诏每遇入

阁日，赐百官廊下食，从旧制也。淮南道行营都监向训奏，破淮贼二千于黄蓍寨。甲戌，以枢密副使王朴为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乙亥，车驾发京师。乙酉，次下蔡。

三月庚寅旦，帝率诸军驻于紫金山下，命今上率亲军登山击贼，连破数寨，斩获数千，断其来路，贼军首尾不相救。是夜，贼将硃元、硃仁裕、孙璘各举寨来降，降其众万余人。翌日，尽陷诸寨，杀获甚众，擒贼大将建州节度使许文缜、前湖南节度使边镐，其余党沿流东奔，帝自率亲骑沿淮北岸追贼。及晡，驰二百余里，至镇淮军，杀获数千人，夺战舰粮船数百艘，钱帛器仗不可胜数。甲午，诏发近县丁夫城镇淮军，仍构浮梁于淮上。庐州都部署刘重进奏，杀贼三千人于寿州东山口，皆紫金山之溃兵也。戊戌，授宣徽南院使、淮南节度使向训为徐州节度使，充淮南道行营都监，即命屯镇淮上。己亥，帝自镇淮军复幸下蔡。壬寅，赐淮南降军许文缜、边镐已下万五百人衣服钱帛有差。丙午，寿州刘仁贍上表乞降，帝遣阁门使张保绩入城慰抚。翌日，仁贍复令子崇让上表请罪。戊申，幸寿州城北，刘仁贍与将佐已下及兵士万余人出降，帝慰劳久之，恩赐有差。庚戌，诏移寿州于下蔡，以故寿州为寿春县。是日，曲赦寿州管内见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已前，凡有过犯，并从释放。应归顺职员，并与加恩。寿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内，放今年秋夏租税。自来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并不问罪。如有曾相伤害者，今后不得更有相仇及经官论诉。自用兵已来，被掳却骨肉者，不计远近，并许本家识认，官中给物收赎。曾经阵敌处所暴露骸骨，并仰收拾埋瘞。自前政令有不利于民者，委本州条例闻奏，当行厘革。辛亥，以伪命清淮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刘仁贍为特进、检校太尉、兼中书

令、郢州节度使，以右羽林统军杨信为寿州节度使。是日，刘仁贍卒。壬子，以江南伪命西北面行营都监使、舒州团练使硃元为蔡州防御使，以江南伪命文德殿使、寿州监军使周延构为卫尉卿，以江南伪命寿州营田副使孙羽为太仆卿，以寿州节度判官郑牧为鸿胪卿，赏归顺也。癸丑，追夺前许州行军司马韩伦在身官爵，配流沙门岛。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领陈州，伦在州干预郡政，掊敛之暴，公私患之，为项城民武都等所讼。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就按之，伦诈报汀云“准诏赴阙”，汀即奏之，帝愈怒，遽令遣劾，尽得其实，故有是命。《宋史·韩令坤传》云：伦法当弃市，令坤泣请于世宗，遂免死。遣左谏议大夫尹日就于寿州开仓赈饥民。丙辰，车驾发下蔡还京。

夏四月己巳，车驾至自下蔡。辛未，以江南伪命西北面行营应援使、前永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许文缜为左监门卫上将军、检校太尉，以伪命西北面行营应援都军使、前武安军节度使边镐为左千牛卫上将军、检校太傅。丙子，宰臣李穀以风痺经年，上章请退，凡三上章，不允。《宋史·李蘧传》：蘧扶疾入见便殿，诏令不拜，命坐御座侧。以抱疾久，请辞相位，世宗怡然勉之，谓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弃而不养，非父之道也。朕君临万方，卿处辅相之位，君臣之间分义斯在，奈何以禄奉为言。”穀愧谢而退。丁丑，斩内供奉官孙延希于都市，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武德副使卢继升并停职。时重修永福殿，命延希督役，上见役夫有就瓦中啖饭，以柿为匕者，大怒，斩延希而罢延勋等。壬午，故彭城郡夫人刘氏追册为皇后。癸未，故皇子赠左骁卫大将军谊再赠太尉，追封越王；故皇子赠左武卫大将军诚再赠太傅，追封吴王；故皇子赠左屯卫大将军誠再赠太保，追封韩王。故皇弟赠太保侗再赠太傅，

追封郟王；故皇弟赠司空信再赠司徒，追封杞王。故皇第三妹乐安公主追册莒国长公主，故皇第五妹永宁公主追册梁国长公主。故皇从弟赠左领军大将军守愿再赠左卫大将军，故皇从弟赠左监门将军奉超再赠右卫大将军，故皇从弟赠左千牛卫将恣再赠右武卫大将军。甲申，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团结为三十指挥，号怀德军。

五月丁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卫如式。己丑，以新修永福殿改为广政殿。辛卯，以端午赐文武百僚衣服，书始也。癸巳，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宋州节度使、充淮南道行营都招讨李重进加检校太傅、兼侍中；以宣徽南院使、淮南节度使向训为徐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斩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于本郡。时太常博士张纠检视本州夏苗，移牒希进分检，希进以不奉朝旨，不从。纠具事以闻，帝怒，遣使斩之。丁酉，以滑州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以今上为滑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挥使。今上以三年十月宣授同州节度使，未于正衙宣制，至是移镇滑台，故自永州防御使授焉。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洋州节度使韩令坤为陈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以权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袁彦为曹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并典军如故。己亥，以左神武统军刘重进为邓州节度使，以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阆州防御使赵晁为河阳节度使，以兖州防御使白延遇为同州节度使。辛丑，宰臣范质、李穀、王溥并加爵邑，改功臣。枢密使魏仁浦加检校太傅，进封开国公。辛亥，知庐州行府事刘重进奏，相次杀败贼，获战船三十艘。壬子，以宣徽北院使吴延祚为宣徽南院使，权西京留守，判河南府事。是月，诏中书门下差官详定格律。中书门下奏：“差侍御史知杂事张湜等一十人详定。候毕日，委御史台尚书省四品已上、

两省五品已上官，参详可否，送中书门下议定，奏取进止。”从之。

六月丁巳，前濠州刺史齐藏珍以罪弃市。己未，以责授耀州司马钟谔为卫尉少卿，赐紫。帝既诛孙晟，寻窜谔为耀州，既而悔之，故有是命。辛酉，西京奏，伊阳山谷中有金屑，民淘取之。诏勿禁。乙酉，诏在朝文资官再举堪为令、录、从事者各一人。

秋七月丁亥，以前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武行德为左卫上将军。先是，诏行德分兵屯定远县，既为淮寇所袭，王师死者数百人，帝惩其僭军之咎，故以环卫处之。以前河阳节度使李继勋为右卫大将军，责寿春南寨之败也。壬辰，以刑部尚书王易为太子少保致仕，以右监门卫上将军盖万为左卫上将军致仕。己酉，司农卿王敏卒。甲辰，诏曰：“准令，诸论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止者。州县争论，旧有厘革，每至农月，贵塞讼端。近闻官吏因循，由此成弊，凡有诉竞，故作逗遛，至时而不与尽辞，入务而即便停罢，强猾者因兹得计，孤弱者无以自伸。起今后应有人论诉陈词状，至二月三十日权停。若是交相侵夺、情理妨害、不可停滞者，不拘此限。”

八月乙卯朔，兵部尚书张昭上疏，望准唐朝故事，置制举以罩英才。帝览而善之，因命昭具制举合行事件，条奏以闻。丙辰，以太常卿田敏为工部尚书，以太子宾客司徒诩为太常卿。辛未，诏在朝武班，各举武勇胆力堪为军职者一人。甲戌，赐左监门上将军许文绩、右千牛上将军边镐、右卫大将军王环、卫尉卿周延构、太府卿冯延鲁、太仆卿郑牧、鸿胪卿孙羽、卫尉少卿钟谔、工部郎中何幼冲各冬服绢二百匹、绵五百两。文绩已下，皆吴、蜀之士也。乙亥，宰臣李穀罢相，守司空，加

食邑实封。穀抱疾周岁，累上表求退，至是方允其请。以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为枢密使、检校太保。癸未，前濮州刺史胡立自伪蜀回，蜀主孟昶寓书于帝，其末云：昶昔在韶岷，即离并都，亦承皇帝凤起晋阳，龙兴汾水，合叙乡关之分，以陈玉帛之欢。傥蒙惠以嘉音，伫望专驰信使，谨因胡立行次，聊陈感谢披述”云。初，王师之伐秦、凤也，以立为排阵使，既而为蜀所擒。及秦、凤平，得降军数千人，其后帝念其怀土，悉放归蜀，至是蜀人知感，故归立于我。昶本生于太原，故其书意愿与帝推乡里之分，帝怒其抗礼，不答。

九月甲申朔，宰臣王溥、枢密使王朴皆丁内艰，并起复旧位。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宋州节度使李重进为郢州节度使，典军如故。己丑，以前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窦仪为端明殿学士，依前礼部侍郎。

冬十月丙辰，赐京城内新修四寺额，以天清、天寿、显静、显宁为名。壬戌，左藏库使符令光弃市。时帝再议南征，先期敕令光广造军士袍襦，不即办集，帝怒，命斩之。时宰臣等至庭救解，帝起入宫，遂戮于都市。令光出勋阀之后，历职内庭，以清慎自守，累总繁剧，甚有廉干之誉。帝素重其为人，每加委用，至是以小过见诛，人皆冤之。戊午，诏悬制科凡三，其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其二曰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其三曰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时兵部尚书张昭条奏，请兴制举，故有是命。癸亥，河东伪命麟州刺史杨重训以城归顺，授重训本州防御使、检校太傅。戊辰，诏取月内车驾暂幸淮上。己巳，以枢密使王朴为权东京留守，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点检。壬申，驾发京师。壬午，以前郢州节度使郭从义为徐州节度使，以徐州节度使向训为宋州节度使。

十一月癸未朔，以内客省使咎居润为宣徽北院使，权东京留守。丙戌，车驾至濠州城下。戊子，亲破十八里滩。寨在濠州东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数百人跨驼以济。今上以骑军浮水而渡，遂破其寨，掳其战舰而回。癸巳，帝亲率诸军攻濠州，夺关城，破水寨，贼众大败，焚战舰七十余艘，斩首二千级，进军攻羊马城。丙申夜，伪濠州团练使郭廷谓上表陈情，且言家在江南，欲遣人禀命于李景，从之。辛丑，帝自濠州率大军水陆齐进，循淮而下，命今上率精骑为前锋。癸卯，大破淮贼于涡口，斩首五千级，收降卒二千余人，夺战船三百艘，遂鼓行而东，以追奔寇，昼夜不息，沿淮城栅，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今上乘势麾军，焚郭门，夺月城，帝亲冒矢石以攻其垒。丙午，日南至，从臣拜贺于月城之上。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将范再遇以其城降，授再遇宿州团练使。戊午，帝自泗州率众东下，命今上领兵行于南岸，与帝夹淮而进。己未，至清口，追及淮贼，军行鼓噪之声闻数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贼众，水陆俱奔，有贼船数艘，顺流而逸，帝率骁骑与今上追之数十里，今上擒贼大将伪保义军节度使、江北都应援使陈承昭以献。收获舟船，除焚荡外得三百余艘，将士除杀溺外得七千余人。初，帝之渡淮也，比无水战之备，每遇贼之战棹，无如之何，敌人亦以此自恃，有轻我之意。帝即于京师大集工徒，修成艘舰，逾岁得数百艘，兼得江淮舟船，遂令所获南军教北人习水战出没之势，未几，舟师大备。至是水陆皆捷，故江南大震。壬戌，伪命濠州团练使郭廷谓以城归顺。乙丑，雄武军使崔万迪以涟水归顺。丙寅，以郭廷谓为亳州防御使，《隆平集》：廷谓望金陵大恸，再拜，然后以城降。世宗曰：“江南诸将，惟卿断涡口桥，破定远寨，足以报李景禄矣。濠上使李景自守，亦何能为！”乃授以亳州防

御使。以伪命濠州兵马都监陈迁为沂州团练使，以伪命保义军节度使陈承昭为右监门上将军。江南李景遣兵驱掳扬州士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丙子，故同州节度使白延遇赠太尉，故濠州刺史唐景思赠武清军节度使。丁丑，泰州平。

## 世宗纪五

显德五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城下，从臣诣行宫称贺。《隆平集·马仁瑀传》：世宗征淮南，登楚州水寨飞楼，距城百步，城卒诟骂，左右射莫能及。召仁瑀至，应弦而毙。乙酉，降同州为郡。右骁卫将军王环卒。丙戌，右龙武将军王汉璋奏，攻海州。戊子，诏：“诸道幕职州县官，并以三周年为考限，闰月不在其内，州府不得差摄官替正官”云。己丑，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权知扬州军府事。庚寅，发楚州管内丁壮，开鹤河以通运路。乙巳，帝亲攻楚州。时今上在楚州城北，昼夜不解甲胄，亲冒矢石，麾兵以登城。丙午，拔之，斩伪守将张彦卿等，六军大掠，城内军民死者万余人，庐舍焚之殆尽。陆游《南唐书·张彦卿传》云：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彦卿为楚州防御使。周师锐甚，旬日间，海、泰州、静海军皆破，元宗亦命焚东都宫寺民庐，徙其民渡江。世宗亲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发州民浚老鹤河，遣齐云战舰数百，自淮入江，势如雷霆烈焰。彦卿独不为动。及梯冲临城，凿城为窟室，实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彦卿犹结阵城内，誓死奋击，谓之巷斗。日暮，转至州廨，长短兵皆尽，彦卿犹取绳床搏战，及兵马都监郑昭业等千余人皆死之，无一人生降者。周兵死伤亦甚众，世宗怒，尽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庐，然得彦卿子光祐不杀也。又，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云：当城中之危也，彦卿方与诸将立城上，因泣谏以周、唐强弱，势不足以相支，又城

危甚，而外无一人援，恐旦夕徒死无益，劝彦卿趣降。彦卿颔之，因顾诸将指曰：“视彼！”诸将方回顾，彦卿则抽剑断其子首，掷诸地，慷慨泣谓诸将曰：“此彦卿子，劝彦卿降周，彦卿受李家厚恩，谊不降，此城吾死所也。诸军欲降任降，第勿劝我，劝我者同此子矣。”于是诸将愕眙亦泣，莫敢言降。

二月甲寅，伪命天长军使易贇以城归顺。戊午，车驾发楚州南巡。丁卯，驻蹕于广陵，诏发扬州部内丁夫万余人城扬州。帝以扬州焚荡之后，居民南渡，遂于故城内就东南别筑新垒。戊辰，遣使祭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故升府节度使徐温等墓。癸酉，幸扬子渡观大江。乙亥，黄州刺史司超奏，破淮贼三千人，擒伪舒州刺史施仁望。丙子，隰州奏，河东贼军逃遁。时刘钧闻帝南征，发兵围隰州，巡检使李谦溥以州兵拒之而退。

《东都事略·杨廷璋传》：隰州阙守，乃请监军李谦溥摄州事。谦溥至隰，并人来围其城，或请速救之，廷璋曰：“贼遽至，未必攻城。”乃募死士百余人，潜谕谦溥相应，夜衔枚击之，并人大溃，逐北数十里。又，《李谦溥传》云：隰州阙守，谦溥摄州事，至则浚城隍，严兵备。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谦溥服絺绤，挥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动。

三月壬午朔，幸泰州。丁亥，复幸广陵。辛卯，幸迎銮江口。遣右武卫大将军李继勋率舟师至江岛以观寇。癸巳，帝临江望见贼船数十艘，命令上帅战棹以追之，贼军退去，今上直抵南岸，焚其营栅而回。甲午，以右武卫大将军李继勋为左领军上将军。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奏，大破贼军于东布州。丙申，江南李景遣其臣兵部侍郎陈觉奉表陈情，兼贡罗縠绉绢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药犀象等。觉至行在，睹楼船战棹已泊于江岸，以为自天而降，愕然大骇。丁酉，荆南高保

融奏，本道舟师已至鄂州。戊戌，两浙钱俶奏，差发战棹四百艘，水军万七千人，已泊江岸，请师期。己亥，今上率水军破贼船百余只于瓜步。是日，李景遣其臣刘承遇奉表以庐、舒、蕲、黄等四州来献，且请以江为界，帝报曰：“皇帝恭问江南国主。使人至，省奏请分割舒、庐、蕲、黄等州，画江为界者。顷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欢，适自近年，遂构干戈之役，两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寻前意，将敦久要，须尽缕陈。今者承遇爰来，封函复至，请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辞，备认始终之意，既能如是，又复何求。边陲顿静于烟尘，师旅便还于京阙，永言欣慰，深切诚怀。其常、润一路及沿江兵棹，今已指挥抽退；兼两浙、荆南、湖南水陆兵士，各令罢兵；其庐、黄、蕲三路将士，亦遣抽拔近内，候彼中起揭逐处将员及军都家口丁毕，只请差人勾唤在彼将校，交割州城”云。淮南平，凡得州十四、县六十、户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先是，李景以江南危蹙，谋欲传位于世子，使附庸于我，故遣陈觉上表陈叙。至是帝以既许其通好，乃降书以答之，曰：“别睹来章，备形縟旨，叙此日传让之意，述向来高尚之怀。仍以数岁已还。交兵不息，备论追悔之事，无非克责之辞，虽古人有引咎责躬，因灾致惧，亦无以过此也。况君血气方刚，春秋甚富，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欢心。即今南北才通，疆场甫定，是玉帛交驰之始，乃干戈载戢之初，岂可高谢君临，轻辞世务，与其慕希夷之道，曷若行康济之心。重念天灾流行，分野常事，前代贤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则景福之弥远，勉修政理，勿倦经纶，保高义于初终，垂远图于家国，流芳贻庆，不亦美乎！”庚子，诏曰：“比者以近年贡举，颇事因循，频诏有司精加试练，所冀去留无滥，优劣昭然。昨据贡院奏，今年新及第进士等，所试文字或有否臧，爰

命辞臣再令考覆，庶泾、渭之不杂，免玉石之相参。其刘坦、战贻庆、李颂、徐纬、张颢等诗赋稍优，宜放及第；王汾据其文辞，亦未精当，念以顷曾剥落，特与成名；熊若谷、陈保衡皆是远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赵保雍、杨丹、安元度、张昉、董咸则、杜思道等未甚苦辛，并从退黜，更宜修进，以俟将来。知贡举、右谏议大夫刘涛选士不当，有失用心，责授右赞善大夫，俾令省过，以戒当官。”先是，涛于东京放榜后，引新及第进士刘坦已下一十五人赴行在，帝命翰林学士李昉覆试，故有是命。壬寅，复幸扬州，改庐州军额为保信军。甲辰，以右龙武统军赵赞为庐州节度使，以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为淮南节度使兼殿前副指挥使。遣盐城监使申屠谔赍书及御马一十匹、金银衔全、散马四十匹、羊千口，赐江南李景。谔先为王师所俘，故遣之。丙午，江南李景遣所署宰相冯延巳献犒军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麦二十万石。庚戌，诏：“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故升府节度使徐温各给守冢户，应江南臣僚有先代坟墓在江北者，委所在长吏差人检校。”辛亥，李景遣所署临汝郡公徐辽进买宴钱二百万并遣伶官五十人与辽俱来献寿觞。

夏四月癸丑，宴从臣及江南进奉使冯延巳等于行宫，徐辽代李景捧寿觞以献，进金酒器、御衣、犀带、金银、锦绮、鞍马等。乙卯，车驾发扬州还京。丙辰，太常博士、权知宿州军州事赵砺除名，坐推劾弛慢也。先是，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却男，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端明殿学士窦仪乘驿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于深刻。戊午，以前延州留后李彦颢为沧州留后。庚申，新太庙成，迁五庙神主入于其室。壬申，至自淮南。癸酉，命宣徽北院使咎居润判

开封府事。甲戌，澶州节度使张永德准诏赴北边，以契丹犯境故也。丁丑，两浙奏，四月十九日杭州火，庐舍府署延烧殆尽。

五月辛巳朔，上御崇元殿受朝，仗卫如式。诏：“侍卫诸军及诸道将士，各赐等第优给。应行营将士歿于王事者，各与赠官；亲的子孙，并量才录用；伤夷残废者，别赐救援。淮南诸州及徐、宿、宋、亳、陈、颍、许、蔡等州，所欠去年秋夏税物，并与除放”云。丙戌，命端明殿学士窦仪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辛卯，以襄州节度使安审琦为青州节度使；以许州节度使韩通为宋州节度使，依前兼侍卫马步都虞候；以宋州节度使向训为襄州节度使；以今上为忠武军节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挥使。淮南之役，今上之功居最，及是命之降，虽云酬勋，止于移镇而已，赏典太轻，物议不以为允。癸巳，以左武卫上将军武行德为鄆州节度使，以右神武统军宋延渥为滑州节度使，《小畜集·宋延渥神道碑》云：五月，授义成军节度使，其制略曰：“长驱下濑之师，若涉无人之境。除凶戡难，尔既立夫殊庸，砺岳盟河，予岂忘于丰报。南燕旧邦，北阙伊迓。河需作翰，遥临白马之津；穰下统戎，即镇卧龙之地。”以前同州留后王晖为相州留后。乙未，立东京罗城诸门名额，东二门曰寅宾、延春，南三门曰硃明、景风、畏景，西二门曰迎秋、肃政，北三门曰元德、长景、爱景。辛丑，幸怀信驿。乙巳，诏在朝文资官各再举堪为幕职令录一人。戊申，以襄州节度使向训兼西南面水陆发运招讨使。己酉，以太府卿冯延鲁充江南国信使，以卫尉少卿钟谔为副。赐李景御衣、玉带、锦绮罗縠帛共十万匹、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御马五匹、金玉鞍辔全、散马百匹、羊三百口。赐江南世子李宏翼器币鞍马等。别赐李景书曰：“皇帝恭问江南国主。煮海之利，在彼海滨，属疆壤之初分，虑供食之有阙。江左诸郡素号繁饶，然于川泽之

间，旧无斥鹵之地，曾承素旨，常在所怀，愿均收积之余，以助军旅之用。已下三司，逐年支拨供军食盐三十万石。”又赐李景今年历日一轴。

六月庚午，命中书舍人窦俨参定雅乐。辛未，放先俘获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归本国。壬申，有司奏御膳料，上批曰：“朕之常膳今后减半，余人依旧。”癸酉，禘于太庙。乙亥，兵部尚书张昭等撰《太祖实录》三十卷成，上之，赐器帛有差。丁丑，以中书舍人张正为工部侍郎，充江北诸州水陆转运使。戊寅，诏谏议大夫宜依旧为正五品上，仍班在给事中之下。

秋七月癸未，以右散骑常侍高防为户部侍郎，以左骁卫上将军李洪信为右龙武统军，以左领军上将军李继勋为右羽林统军，以工部尚书田敏为太子少保，以刑部侍郎裴巽为尚书左丞，以左武卫上将军薛怀让为太子太师，以右羽林大将军李萼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自敏已下皆致仕。丙戌，中书门下新进册定《大周刑统》，奉敕班行天下。丁亥，赐诸道节度使、刺史《均田图》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户民租赋，帝因览其文集而善之，乃写其辞为图，以赐藩郡。时帝将均定天下赋税，故先以此图遍赐之。《五代会要》载原诏云：朕以寰宇虽安，蒸民未泰，当乙夜观书之际，较前贤阜俗之方。近览元稹《长庆集》，见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情，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传于方册，可得披寻。因令制素成图，直书其事，庶王公观览，触目惊心，利国便民，无乱条制，背经合道，尽系变通，但要适宜，所冀济务，絜乃勋旧，共庇黎元。今赐元稹所奏《均田图》一面，至可领也。

闰月壬子，废衍州为定平县，废武州为潘原县。壬戌，河决河阴县，溺死者四十二人。辛丑，幸新授青州节度使安审琦第。癸酉，邢州留后陈思让奏，破河东贼军千余人于西山下，

斩首五百级。

八月庚辰，延州奏，澧溪水涨，坏州城，溺死者百余人。己丑，太子太师致仕宋彦筠卒。辛丑，江南李景上表乞降，诏书不允。

九月丁巳，以太府卿冯延鲁为刑部侍郎，以卫尉少卿钟谔为给事中，并放归江南。时延鲁、钟谔自江南复命，李景复奏欲传位于其世子宏冀，帝亦以书答之。甲子，赐江南羊万口、马三百匹、橐驼三十头，赐两浙钱俶羊五千口、马二百匹、橐驼二十头。乙丑，赐宰臣、枢密使及近臣宴于玉津园。己巳，占城国王释利因德漫遣使贡方物。壬子，天清节，群臣诣广德殿上寿。江南进奉使商崇义代李景捧寿觞以献。《宋类苑》云：汤悦，父殷举，唐末有才名。本名崇义，建隆初，避宣祖讳改姓汤。初在吴为舍人，受诏撰扬州《孝先寺碑》，世宗亲往，驻蹕此寺，读其文赏叹。及画江议定，后主遣悦入贡，世宗为之加礼。自淮上用兵，凡书诏多悦之作，特为典贍，切于事情。世宗每览江南文字，形于嗟叹。当时沈遇、马士元皆不称职，复用陶榘、李昉于舍人，其后用扈载，率由此也。

冬十月己卯，以户部侍郎高防为西南面水陆转运使，将用师于巴、邛故也。《宋史·高防传》：世宗谋伐蜀，以防为西南面水陆转运制置使，屡发刍粮赴凤州，为征讨之备。丙戌，邠州李晖移镇凤翔。戊子，幸迎春苑。己丑，太常卿司徒诩以本官致仕。壬辰，帝狩于近郊。癸巳，前相州节度使王饶卒。甲午，左监门上将军许文缜、右千牛上将军边镐、卫尉卿周延构并归江南。乙未，诏淮南诸州乡军，并放归农。丁酉，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五代会要》载赐诸道均田诏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渐宁，言念地征，罕臻艺极，须并行均定，所冀永适重轻。卿受任方隅，深穷治本，必须副

寡昧平分之意，察乡闾治弊之原，明示条章，用分寄任，伫令集事，允属推公。今差使臣往彼检括，余从别敕。

十一月丁未朔，诏翰林学士窦俨，集文学之士，撰集《大周通礼》、《大周正乐》，从俨之奏也。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己未，昭义李筠奏，破辽州长清寨，获伪命磁州刺史李再兴。甲子，帝狩于近郊。

十二月丁丑朔，郎州奏，醴陵县玉仙观山门中，旧有田二万顷，久为山石闭塞，今年七月十七日夜，暴雷劈开，其路复通。己卯，楚州兵马都监武怀恩弃市，坐擅杀降军四人也。丙戌，诏重定诸道州府幕职令录佐官料钱，其州县官俸户宜停。己丑，楚州防御使张顺赐死，坐在任隐落榷税钱五十万、官丝绵二千两也。壬辰，诏两京及五府少尹司参军各省一员，六曹判司内只直户法二曹，余及诸州观察支使、两蕃判官并省。甲午，帝狩于近郊。乙未，邓州刘重进移镇邠州，滑州宋延渥移镇邓州，以前河中节度使王仁镐为邢州节度使，以邢州留后陈思让为滑州留后。己亥，诏翰林学士，今后逐日起居，当直者仍赴晚朝。是月，江南李景杀其臣伪太傅中书令宋齐丘、伪兵部侍郎陈觉、伪镇南军节度副使李徵古等。初，帝之南征也，吴人大惧，觉与徵古皆齐丘门人，因进说于景，请委国事于齐丘，景繇是衔之。及吴人遣钟谔、李德明奉表至行在，帝寻遣德明复命于金陵，德明因说李景请割江南之地求和于我，而陈觉、李徵古等以德明为卖国，请戮之，景遂杀德明。及江南内附，帝放钟谔南归，谔本德明之党也，因譖齐丘等，故齐丘等得罪。放齐丘归九华山，觉等贬官，寻并害之。景既诛齐丘等，令钟谔到阙，具言其事，故书。

## 世宗纪六

显德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壬子，高丽国王王昭遣使贡方物。己卯，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申文炳为左散骑常侍。辛酉，女真国遣使贡献。壬戌，青州奏，节度使、陈王安审琦为部曲所杀。乙丑，赐诸将射于内鞠场。戊辰，幸迎春苑。甲戌，诏：“每年新及第进士及诸科闻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挥排比。”乙亥，诏：“礼部贡院今后及第举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数姓名，并所试文学奏闻，候敕下放榜”云。是月，枢密使王朴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并造律准，上之。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亦以为可，语在《乐志》。

二月庚辰，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甲申，发滑、亳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东流于定陶，入于济，以通青、郟水运之路。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乙酉，诏诸道应差摄官各支半俸。丙戌，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兵部侍郎陶穀为尚书吏部侍郎充职。诏升湖州为节镇，以宣德军为军额，以湖州刺史钱堪为本州节度使，从两浙钱俶之请也。辛丑，幸迎春苑。甲辰，右补阙王德成谪授右赞善大夫，坐举官不当也。诏赐诸道州府供用粮草有差。

三月庚申，枢密使王朴卒。甲子，诏以北境未复，取此月内幸沧州。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权东京留守，判开封府事；以宣徽北院使咎居润为副使；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部署。《东都事略·张美传》：世宗北征，以美为大内都点检。命诸将各

领马步诸军及战棹赴沧州。己巳，濠州奏，钟离县饥民死者五百九十有四。癸酉，诏废诸州铜鱼。《五代会要》：显德六年，敕诸道牧守，每遇除移，特降制书，何假符契，其请纳铜鱼，宜废之。甲戌，车驾发京师。

夏四月辛卯，车驾次沧州，以前左谏议大夫薛居正为刑部侍郎。是日，帝率诸军北征。壬辰，至乾宁军，伪宁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丁酉，驾御龙舟，率舟师顺流而北，首尾数十里。辛丑，至益津关。《通鉴》：至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晖以城降。自此以西，水路渐隘，舟师难进，乃舍舟登陆。壬寅，宿于野次。时帝先期而至，大军未集，随驾之士不及一旅，赖今上率材官骑士以卫乘舆。癸卯，今上先至瓦桥关，伪守将姚内斌以城降。《隆平集》：姚内斌，平州人也。世宗北征，将兵至瓦桥关，内斌为关使，开门请降，世宗以为汝州刺史。甲辰，鄆州刺史刘楚信以州来降。

五月乙巳朔，帝驻蹕于瓦桥关。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及诸将相继至行在，瀛州刺史高彦晖以本城归顺。关南平，凡得州三、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丙午，帝与诸将议攻幽州，诸将皆以为未可，帝不听。是夜，帝不豫，乃止。戊申，定州节度使孙行友奏，攻下易州，擒伪命刺史李在钦来献，斩于军市。己酉，以瓦桥关为雄州，《宋史·陈思让传》：得瓦桥关为雄州，命思让为都部署，率兵戍守。以益津关为霸州。《宋史·韩令坤传》：为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戍之。是日，先锋都指挥使张藏英破契丹数百骑于瓦桥关北，攻下固安县。诏发滨、棣二州丁夫城霸州。庚戌，遣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率兵出土门，入河东界。壬子，车驾发雄州，还京。泉州节度使刘从效遣别驾王禹锡奉贡于行在，帝以泉州比臣江南，李景方归奉国家，

不欲夺其所属，但锡诏褒美而已。丁卯，西京奏，太常卿致仕司徒诩卒。己巳，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奏，破河东贼军于百井，斩首二千级。甲戌，上至自雄州。《却扫编》：周世宗既定三关，遇疾而退，至澶渊迟留不行，虽宰辅近臣问疾者皆莫得见，中外汹惧。时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亲故，独得至卧内，于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旦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永德然之，乘间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问：“谁使汝为此言？”永德对以君臣之意皆愿为此，世宗熟思久之，叹曰：“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独不喻吾意哉！然观汝之穷薄，恶足当此！”即日趣驾归京师。

六月乙亥朔，潞州李筠奏，攻下辽州，获伪刺史张丕旦。丙子，以皇女薨辍朝三日。戊寅，凤翔奏，节度使李暉卒。郑州奏，河决原武，诏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发近县丁夫二万人以塞之。庚辰，命宣徽北院使咎居润判开封府事。晋州节度使杨廷璋奏，率兵入河东界，招降堡寨一十三所。癸未，立魏王符彦卿女为皇后，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以皇长子宗训为特进左卫上将军，封梁王；以第二子宗让为左骁卫上将军，封燕国公。赐江南进奉使李从善钱二万贯、绢二万匹、银一万两，赐两浙进奉使吴延福钱三千贯、绢五千匹、银器三十两。丁亥，以前青州节度使李洪义为永兴军节度使，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移镇凤翔。戊子，潞州部送所获辽州刺史张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献，诏释之。己丑，宰臣范质、王溥并参知枢密院事。以枢密使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依前充枢密使；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枢密使，行左骁卫上将军；以宋州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加检校太尉、同

平章事；澶州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张永德落军职，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以今上为殿前都点检，加检校太傅，依前忠武军节度使。帝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至是，今上始受点检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职以副人望，则“点检做”之言乃神符也。辛卯，以宣徽北院使、判开封事咎居润为左领军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以三司使、左领卫大将军张美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东都事略·张美传》：美少为三司小吏、澶州粮料使，世宗镇澶州，每有求取，美悉力应之，及即位，连岁征讨，粮馈无乏，美之力也。然每思澶州所为，终不以公忠待之。癸巳，帝崩于万岁殿，圣寿三十九。甲午，宣遗制，梁王于枢前即皇帝位，服纪月日一依旧制。是日，群臣奉梁王即位于殿东楹，中外发哀。其年八月，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上谥曰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十一月壬寅朔，葬于庆陵。宰臣魏仁浦撰谥册文，王溥撰哀册文云。《五代史补》：世宗在民间，尝与鄴中大商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贩卖茶货。至江陵，见有卜者王处士，其术如神，世宗因颡跌氏同往问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跃出，卓然而立，卜者大惊曰：“吾家筮法十余世矣，常记曾祖以来遗言，凡卜筮而蓍自跃而出者，其人贵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虽佯为诘责，而私心甚喜。于逆旅中夜置酒，与颡跌氏半酣，戏曰：“王处士以我当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请言之。”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来，未有不从京洛者，每见税官坐而获利，一日所入，可以敌商贾数月，私心羨之。若大官为天子，某愿得京洛税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后践祚，颡跌犹在，召

见，竟如初言以与之。世宗之征东也，驻蹕于高平，刘崇兼契丹之众来迎战。时帅多持两端，而王师不利。亲军帅樊爱能等各退衄，世宗赫怒，跃马入阵，引五十人直冲崇之牙帐。崇方张乐饮酒，以示闲暇，及其奄至，莫不惊骇失次，世宗因以奋击，遂败之，追奔于城下。凯旋，驻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诛退衄者，乃置酒高会，指樊爱能等数人责之曰：“汝辈皆累朝宿将，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无他，诚欲将寡人作物货卖与刘崇尔。不然，何寡人亲战而刘崇始败耶？如此则卿等虽万死不足以谢天下，宜其曲膝引颈以待斧诛。”言讫，命行刑壮士擒出皆斩之。于是立功士以次行赏，自行伍拔于军厢者甚众，其恩威并著，皆此类也。初，刘崇求援于契丹，得骑数千，及睹世宗兵少，侮之，曰：“吾观周师易与尔，契丹之众宜勿用，但以我军攻战，自当万全。如此则不惟破敌，亦足使契丹见而心服，一举而有两利，兵之机也。”诸将以为然，乃使人谓契丹主将曰：“柴氏与吾，主客之势，不烦足下余刃，敢请勒兵登高观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谋，从之。洎世宗之阵也，三军皆贾勇争进，无不一当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败。论者曰：“世宗患诸将之难制也久矣，思欲诛之，未有其衅，高平之役，可谓天假，故其斩决而无贷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为之哉！世宗既下江北，驻蹕于建安，以书召伪主。主惶恐，命钟谟、李德明为使，以见世宗。德明素有词辩，以利害说世宗使罢兵。世宗且知之，乃盛陈兵师，排旗帜戈戟，为鹿项道以凑御，然后引德明等入见。世宗谓之曰：“汝江南自以为唐之后，衣冠礼乐世无比，何故与寡人隔一带水，更不发一使奉书相问，惟泛海以通契丹，舍内事外，礼将安在？今又闻汝以词说寡人罢兵，是将寡人比六国时一群痴汉，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当速归报汝主，

令径来跪寡人两拜，则无事矣。不然，则寡人须看金陵城，借府库以犒军，汝等得无悔乎！”于是德明等战惧，不能措一辞，即日告归。及见伪主，具陈世宗英烈之状，非四方所能敌。伪主计无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南之地，以奉宗庙、修职贡，其词甚哀。世宗许之，因曰：“叛则征，服则怀，寡人之心也。”于是遣使者赍书安之，然后凯还。论者以世宗加兵于江南，不独临之以威，抑亦谕之以礼，可谓得大君之体矣。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谢人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甘隐于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而能远涉山涂，暂来城阙，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云暂驻于帝乡，好爵难縻于达士。昔唐尧之至圣，有巢许为外臣，朕虽寡薄，庶遵前鉴。恐山中所阙，已令华州刺史每事供须。乍反故山，履兹春序，缅怀高尚，当适所宜，故兹抚问，想宜知悉。”即陶穀之词也。初，抟之被召，尝为诗一章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为臣。”好事者欣然谓之答诏诗。世宗以张昭远好古直，甚重之，因问曰：“朕欲一贤相，卿试为言朝廷谁可。”昭远对曰：“以臣所见，莫若李涛。”世宗常薄涛之为人，闻昭远之举甚惊，曰：“李涛本非重厚，朕以为无大臣体，卿首举此何也？”昭远曰：“陛下所闻止名行，曾不问才略如何耳。且涛事晋高祖，曾上疏论邠州节度使张彦泽蓄无君心，宜早图之，不然则为国患。晋祖不纳，其后契丹南侵，彦泽果有中渡之变，晋社殄焉。先帝

潜龙时，亦上疏请解其兵权，以备非常之变，少主不纳，未几先帝遂有天下。以国家安危未兆间，涛已先见，非贤而何？臣所以首举之者，正为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终不可于中书安置。”居无何，涛亦卒。涛为人不拘礼法，与弟浣虽甚雍睦，然聚语之际，不典之言，往往间作。浣娶礼部尚书窦宁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窦女出参，涛辄望坐下拜，浣惊曰：“大哥风狂耶？新妇参阿伯，岂有答礼仪！”涛应曰：“我不风，只将谓是亲家母。”浣且渐且怒。既坐，窦氏复拜，涛又叉手当胸，作歇后语曰：“惭无窦建，缪作梁山，啾啾啾！”时闻者莫不绝倒。凡涛于闺门之内，不存礼法也如此，世宗以为无大臣体，不复任用，宜哉！世宗志在四方，常恐运祚速而功业不就，以王朴精究术数，一旦从容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后自瓦桥关回戈，未到关而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数也，盖朴婉而言之。世宗末年，大举以取幽州，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车驾至瓦桥关，探报是实，甚喜，以为大勋必集，登高阜，因以观六师。顷之，有父老百余辈持牛酒以献，世宗问曰：“此地何名？”对曰：“历世相传，谓之病龙台。”默然，遽上马驰去。是夜，圣体不豫，翌日病亟，有诏回戈，未到关而晏驾。先是，世宗之在民间也，常梦神人以大伞见遗，色如郁金，加《道经》一卷，其后遂有天下。及瓦桥不豫之际，复梦向之神人来索伞与经，梦中还之而惊起，谓近侍曰：“吾梦不祥，岂非天命将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后事。初，幽州闻车驾将至，父老或有

窃议曰：“此不足忧。且天子姓柴，幽州为燕，燕者亦烟火之谓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史臣曰：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以致君臣之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然稟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 恭帝纪

恭帝，讳宗训，世宗子也。广顺三年，岁在癸丑，八月四日，生于澶州之府第。显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特进左卫上将军，封梁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五百户。癸巳，世宗崩。甲午，内出遗制，命帝枢前即皇帝位。是日，群臣奉帝即位而退。丁酉，北面兵马都部署韩令坤奏，败契丹五百骑于霸州北。戊戌，文武百僚、宰臣范质等上表请听政，表三上，允之。壬寅，文武百僚上表，请以八月四日为天寿节，从之。癸卯，以司徒、平章事范质为山陵使，以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为礼仪使，以兵部尚书张昭为卤簿使，以御史中丞边归说为仪仗使，以宣徽南院使、判开封府事咎居润为桥道顿递使。是月，州郡十六奏大雨连旬不止。

秋七月丁未，以户部尚书李涛为山陵副使，以度支郎中卢亿为山陵判官。辛亥，左散骑常侍申文炳卒。乙卯，右拾遗徐雄夺三任官，坐诬奏雷泽县令虚破户也。丁巳，百僚释服。尚辇奉御金彦英，本高丽人也，奉使高丽，称臣于其王，故及于罪。庚申，以邢州节度使王仁镐为襄州节度使，进封开国公；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州节度使、检校太保袁彦为陕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以右羽林统军、权知邢州事、检校太保李继勋为邢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以滑州留后、检校太保陈思让为沧州节度使；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陈州节度使、检校太傅韩令坤为侍卫马步都虞候，依前陈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以

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检校司徒高怀德为夔州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以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常州防御使、检校司空张铎为遂州节度使，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仍改名令铎。《宋史·张令铎传》云：本名铎，以与河中张铎同姓名，故赐今名。壬戌，以郢州节度使、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傅、兼侍中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依前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以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为河南尹，充西京留守，加检校太师、兼侍中；《通鉴》：向拱即向训也，避恭帝名改焉。以宋州节度使、充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韩通为郢州节度使，依前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澶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附马都尉张永德为许州节度使，进封开国公；以今上为宋州节度使，依前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进封开国侯；以淮南节度使兼殿前副都点检、检校太保慕容延钊为澶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依前殿前副都点检，进封开国伯；以殿前都指挥使、江州防御使、检校司空石守信为滑州节度使、检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挥使。丙寅，制大赦天下。庚午，翰林学士、判太常寺窦俨撰进大行皇帝太室歌酌献辞，舞曰《定功之舞》，歌辞不录。是月，诸道相继奏，大雨，所在川渠涨溢，漂溺庐舍，损害苗稼。

八月甲戌朔，以光禄卿致仕柴守礼为太子太保致仕。乙亥，翰林学士兼判太常寺窦俨撰进大行皇帝尊谥曰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从之。庚辰，天下兵马都元帅、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钱俶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改赐功臣；天雄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魏王符彦卿加守太尉；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太保、兼中书令、西平王李彝兴加守太傅；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南平王高

保融加守太保。壬午，山陵使范质撰进大行皇帝陵名曰庆陵，从之。秦州节度使、西面沿边都部署、检校太师、守中书令、褒国公王景进封凉国公，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郭从义加开府仪同三司，鄜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邢国公武行德进封宋国公，永兴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李洪义加开府仪同三司，凤翔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郭崇加检校太师，潞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李筠加检校太尉，朗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周行逢加检校太师。甲申，寿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同平章事、韩国公杨信封鲁国公；邠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刘重进，庐州节度使、检校太尉赵赞，邓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宋延渥，并加开府仪同三司；泾州节度使、检校太尉白重赞，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张铎，并加阶爵。丙戌，易定节度使孙行友、灵州节度使冯继业、府州节度使折德宸，并自检校太保加检校太傅，进阶爵。以延州留后、检校太傅李万全为延州节度使，进封开国公。庚寅，皇弟特进检校太保、左骁卫上将军、燕国公、食邑三千户宗让加检校太傅，进封曹王，改名熙让；熙谨拜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右武卫大将军，封纪王，食邑三千户；熙海拜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左领卫大将军，封蕲王，食邑三千户。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以晋国长公主张氏为晋国大长公主；以前陕州节度使、检校太尉药元福为曹州节度使，进阶爵。甲午，守司徒、同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参知枢密院事范质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萧国公；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王溥加右仆射，进封开国公；枢密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魏仁浦加兼刑部尚书，依前枢密使；检校太傅、右骁卫上将军吴延祚依前枢密使，进封庆国公；以左武卫上将军史耜为左金吾上将军致仕。乙未，以陇州防御使王全斌为相

州留后。戊戌，宣徽南院使、判开封府事咎居润，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张美，并加检校太傅。己亥，前司空李穀加开府仪同三司、赵国公，以前太傅、少卿硃渭为太仆卿致仕。辛丑，左金吾上将军致仕史恮卒。壬寅，高丽国遣使朝贡，兼进《别序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三卷。《文昌杂录》云：《别序》者，记孔子所生及弟子从学之事。《新义》者，以越王为问目，释疏文之义。《皇灵》者，止说延年避灾之事及符文，乃道书也。《雌图》者，止说日之环晕、星之彗孛，亦非奇书。

九月壬子，前沧州留后李彦颖卒。乙卯，高丽王王昭加检校太师，食邑三千户。丙辰，以三司副使王赞为内客省使兼北面诸州水陆转运使。癸亥，前开封县令路延规除名，流沙门岛。先是，延规有过停任，有司召延规宣敕，延规拒命，为宪司所按，故有是命。甲子，以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窦仪为兵部侍郎充职；以尚书户部员外郎、直枢密院杜华为司门郎中，充枢密直学士，赐紫；以翰林学士、尚书度支员外郎王著为金部郎中、知制诰充职，仍赐金紫。是日，翰林学士、尚书屯田郎中、知制诰李昉，都官郎中、知制诰扈蒙，水部郎中、知制诰赵逢，并加柱国，赐金紫。乙丑，兵部尚书张昭进封舒国公，户部尚书李涛进封莒国公。以太子詹事刘温叟为工部侍郎，判国子祭酒事。是月，京师及诸州郡霖雨逾旬，所在水潦为患，川渠泛溢。

冬十月癸酉朔，以司农卿致仕李锴为太仆卿致仕，太常少卿致仕姚遂为将作监致仕。丁亥，太子太师薛怀让封杞国公。壬辰，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撰进贞惠皇后庙歌辞。丁酉，世宗皇帝灵驾发引。戊戌，以前相州留后王晖为右神武统军。辛丑，江南国主李景来告，世子宏冀卒，遣御厨使张延范充吊

祭使。

十一月壬寅朔，葬世宗皇帝于庆陵，以贞惠皇后刘氏祔焉。戊申，西京奏，太子太师致仕白文珂卒。丙辰，日南至，百僚奉表称贺。戊午，废兖州广利军，依旧为莱芜监。壬戌，升凤州固镇为雄胜军。丙寅，左羽林统军马希崇。案：此下有脱误。

十二月壬申朔，史馆奏，请差官修撰世宗实录，从之。甲戌，改万岁殿为紫宸殿。甲午，西京奏，左屯卫上将军致仕李萼卒。乙未，大霖，昼昏，凡四日而止，分命使臣赈给诸州遭水人户。

显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诏今上率兵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于陈桥驿。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南行。是日，诏曰：“天生蒸民，树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禅位，三王乘时以革命，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案：此下原本空二字。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谣狱讼附于至仁，应天顺民，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祇畏天命。”今上于是诣崇元殿受命，百官朝贺而退。制封周帝为郑王，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旧制，奉皇太后为周太后。《续通鉴长编》：建隆三年，周郑王出居房州。皇朝开宝六年春，崩于房陵。今上闻之震恻，发哀成服于便殿，百僚进名奉慰，寻遣中使监护其丧。《续通鉴长编》：开宝六年三月乙卯，房州上言，周郑王殂，上素服发哀，辍视朝十日。以其年十月，归葬于世宗庆陵之侧。诏有司定谥曰恭皇帝，陵曰顺陵。《续通鉴长编》：仁宗嘉祐四年，诏有司取柴氏谱系，

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奉周祀。

史臣曰：夫四序之气，寒往则暑来；五行之数，金销则火盛。故尧、舜之揖让，汉、魏之传禅，皆知其数而顺乎人也。况恭帝当紈绮之冲年，会笙鏞之变响，听讴歌之所属，知命历之有在，能逊其位，不亦善乎。终谥为恭，固其宜矣。

## 列传一 后妃

太祖圣穆皇后柴氏，邢州龙岗人，世家豪右。太祖微时，在洛阳闻后贤淑，遂聘之。《东都事略·张永德传》云：周太祖柴后，本唐庄宗之嫔御也。庄宗没，明宗遣归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会大风雨，止于逆旅数日。有一丈夫走过其门，衣弊不能自庇。后见之，惊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马步军使郭雀兒者也。”后异其人，欲嫁之，请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归当嫁节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贵人也，不可失也。囊中装分半与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夺，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谓郭雀兒，即周太祖也。

太祖壮年，喜饮博，好任侠，不拘细行，后规其太过，每有内助之力焉。世宗皇帝即后之侄也，幼而谨愿，后甚怜之，故太祖养之为己子。太祖尝寝，后见五色小蛇入颧鼻间，心异之，知其必贵，敬奉愈厚，未及贵而厌代。太祖即位，乃下制曰：“义之深无先于作配，礼之重莫大于追崇。朕当宁载思，抚存怀旧。河洲令德，犹传苕菜之诗；妨汭大名，不及珩璜之贵。俾盛副笄之礼，以伸求剑之情。故夫人柴氏，代籍胎芳，湘灵集庆。体柔仪而陈阙翟，芬若椒兰；持贞操以选中珙，誉光图史。懿范尚留于闺闼，昌言有助于箴规。深惟望气之艰，弥叹藏舟之速，将开宝祚，俄谢璧台。宜正号于轩宫，俾潜耀于坤象，可追命为皇后。仍令所司定谥，备礼册命。”既而有司上谥曰圣穆。显德初，太祖神主入庙，以后祔于其室。

淑妃杨氏，镇州真定人。父宏裕，真定少尹。《东都事略·杨廷璋传》云：父宏裕，少渔貂裘陂，有以二石雁授之者，其翼一掩左，一掩右，曰：“吾北岳使也。”言讫不知所之。是年生女，为周太祖淑妃，明年生廷璋。

当河朔三镇全盛之时，所属封疆，制之于守帅，故韶颜美媛，皆被选于王宫。妃幼以良家子中选，事赵王王镕。张文礼之乱，妃流离于外。唐明宗在藩，录其遗逸。安重诲保庇妃家，致其仕进，父母即以妃嫁于乡人石光辅，不数年嫠居。太祖佐汉之初，属圣穆皇后弃世，闻妃之贤，遂以礼聘之。《宋史·杨廷璋传》：有姊寡居京师，周祖微时欲聘之，姊不从。令媒氏传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见周祖，归谓姊曰：“此人姿貌异常，不可拒。”姊乃从之。

妃睦族抚孤，宜家内助，甚有力焉。晋天福末，卒于太原，因留葬于晋郊。广顺元年九月，追册为淑妃。太祖凡一后三妃，及嵩陵就掩，皆议陪祔。时以妃丧在贼境，未及迁窆，世宗乃诏有司于嵩陵之侧，预营一冢以虚之，俟贼平即议襄事。显德元年夏，世宗征河东，果成素志焉。

妃兄廷璋，蚤事太祖，即位累历内职，出为晋州节度使。皇朝抚运，移镇邢州，又改鄴州，受代归阙，卒于私第。

贵妃张氏，恆州真定人也。祖记，成德军节度判官、检校兵部尚书。父同芝，本州谿呈官、检校工部尚书，事赵王王镕，历职中要。天祐末，赵将张文礼杀王镕，以镇州归梁，庄宗命将符存审讨平之。时妃年尚幼，有幽州偏将武从谏者，驻驂于家，见妃韶令，乃为其子聘之。武氏家在太原。太祖从汉祖镇并门，属杨夫人以疾终，无何武氏子卒，太祖素闻妃之贤，遂纳为继室。太祖贵，累封至吴国夫人。汉隐帝末，萧墙变起，屠害大臣，太祖在鄴都被谗，妃与诸皇属同日遇害于东京旧第。

太祖践阼，追册为贵妃，发哀，故世宗有起复之命。世宗嗣位，以太祖旧宅即妃遇祸之地，因施为僧院，以皇建为名焉。

德妃董氏，常山灵寿人也。祖文广，唐深州录事参军。父光嗣，赵州昭庆尉。妃孩提颖悟，始能言听，按丝管而能辨其声。年七岁，遇镇州乱，亲党羈离，与妃相失。潞州牙将得之，匿于褚中。其妻以息女不育，得妃怜之，过于所生，姆教师箴，功容克备。妃家悲念，其兄瑀诸处求访，垂六七年。后潞将入官于朝，妃之乡亲颇有知者，瑀见潞将，欣归之，时年十三。妃归逾年，嫁为里人刘进超之妻，进超为内职，及契丹破晋之岁，陷蕃歿焉，妃嫠居洛阳。太祖杨淑妃与妃乡亲，平居恆言妃贤德。太祖从汉祖幸洛，因忆淑妃之言，寻以礼纳之。鼎命初建，张贵妃遇祸，中宫虚位，乃册为德妃。太祖自圣穆皇后蚤世以来屡失邦媛，中帙内助惟妃存焉，加以结珮脱簪，率由令范。广顺三年夏，遇疾，医药之际，属太祖克海之征，车驾将行，妃奏曰：“正当暑毒，劳陛下省巡，明发宵征，须人供侍，司簿已下典事者，各已处分从行。”太祖曰：“妃疾未平，数令诊视，此行在近，无繁内人。”及太祖驻蹕鲁中，妃志欲令内人进，发中使往来言之。太祖手敕郑仁诲曰：“切虑德妃以朕至兖州行营，津置内人承侍。缘诸军在野，不可自安，令郑仁诲专心体候。如德妃津置内人东来，便须上闻约住，或取索鞍马，不得供应。如意坚确，即以手敕示之。”既而平定兖州，车驾还京，妃疾无减，俄卒于大内，时年三十九。辍朝三日。

妃长兄瑀，以左赞善大夫致仕，仲兄元之、季兄自明，皆累历郡守。

世宗贞惠皇后刘氏，将家女也，幼归于世宗。汉乾祐中，世宗在西班，后始封彭城县君。世宗随太祖在鄴，后留居邸第。

汉末李业等作乱，后与贵妃张氏及诸皇族同日遇祸。国初，追封彭城郡夫人。显德四年夏四月，追册为皇后，谥曰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审，事后唐武皇、庄宗，位极将相，追封秦王。父彦卿，天雄军节度使，封魏王。后初适李守贞之子崇训。汉乾祐中，守贞叛于河中，太祖以兵攻之，及城陷，崇训自刃其弟妹，次将及后，后时匿于屏处，以帷箔自蔽，崇训仓黄求后不及，遂自刎，后因获免。太祖入河中，令人访而得之，即遣女使送于其父，自是后常感太祖大惠，拜太祖为养父。世宗镇澶渊日，太祖为世宗聘之。后性和惠，善候世宗之旨，世宗或暴怒于下，后必从容救解，世宗甚重之，及即位，册为皇后。世宗将南征，后常谏止之，言甚切直，世宗亦为之动容，泊车驾驻于淮甸，久冒炎暑，后因忧恚成疾。显德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崩于滋德殿，时年二十有六。世宗甚悼之。既而有司上谥曰宣懿，葬于新郑，陵曰懿陵。案：世宗有两符后，其后符后，即宣懿之女弟也，入宋称符太后，是书不为立传，未免阙略。《五代史补》：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彦卿之女。时有相工视之大惊，密告魏王曰：“此女贵不可言。”李守贞素有异志，因与子崇训娶之，礼毕，守贞甚有喜色。其后据河中叛，高祖为枢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与其父有旧，城破之际，据堂门而坐，叱诸军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与枢密太尉，兄弟之不若，汝等慎勿无礼。”于是诸军耸然引退。顷之，高祖至，喜曰：“此女于白刃纷拏之际保全，可谓非常人也。”乃归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纳为皇后。既免河中之难，其母欲使出家，资其福寿，后不悦曰：“死生有命，谁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贤，又闻命不以出家为念，愈贤之，所以为天下母也。

史臣曰：周室后妃凡六人，而追册者四，故中闈内则，罕得而闻，惟董妃、符后之懿范，亦无愧于彤管矣。案：是书无外戚传，考《五代会要》云：周太祖第三女乐安公主，为汉室所害，广顺元年二月追封，至显德四年四月，又追封莒国长公主。第四女寿安公主，降张永德，广顺元年四月封，至显德元年，封晋国长公主。第五女永宁公主，广顺元年九月追封，至显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梁国长公主。

## 列传二 宗室

剡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汉末遇害。太祖即位，诏赠太尉，赐名侗。显德四年追封。

巳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汉末遇害。太祖即位，诏赠司空，赐名信。显德四年追封。案：太祖诸子蚤岁遇害，本无事迹。原本过于简略，疑有删节，今据《欧阳史·家人传》云：初，帝举兵于魏，汉以兵围帝第，时张贵妃与诸子青哥、意哥，侄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诛。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谁氏。太祖即位，诏故第二子青哥赠太尉，赐名侗；第三子意哥赠司空，赐名信。皇侄守筠赠左领军卫将军，以“筠”声近“荣”，为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赠左监门卫将军；定哥赠左千牛卫将军，赐名逊。世宗显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诏曰：“礼以缘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钟恻怆之情。故皇弟赠太保侗、赠司空信，景运初启，天年不登，俾予终鲜，实动予怀。侗可赠太傅，追封剡王；信司徒，巳王。”又诏曰：“故皇从弟赠左领军卫将军守愿、赠左监门卫将军奉超、赠左千牛卫将军逊等，顷因季世，不享遐龄，每念非辜，难忘有恻。守愿可赠左卫大将军，奉超右卫大将军，逊右武卫大将军。”

越王宗谊，世宗子，汉末遇害。显德四年追封。

曹王宗让，世宗子，显德六年封。

纪王熙谨，世宗子，显德六年封，皇朝乾德二年卒。

蕲王熙诲，世宗子，显德六年封。《欧阳史·家人传》云：

世宗子七人，长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让，次曰熙谨，次曰熙海，皆不知其母为谁氏，宜哥与其二皆为汉诛。太祖即位，诏赐皇孙名，谊赠左骁卫大将军，诚左武卫大将军，誠左屯卫大将军。显德三年，君臣请封宗室，世宗以谓为国日浅，恩信未及于人，须功德大成，庆流于世，而后议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诸子。又诏曰：“父子之道，圣贤不忘，再思天阙之端，愈动悲伤之抱。故皇子左骁卫大将军谊、左武卫大将军诚、左屯卫大将军誠等，载惟往事，有足伤怀，宜增一字之封，仍赠三台之秩。谊可赠太尉，追封越王；诚太傅，吴王；誠太保，韩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复三关，遇疾还京师。六月癸未，皇子宗训特进左卫上将军，封梁王，而宗让亦拜左骁卫上将军，封燕国公。后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让更名熙让，封曹王。熙谨、熙海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谨右武卫大将军，封纪王；熙海左领军卫大将军，封蕲王。乾德二年十月，熙谨卒，熙让、熙海不知其所终。

### 列传三

高行周，字尚质，幽州人也。生于妫州怀戎军之雕窠里。曾祖顺厉，世戍怀戎。父思继，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干，声驰朔塞。唐武皇之平幽州也，表刘仁恭为帅，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继兄为先锋都将、妫州刺史，思继为中军都将、顺州刺史，思继弟为后军都将，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惮之。武皇将归，私谓仁恭曰：“高先锋兄弟，势倾州府，为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筹之。”久之，太原戎军恣横，思继兄弟制之以法，所杀者多。太祖怒，诟让仁恭，乃诉以高氏兄弟，遂并遇害。仁恭因以先锋子行珪为牙将，诸子并列帐下，厚抚之以慰其心。时行周十余岁，亦补职，在仁恭左右。行珪别有传，在《唐书》。

及庄宗收燕，以行周隶明宗帐下，常与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其下拥从。乡人赵德钧谓明宗曰：“行周心甚谨厚，必享贵位。”梁将刘鄩之据莘也，与太原军对垒，旦夕转斗。尝一日，两军成列，元行钦为敌军追蹙，剑中其面，血战未解。行周以麾下精骑突阵解之，行钦获免。庄宗方宠行钦，召行周抚谕赏劳，而欲置之帐下，又念于明宗帐下已夺行钦，更取行周，恐伤其意，密令人以利禄诱之。行周辞曰：“总管用人，亦为国家，事总管犹事王也。余家昆仲，脱难再生，承总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及两军屯于河上，觐知梁军自汴入杨村寨，明宗晨至斗门，设伏将邀之，众寡不敌，反为所乘。

时矛槊丛萃，势甚危蹙。行周闻之，出骑横击梁军，遂得解去。明宗之袭郢州也，行周为前锋。会夜分澍雨，人无进志，行周曰：“此天赞也，彼必无备。”是夜，涉河入东城，比曙平之。庄宗平河南，累加检校太保，领端州刺史。同光末，出守绛州。明宗即位，特深委遇。天成中，从王晏球围定州，败王都，擒托诺，皆有功。贼平，迁颍州团练使。长兴初，以北边陷契丹，用为振武节度使。明年，以河西用军，移镇延安。清泰初，改潞州节度使。晋祖建议于太原，唐末帝命张敬达征之，行周与符彦卿为左右排阵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彦卿引骑拒之，寻为契丹所败，遂与敬达保晋安寨，累月救军不至。杨光远欲图敬达，行周知之，引壮士护之。敬达性黷，不知其营护，谓人曰：“行周每踵余后，其意何也？”繇是不复敢然，敬达遂为光远所害。

晋祖入洛，令行周还籓，加同平章事。晋祖都汴，以行周为西京留守，未几，移鄴都。晋祖幸鄴，会安从进叛，命行周为襄州行营都部署。明年秋，平定汉南。晋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镇睢阳。开运初，从幸澶渊，拒敌于河上。车驾还京，代景延广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移郢州节度使。时李彦韬为侍卫都虞候，可否在己。行周虽典禁兵，心游事外，退朝归第，门宇翛然，宾友过从，但引满而已。寻改归德军节度使，以李守贞代掌兵柄，许行周归籓。晋军降于中渡也，少帝命行周与符彦卿同守澶州。契丹入汴，召赴京师，会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归镇。《宋史·高怀德传》：杜重威降契丹，京东诸州群盗大起，怀德坚壁清野，敌不能入，行周率兵归镇，敌遂解去。

及契丹主死于栾城，契丹将萧翰立许王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遣死士召行周，辞之以疾，退谓人曰：“衰世难辅，况兒戏乎！”

汉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中书令，代李守贞为天平节度使。杜重威据鄴叛，汉祖以行周为招讨使，总兵讨之。鄴平，授鄴都留守，加守太尉，进爵临清王。乾祐中，入觐，加守太师，进封鄴王，复授天平节钺，改封齐王。太祖践阼，加守尚书令，增食邑至一万七千户。太祖以行周耆年宿将，赐诏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彦超据兗叛，太祖亲征，奉迎舆驾，倾家载贄，奉觴进俎，率以身先，太祖待之逾厚。广顺二年秋，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八。赠加等，册赠尚书令，追封秦王，谥曰武懿。

子怀德，皇朝驸马都尉、宋州节度使。

安审琦，字国瑞，其先沙陀部人也。祖山盛，朔州牢城都校，赠太傅。父金全，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累赠太师，《唐书》有传。审琦性骁果，善骑射，幼以良家子事庄宗为义直军使，迁本军指挥使。天成初，唐末帝由潞邸出镇河中，奏审琦为牙兵都校，未几，入为归化指挥使。王师伐蜀，充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及凯旋，改龙武右厢都校，领富州刺史。清泰初，为捧圣指挥使，领顺化军节度使。其年镇邢州，兼北面行营排军阵使，从张敬达围太原。及杨光远举晋安寨降于晋祖，审琦亦预焉。晋祖践阼，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天平军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旋以母丧起复。天福三年，就加检校太尉，寻改晋昌军节度使、京兆尹。七年，移镇河中。晋少帝嗣位，加检校太师。开运末，朝廷以契丹入寇，以审琦为北面行营马军左右厢都指挥使，与诸将会兵于洛州。俄而敌骑大至，时皇甫遇、慕容彦超亦预其行，乃率所部兵与敌战于安阳河上。时遇马为流矢所中，势已危蹙，诸将相顾，莫有敢救者。审琦谓首将张从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为敌骑所围，若不急救，则为擒矣。”从恩曰：“敌势甚盛，无以枝梧，将

军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命也，若不济，与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将，何面目以见天子！”遂率铁骑北渡。敌见尘起，谓救兵至，乃引去。遂救遇与彦超而还。晋少帝嘉之，加兼侍中，移领许州，未几，移镇兖海。

汉有天下，授襄州节度使、兼中书令。属荆人叛命，潜遣舟师数千屠襄、郢，审琦御之而遁，朝廷赏功，就加守太保，进封齐国公。岁余，又加守太傅。国初，封南阳王。显德初，进封陈王。世宗嗣位，加守太尉。三年，拜章请觐，优诏许之，加守太师，增食邑至一万五百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审琦镇襄、沔仅一纪，严而不残，威而不暴，故南邦之民甚怀其惠。五年，移平卢军节度使，承诏赴镇，因朝于京师，世宗以国之元老，礼遇甚厚，车驾亲幸其第以宠之。六年正月七日夜，为其隶人安友进、安万合所害，时年六十三。初，友进与审琦之爱妾私通，有年数矣。其妾常虑事泄见诛，因与友进谋害审琦，友进甚有难色。其妾曰：“尔若不从，我当反告。”友进乃许之。至是夕，审琦沈醉，寝于帐中，其妾乃取审琦所枕剑与友进，友进犹惶骇不敢割刃，遽召其党安万合，便杀审琦。既而虑事泄，乃引其帐下数妓，尽杀以灭其迹。不数日，友进等竟败，悉为子守忠禽而戮之。世宗闻之震悼，辍视朝三日，诏赠尚书令，追封齐王。

守忠仕皇朝，累为郡守。

安审晖，字明远，审琦之兄也。起家自长直军使，转外衙左厢军使。从庄宗平幽、蓟，战山东，定河南，皆预其功。同光中，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改汝州防御副使，历凤翔徐州节度副使、河东行军司马。晋高祖龙飞，以霸府上僚授振武兵马留后，迁河阳节度使，不逾月移镇鄆州，丁内艰，起复视事。五年，李金全据安州叛，诏马全节为都部署，领兵讨之，以审

晖为副。安睦平，移镇邓州，进位检校太傅。六年冬，襄州安从进叛，举汉南之众北攻南阳。南阳素无城壁，唯守衙城，贼傅城下，审晖登陴，召贼帅以让之，从进不克而退。襄州平，就加检校太尉。少帝嗣位，加检校太师，罢镇，授右羽林统军。岁余，出镇上党，属契丹内侵，授邢州节度使。居无何，目疾暴作，上章求代，归于京师，养疾累年。太祖即位，召于内殿，从容顾问，尤所叹重。将以禄起之，审晖辞以暮齿，愿就颐养。拜太子太师致仕，封鲁国公，累食邑五千户，实封四百户。广顺二年春卒，年六十三。废朝二日，诏赠侍中，谥曰静。

子守麟，仕皇朝为赞善大夫。

安审信，字行光，审琦之从父兄也。父金祐，世为沙陀部偏裨，名闻边塞。审信习骑射。从父金全，天成初，为振武节度使，补为牙将。俄而兄审通为沧州节度使，用为衙内都虞候，历同、陕、许三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晋祖起义于太原，唐末帝命张敬达以兵攻之，而审信率先以部下兵遁入并州，晋祖以其故人，得之甚悦。其妻与二子在京师，皆为唐末帝所戮，但贷其老母而已。契丹既降晋安寨，晋高祖以审信为汾州刺史、检校太保，充马步军副部署。晋祖入洛，授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审信性既翻覆，率多疑忌，在蒲中时，每王人告谕，骑从稍多，必潜设备，以防其图己。寻历许、兖州镇，所至以聚敛为务，民甚苦之。会朝廷谋大举北伐，凡藩侯皆预将帅，以审信为马步军右厢都排阵使，俄改华州节度使。汉初，移镇同州，入为左卫上将军。国初，转右金吾上将军。三年夏四月，太祖御乾元殿入阁，审信不赴班位，为御史所弹，诏释之。时审信久病，神情恍惚，闻台司奏劾，扬言曰：“趋朝偶晚，未是大过，何用弹举！我终进奉二万缗，尽逐此乞索儿辈。”未几，以病请退，授太子太师致仕。是岁秋卒，年六十。赠侍

中，谥曰成穆。

李从敏，字叔达，唐明宗之犹子也。沈厚寡言，善骑射，多计数。初，庄宗召见，试弓马，用为衙内马军指挥使，从平汴、洛，补帐前都指挥使，迁捧圣都将。明宗移镇真定，表为成德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从明宗入洛，补皇城使，出为陕府节度使。王都据定州叛，命王晏球为招讨使，率师讨之，以从敏为副，领沧州节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寻代范延光为成德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封泾王。镇州有市人刘方遇，家富于财。方遇卒，无子。妻弟田令遵者，幼为方遇治财，善殖货，刘族乃共推令遵为方遇子，亲族共立券书，以为誓信。累年后，方遇二女取资于令遵不如意，乃讼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从敏令判官陆浣鞫其狱，而杀令遵。《北梦琐言》云：镇州市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蚤卒，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长发为继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令令遵兴殖焉。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乃聚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既定，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而二女初立令遵时，先邀每月供财二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吏亲党，上至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其盗，俱弃市，人知其冤。

令遵父诣台诉冤，诏本州节度副使符蒙、掌书记徐台符鞫之，备明奸状。及诘二女，伏行赂于节度使赵环、代判高知柔、观察判官陆浣，并捕下狱，具服赃罪。事连从敏，甚惧，乃令其妻赴洛阳，入宫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曰：“朕用从敏为

节度使，而枉法杀人，我羞见百官，又令新妇奔赴，不须见吾面。”时王淑妃颇庇护之，赵环等三人竟弃市，从敏等止于罚俸而已。《北梦琐言》：从敏初欲削官，中宫哀祈，竟罚一年俸。

长兴初，移镇宋州。唐末帝起兵于凤翔，其子重吉为亳州防御使，从敏承朝廷命害之。清泰中，从敏与洋王从璋并罢归第，待之甚薄。尝宫中同饮，既醉，末帝谓从璋、从敏曰：“尔等何物，处雄藩大镇！”二人大惧，赖曹太后见之，叱曰：“官家醉，尔辈速出去！”方得解。晋祖革命，降封莒国公，再领陕州，寻移镇上党，入为右龙武统军，出为河阳节度使。汉祖入汴，移授西京留守，累官检校太师、同平章事。隐帝即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国公。岁余，以王守恩代还。广顺元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诏赠中书令，谥曰恭惠。

郑仁海，字日新，晋阳人。父霸，累赠太子太师。仁海幼事唐骁将陈绍光，恃勇使酒，尝乘醉抽佩剑，将割刃于仁海，左右无不奔避，唯仁海端立以俟，略无惧色。绍光因掷剑于地，谓仁海曰：“汝有此器度，必当享人间富贵。”及绍光典郡，仁海累为右职。后退归乡里，以色养为乐。汉高祖之镇河东也，太祖累就其第，与之燕语，每有质问，无不以正理为答，太祖深器之。汉有天下，太祖初领枢务，即召为从职。及太祖西征，尝密赞军机，西师凯旋，累迁至检校吏部尚书。太祖践阼，旌佐命功，授检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寻为枢密副使。逾年转宣徽北院使、右卫大将军，出镇澶渊，转检校太保，入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世宗之北征也，以仁海为东京留守，调发军须，供亿无阙，车驾回，加兼侍中。寻丁内艰，未几起复。显德二年冬，疾亟，世宗幸其第，亲加抚问，欷歔久之。及卒，世宗亲临其丧，哭逾数举。是时，世宗将行，

近臣奏云：“岁道非便，不宜临丧。”弗听，然而先之以桃茆之事，时以为得礼。仁诲为人端厚谦损，造次必由于礼。及居枢务，虽权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无自矜之色，及终，故朝廷咸惜之。诏赠中书令，追封韩国公，谥曰忠正。既葬，命翰林学士陶穀撰神道碑文，官为建立，表特恩也。

子勋，累历内职，蚤卒，绝嗣。初，广顺末，王殷受诏赴阙，太祖遣仁诲赴鄴都巡检，及殷得罪，仁诲不奉诏即杀其子，盖利其家财妓乐也。及仁诲卒而无后，人以为阴责焉。

张彦成，潞州潞城人也。曾祖静，汾州刺史。祖述，泽州刺史。父砺，昭义行军司马。彦成初为并门牙将。天成中，自秦州盐铁务官改郢州都押牙。汉祖镇北门，表为行军司马，以隐帝娶其女，特见亲爱。从平汴、洛，累加特进、检校太尉、同州节度使。隐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伐河中，彦成有馈饘之劳，河中平，加检校太师。乾祐三年冬，移镇相州。广顺初，就加兼侍中，寻移镇南阳。三年秋，代归，授右金吾卫上将军。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赠侍中。《宋史·杨克让传》：乾祐中，同州节度使张彦成表授掌书记。周广顺初，彦成移镇安阳、穰下，克让以奋职从行。彦成入为执金吾，病笃，奏称其材可用。克让以彦成死未葬，不忍就禄，退居别墅，俟张氏子外除，时论称之。

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也。父怀盛，事唐武皇，以骁勇闻。叔千习骑射，从庄宗定河南为奉安部将。天成初，王师伐定州，命为先锋都指挥使。王都平，授秦州刺史，连判涿、易二郡。清泰初，契丹寇雁门，叔千从晋祖迎战，败之，进位检校太保、振武节度使。晋祖践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历邠、沧、邢、晋四镇节度使。叔千鄙野而无文，当时谓之“安没字”，言若碑碣之无篆籀，但虚有其表耳。开运初，朝廷将

大举北伐，授行营都排阵使，俄改左金吾卫上将军。契丹入汴，百僚迎见于赤岗，契丹主登高冈驻马而抚谕汉官，叔千出班独立，契丹主曰：“尔是安没字否？卿比在邢州日，远输诚款，我至此，汝管取一吃饭处。”叔千拜谢而退，俄授镇国军节度使。汉初，遇代归京，自以尝附幕庭，居常愧惕，久之，授太子太师致仕，寻请告归洛。广顺二年冬卒，年七十二。诏赠侍中。

宋彦筠，雍丘人也。初隶滑州军，梁氏与庄宗夹河之战，彦筠时为战棹都指挥使，以劳迁开封府牙校。庄宗有天下，擢领禁军。伐蜀之役，率所部从康延孝为前锋，蜀平，历维、渝二州刺史。明宗在位，连典数郡。晋初，自汝州防御使讨安从进于襄阳，以功拜邓州节度使，累官至检校太尉。未几，历晋、陕二镇。晋少帝嗣位，再领邓州，寻移镇河中。汉初，授太子太师致仕。国初，拜左卫上将军。世宗嗣位，复为太子太师致仕。显德四年冬，卒于西京之私第。辍视朝一日，诏赠侍中。

初，彦筠入成都，据一甲第，第中资货钜万，妓女数十辈，尽为其所有。一旦，与其主母微忿，遽击杀之，自后常有所睹，彦筠心不自安，乃修浮屠法以禳之，因而溺志于释氏。其后，每岁至金仙入涅之日，常衣斩缞号恸于其像前，佞佛也如是。家有侍婢数十人，皆令削发披缁，以侍左右，大为当时所诮。又性好货殖，能图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国。将终，以伊、洛之间田庄十数区上进，并籍于官焉。

史臣曰：近代领戎藩，列王爵，禄厚而君子不议，望重而人主不疑，能自晦于饮酌之间，保功名于始终之际，如行周之比者，几何人哉！奕世藩翰，固亦宜然。审琦有分阃之劳，乏御家之道，峰摧玉折，盖不幸也。其余虽拥戎旃，未闻阃政，固不足与文、召、龚、黄为比也。

## 列传四

王殷，瀛州人。曾祖昌裔，本州别驾。祖光，沧州教练使，因家焉。唐末，幽、沧大乱，殷父咸珪避地南迁，因投于魏军。殷自言生于魏州之开元寺，既长从军，渐为偏将。唐同光末，为华州马步军副指挥使，因家于华下。天成中，移授灵武都指挥使，久之代还。清泰中，张令昭据鄴叛，殷从范延光讨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寻改原州。殷性谦谨好礼，事母以孝闻，每与人结交，过从皆先禀于母，母命不从，殷必不往，虽在军旅，交游不杂。及为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于庭，诘责而杖之。《欧阳史》：殷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责之，殷即取杖授婢仆，自笞于母前。

晋天福中，丁内艰，寻有诏起复，授宪州刺史，殷上章辞曰：“臣为末将，出处无损益于国家。臣本燕人，值乡国离乱，少罹偏罚，因母鞠养训导，方得成人，不忍遽释苴麻，远离庐墓，伏愿许臣终母丧纪。”晋高祖嘉而许之。晋少帝嗣位，会殷服阕，召典禁军，累迁奉国右厢都指挥使。汉祖受命，从讨杜重威于鄴下，殷与刘词皆率先力战，矢中于首，久之，出折镞于口中，以是汉祖嘉之。乾祐末，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夔州节度使，会契丹寇边，遣殷领兵屯澶州。及李业等作乱，汉隐帝密诏澶帅李洪义遣图殷，洪义惧不克，反以变告殷，殷与洪义同遣人至鄴，请太祖赴内难。殷从平京师，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太祖即位，授天雄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典军如故。殷赴镇，以侍卫司局从，凡河北征镇有戍兵处，咸禀殷节制。又于民间多方聚敛，太祖闻而恶之，因使宣谕曰：“朕离鄴时，帑廩所储不少，卿与国家同体，随要取给，何患无财。”二年夏，太祖征兗还，殷迎谒于路，宴赐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飞龙使承诲往鄴，令口谕峻之过恶，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寿节上表请觐，太祖虽允其请，且虑殷之不诚，寻遣使止之。何福进在镇州，素恶殷之太横，福进入朝，摭其阴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裡有日，殷自镇入觐，太祖令依旧内外巡警。殷出入部从不下数百人，又以仪形魁伟，观者无不耸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礼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请量给甲仗，以备非常。”太祖难之。时中外以太祖婴疾，步履稍难，多不视朝，俯逼郊裡，殷有震主之势，颇忧之。太祖乃力疾坐于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执之，寻降制流窜，及出都城，遽杀之，众情乃安。是岁春末，鄴城寺钟悬绝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觐也，都人饒于离亭，上马失镫，翻堕于地，人讶其不祥，果及于祸。太祖寻令澶帅郑仁诲赴鄴，殷次子为衙内指挥使，不出候谒，仁诲诛之，迁其家属于登州。

何福进，字善长，太原人。父神剑，累赠左骁卫大将军。福进少从军，以骁勇闻。唐同光末，郭从谦以兵围庄宗于大内，福进时为宿卫军校，独出死力拒战于内，后明宗知而嘉之，擢为捧圣军校，出为磁州刺史，充北面行营先锋都校。清泰中，自彰圣都虞候率本军从范延光平鄴，以功历郑、陇二州防御使。开运中，由颍州团练使入拜左骁卫大将军。属契丹陷中原，令中朝文武臣僚凡数十人随帐北归，时福进预其行。行次镇州，闻北主已毙，其党尚据镇阳，遂与李筠、白再荣之俦合谋力战，尽逐契丹，据有镇阳。时汉祖已建号于河东，诏以福进为北面

行营马步都虞候，寻拜曹州防御使、检校太保。太祖出镇于鄴，将谋北伐，奏以福进自随。及太祖入平内难，以辅佐功拜忠武军节度使，不数月，移领镇州。数年之间，北鄙无事。及闻太祖将有事于南郊，拜章入覲，改天平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及之任，卒于东京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时显德元年正月也。累赠中书令。

子继筠，仕皇朝，领建武军节度使卒。

刘词，字好谦，元城人。梁贞明中，事故鄴帅杨师厚，以勇悍闻。唐庄宗入魏，亦列于麾下，两河之战，无不预焉。同光初，为效节军使，转剑直指挥使，寻以忤于权臣，出为汝州小校，凡留滞十余年。清泰初，诏诸道选骁果以实禁卫，由是得入典禁军。晋初，从侯益收汜水关，佐杨光远平鄴都，累迁奉国第一军都虞候。后从马全节伐安陆，败淮贼万余众，晋祖嘉之，授奉国都校，累加检校司空。又从杜重威败安重荣于宗城。及围镇阳，词自登云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检校司徒、沁州刺史。时王师方讨襄阳，寻命词兼行营都虞候，襄阳平，迁本州团练使。在郡岁余，临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卧，人或问之，词曰：“我以勇敢而登贵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温饱，则筋力有怠，将来何以报国也！”及汉有天下，复为奉国右厢都校，遥领阆州防御使。从太祖平鄴，加检校太保。乾祐初，李守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遥领宁江军节度使，充行营马步都虞候，命分屯于河西。二年正月，守贞遣敢死之士数千，夜入其营。皆怖惧不知所为，惟词神气自若，令于军中曰：“此小盗耳，不足惊也。”遂免胄横戈，叱短兵以击之，贼众大败而退。自是守贞丧胆，不复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为华州节度使，岁余，移镇邢台。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镇河阳。显德

初，世宗亲征刘崇，词奉命领所部兵随驾，行及高平南，遇樊爱能等自北退回，且言官军已败，止词不行，词不听，疾驱而北。世宗闻而嘉之，寻命为随驾都部署，又授河东道行营副部署。其年夏，车驾还京，授永兴军节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于镇，年六十有五。赠中书令，谥曰忠惠。词发身军校，亟历戎事，常以忠勇自负。洎领藩镇，能靖恭为治，无苛政以挠民，谥以忠惠，议者韪之。

子延钦，仕皇朝为控鹤厢使。

王进，幽州良乡人。少落魄，不事生业，为人勇悍，走及奔马，尝聚党为盗，封境患之。符彦超为河朔郡守，以赂诱置之左右。长兴初，彦超镇安州，属部曲王希全构乱军州，令进赍变状闻于朝廷，明宗赏其捷足，诏隶于军中。洎契丹内寇，战于胶口，进独追擒六十七人，时汉祖总侍卫亲军，知其骁果，擢为马前亲校。汉祖镇河东，或边上警急，令进赍封章达于阙下，自并至汴，不六七日复焉，由是恩抚颇厚。继任戎职，累迁至奉国军都指挥使。从太祖入平内难，以功迁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历汝、郑防御使，亦有政声。俄授相州节度使，为政之道顿减于前，议者惜之。显德元年秋，以疾卒于任。赠检校太师。

史彦超，云州人也。性骁犷，有胆气，累功至龙捷都指挥使。太祖之赴内难，彦超以本军从。国初，与虎捷都指挥使何徽戍晋州，会刘崇与契丹入寇，攻围州城月余，是时本州无帅，知州王万敢不协物情，彦超与何徽协力固拒，累挫敌锋。攻击日急，御捍有备，军政甚严，居人勿扰。及朝廷遣枢密使王峻总兵为援，敌兵宵遁。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赏赐甚厚。未几，授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寻授郑州防御使。刘崇之寇潞州也，车驾亲征，以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高平之战，先登陷阵，以功

授华州节度使，先锋如故。大军至河东城下，契丹营于忻、代之间，遥应贼势，诏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率诸将屯忻州以拒之。彦卿袭契丹于忻口。彦超以先锋军追蕃兵，离大军稍远，贼兵伏发，为贼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诏赠太师，示加等也，仍命优恤其家焉。

史懿，字继美，代郡人也。本名犯太祖庙讳，故改焉。父建瑋，事唐庄宗为先锋都校，《唐书》有传。庄宗之伐镇阳，时建瑋为流矢所中而卒，懿时年甫弱冠，庄宗以其父歿于王事，召拜昭德军使，俄迁先锋左右厢都校，俾嗣其家声。天成中，为涿州刺史。晋初，由赵州刺史迁洺州团练使，寻历亳、凤二州防御使。晋祖以其弟翰尚晋国长公主，故尤所注意。天福中，授彰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开运初，历澶、贝二镇节度使。三年，移镇泾原。未几，契丹入中原，时四方征镇为契丹所召者靡不濡至，惟懿坚壁拒命，仍送款于汉祖。汉有天下，就拜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及赐功臣名号。广顺初，加检校太师、兼侍中，进封邠国公。显德元年春，以抱病归朝。《东都事略·杨廷璋传》：周太祖常谕廷璋图泾帅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诏书，懿受代入朝，遂免祸。

途经洛，卒于其第，年六十三。赠中书令。

王令温，字顺之，瀛州河间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赠太子太师。令温少以武勇称，初隶唐庄宗麾下，稍迁直军校。明宗之为统帅，尝与契丹战于上谷，明宗临阵马逸，为敌所迫，令温乃以所乘马授明宗，而自力战，飞矢连发，敌兵为之稍却。及明宗即位，历迁神武彰圣都校。晋初，自淄州刺史迁洺州团练使。及安重荣称兵于镇州，晋祖以令温为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与都帅杜重威败贼于宗城，以功授亳州防御使，寻拜永清军节度使。属契丹来寇，时令温奉诏入朝，契丹遂陷贝州，其家属

因没于契丹。晋少帝悯之，授武胜军节度使。未几，移镇延州，又迁灵武。汉有天下，复为永清军节度使，寻改安州。国初，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迁镇安军节度使，罢镇归阙。显德三年夏，以疾卒，时年六十有二，诏赠侍中。

周密，字德峰，应州神武川人也。初事后唐武皇为军职。庄宗之平常山，明宗之袭汶阳，密皆从征有功。庄宗平梁，授镇州马军都指挥使。明宗即位，累迁河东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晋天福初，除冀州刺史，累官至检校司徒，入为右羽林统军、检校太保。四年秋，授保大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属部民作乱，密讨平之，寻移镇晋州，加检校太尉。开运中，入拜右龙武统军。三年秋，出镇延州。其年冬，契丹陷中原，延州军乱，立高允权为帅，时密据东城，允权据西城，相拒久之。会汉高祖建义于太原，遣使安抚，密乃弃其城奔于太原，随汉祖归汴，久居于阙下。广顺初，授太子太师致仕。显德元年春卒，时年七十五。

长子锐，仕皇朝为内职。次子广，历诸卫大将军。

李怀忠，字光孝，太原晋阳人。父海，本府军校。怀忠形质魁壮，初事唐庄宗，隶于保卫军。夹城之役，怀忠率先登城，以功补本军副兵马使。庄宗平定山东，累迁保卫军使。天成中，历陕府、许州、沧州都指挥使，遥领辰州刺史。清泰初，以河西蕃部寇钞，命怀忠屯方渠。晋祖受命，以怀忠故人，召典禁兵，三迁护圣左右厢都指挥使，遥领寿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未几，为同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少帝嗣位，入为右羽林统军，改左武卫上将军。广顺中，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诏赠太子太师。

白文珂，字德温，太原人也。曾祖辩。父君成，辽州刺史。文珂初事后唐武皇，补河东牙将，改辽州副使。庄宗嗣位，转

振武都指挥使。天成中，镇州节度使王建立表为本州马步军都指挥使，遥授舒州刺史、检校司空，历青州、魏府都指挥使，历瀛、蔚、忻、代四州刺史。领代州日，兼蕃汉马步都部署。汉高祖镇并门，表为副留守、检校太保。汉国初建，授河中节度使、西南面招讨使、检校太傅。汉祖定两京，改天平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几，镇陕州，检校太师。会河中李守贞叛，诏充河中府行营都部署。时文珂已老，朝议恐非守贞之敌，乃命太祖西征。河中平，文珂授西京留守、河南尹。太祖践阼，加兼中书令，顷之，以太子太师致仕。世宗即位，封晋国公。显德元年，卒于西京，年七十九。辍视朝一日。

子廷诲，仕皇朝，历诸卫将军卒。

白延遇，字希望，太原人也。幼畜于晋之公宫，年十三，从晋祖伐蜀，以趯悍见称。晋有天下，历典禁军，累迁至检校司空。天福中，晋祖在鄴，安重荣叛于镇州，帅众数万诣阙而来，晋祖命杜重威统诸将以御之。时延遇不预其行，乃泣告晋祖，愿以身先，许之。及阵于宗城，延遇率其属先犯之，斩级数十，战既酣，而剑亦折，诸将由是推伏。晋祖闻之，即命中使以宝剑良马赐之。常山平，以功授检校司徒，充马军左厢都校。后出为汾州刺史，迁复州防御使。国初，加检校太保，寻受代归阙。属太祖亲征兗海，以延遇为先锋都校，兗州平，授齐州防御使。岁余，改兗州防御使。在兗二年，为政有闻，人甚安之，州民数百诣阙，乞立德政碑以颂其美。显德二年冬，世宗命宰臣李穀为淮南道军都部署，乃诏延遇为先锋都校。三年春，帅其所部与韩令坤先入扬州，军声甚振，寻命以别部屯于盛唐，前后败淮贼万余众。四年夏，世宗回自寿春，制以延遇为同州节度使，未赴任，复命帅众南征。是年冬，以疾卒于濠州城下。诏赠太尉。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以屠狗为业，善角牴戏。初事伪蜀为军校。唐同光中，庄宗命魏王继岌帅师伐蜀，时景思以所部戍于固镇，首以其城降于继岌，乃授兴州刺史，为贝州行军司马。属契丹攻其城，因陷于幕庭，赵延寿素知其名，令隶于帐下，署为所部壕寨使。开运末，契丹据中原，以景思为亳州防御使。领事之日，会草寇数万攻围其城，景思悉力以拒之。后数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于邻郡，得援军数百，逐其草寇，复有其城，毫民赖以济。汉初，改授邓州行军司马，常郁郁不得志，后受代归阙。乾祐中，命景思为沿淮巡检使，屡挫淮贼。时史宏肇淫刑黷货，多织罗南北富商杀之，夺其财，大开告密之门。景思部下有仆夫，希求无厌，虽委曲待之，不满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见宏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赂，私贮器械，欲为内应。宏肇即令亲吏率三十骑往收之，告者谓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敌也，见便杀之，不然则无及矣。”收骑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两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设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将命释之，引告者面证景思，言受淮南赂。景思曰：“我从人家人并在此，若有十缗贮积，亦是受赂。言我贮甲仗，除官赐外，有一事亦是私贮。”使者搜索其家，惟衣一笥，军籍粮簿而已，乃宽之。景思曰：“使但械系送我入京。”先是，景思别有纪纲王知权者，在京，闻景思被诬，乃见史宏肇曰：“唐景思赤心为国，某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义于朋友，被此诬罔，何以伸陈。某请先下狱，愿公追劾景思，免至冤横。”宏肇愍之，令在狱，日与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颖、亳之人随至京师，众保证之。宏肇乃令鞠告事者，具伏诬陷，即斩之，遂奏释景思。

显德初，河东刘崇帅众来寇，世宗亲总六师以御之。及阵

于高平，景思于世宗马前距踊数四，且曰：“愿赐臣坚甲一联，以观臣之效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阵所得降军数千人，署为效顺指挥，命景思董之，使于淮上。三年春，世宗亲征淮甸，景思继有战功，乃命遥领饶州刺史。未几，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帅众攻围濠州。四年冬，因力战，为贼锋所伤，数日而卒。世宗甚悯之，诏赠武清军节度使。

史臣曰：自古为人臣者，望重则必危，功崇则难保，自非贤者，畴能免之。况王鄴帅昧明哲之规，周太祖乃雄猜之主，欲无及祸，其可得乎！自福进而下，皆将帅之英也，拥旌作翰，谅亦宜然。惟彦超以捍寇而没，可不谓忠乎！

## 列传五

赵晖，字重光，澧州人也。弱冠以骁果应募，始隶于庄宗帐前，与大梁兵经百余战，以功迁马直军使。同光中，从魏王破蜀，命晖分统所部，南戍蛮陬。明宗即位，征还，授禁军指挥使。晋有天下，参掌卫兵，从马全节围安陆，佐杜重威战宗城，皆有功，改奉国指挥使。开运末，以部兵屯于陕，属契丹入汴，慨然有愤激之意。及闻汉祖建义于并门，乃与部将王晏、侯章戮力叶谋，逐契丹所命官属，据有陕州，即时驰骑闻于汉祖。《通鉴》：契丹主赐赵晖诏，即以为保义留后。晖斩契丹使者，焚其诏，遣支使河间赵矩奉表晋阳。

汉祖乃命晖为保义军节度、陕虢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汉祖之幸东京，路出于陕，晖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飞达于行宫，君臣之义如旧结焉，旋加检校太尉。乾祐初，移镇凤翔，加同平章事。属王景崇叛据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即命晖为西南面行营都部署，统兵以讨之。时李守贞叛于蒲，赵思绾据于雍，与景崇皆递相为援，又引蜀军出自大散关，势不可遏。晖领兵数千，数战而胜，然后堑而围之。晖屡使人挑战，贼终不出，乃潜使千余人，于城南一舍之外，擐甲执兵，伪为蜀兵旗帜，循南山而下，诈令诸军声言川军至矣。须臾，西南尘起，城中以为信，乃令数千人溃围而出，以为应援，晖设伏而待，一鼓而尽殪之。自是景崇胆破，不复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检校太保、兼侍中。国初，就加兼中书令。三年春，拜章请觐，诏

从之，入朝授归德军节度使。显德元年，受代归阙，以疾告老，授太子太师致仕，进封秦国公。寻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赠尚书令。

王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节度使，封韩王，《晋书》有传。守恩以门廕，幼为内职，迁怀、卫二州刺史，后历诸卫将军。开运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时因假告归于潞。时潞州节度使张从恩惧契丹之盛，将朝于契丹。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请权为巡检使。从恩既去，守恩以潞城归于汉祖，仍尽取从恩之家财。《通鉴》云：从恩以副使赵行迁知留后，牒守恩权巡检使，与高防佐之。高防与守恩谋，遣指挥使李万超白昼率众大噪，斩赵行迁，推守恩权知昭义留后。守恩杀契丹使者，举镇来降。《宋史·李万超传》云：张从恩将弃城归契丹，会前骁卫将军王守恩服丧私第，从恩即委以后事遁去。及契丹使至，专领郡务，守恩遂无所预，万超奋然谓其部下曰：“我辈垂饵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杀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勋业，汝曹能乎？”众皆跃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噪入府署，杀其使，推守恩为帅，列状以闻。汉祖从其请，乃命史宏肇统兵，先渡河至潞，见万超，语之曰：“收复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杀守恩，以公为帅，可乎？”万超对曰：“杀契丹使以推守恩，盖为社稷计耳，今若贼害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宏肇大奇之。

汉祖即以守恩为昭义军节度使。汉有天下，移镇邠宁，加同平章事。乾祐初，迁永兴军节度使。时赵思绾已据长安，乃改授西京留守。

守恩性贪鄙，委任群小，以掊敛为务，虽病废残癯者，亦不免其税率，人甚苦之。洛都尝有豪士，为二姓之会，守恩乃与伶人数辈夜造，自为贺客，因获白金数笏而退。太祖回自河

中，驻军于洛阳，诏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惧。而洛人有曾为守恩非理割剥者，皆就其第征其旧物，守恩一一偿之。及赴阙，止奉朝请而已。乾祐末，既杀史宏肇等，汉少帝召群臣上殿以谕之，时守恩越班而扬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觉矣。”其出言鄙俚如此。

国初，授左卫上将军。显德初，改右金吾卫上将军，封许国公。二年冬，异疾归洛而卒。《五代史补》：周高祖为枢密，凤翔、永兴、河中三镇反，高祖带职出讨之，回戈路由洛阳。时王守恩为留守，以使相自专，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高祖遥见大怒，且疾驱入于公馆。久之，始令人传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时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谓曰：“王守恩乘檐子俟吾，诚无礼也，安可久为留守，汝宜急去代之。”文珂不敢违，于是即时礼上。顷之，吏驰去报守恩曰：“白侍中受枢密命，为留守讫。”守恩大惊，奔马而归，但见家属数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观。其亦有乘便号叫索取贷钱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数，立命偿之，家财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为理。

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县人。太子太师致仕勅之犹子也。父延斌，左武卫大将军致仕，年九十余卒。知濬仕梁为天兴军使。同光末，勅镇昭义，时庄宗用唐朝故事，以黄门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明宗鄴城之变，诸镇多杀监军。时监潞者惧诛，欲诱镇兵谋变，知濬伏甲于室，凌晨监军来谒，执而杀之，军城遂宁。明宗嘉之，洎勅罢镇，以知濬为泽州刺史，入为左骁卫大将军。长兴、清泰中，历唐、复、成三郡刺史。晋高祖即位，用为奉国右厢都指挥使，领舒州刺史，从征范延光于鄴，迁宿州团练使，俄改陇州防御使。开运中，移刺

凤州，累官至检校太傅。河池据关防之要，密迩邛、蜀，兵少势孤，知濬抚士得宜，人皆尽力，故西疆无牧圉之失。契丹主称制，署滑州节度使。汉祖受命，自镇入朝。隐帝嗣位，授密州防御使，逾岁，以疾受代归朝。广顺三年冬，卒于京师。

王继宏，冀州南宫人。少尝为盗，攻剽闾里，为吏所拘，械系于镇州狱，会赦免死，配隶本军，时明宗作镇，致之麾下。晋高祖为明宗将，署为帐中小校。天福中，为六宅副使。性负气不逊，禁中与同列忿争，出配义州军。岁余，为奉国指挥使，从契丹主至相州，遂令以本军戍守。契丹主留高唐英为相州节度使。唐英善待继宏，每候其第，则升堂拜继宏之母，赠遗甚厚，倚若亲戚，又给以兵仗，略无猜忌。会契丹主死，汉祖趋洛，唐英遣使归款，汉祖大悦，将厚待唐英。使未回，继宏与指挥使樊晖等共杀唐英，继宏自称留后，令判官张易奉表于汉祖。人或责以见利忘义，继宏曰：“吾侪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贵，毕世以来，未可得志也。”及汉祖征杜重威至德清军，继宏来朝，乃正授节旄。是岁，就加检校太傅。节度判官张易，每见继宏不法，必切言之，继宏以为轻己。乾祐中，因事诬奏杀之，寻又害观察推官张制。汉末，移镇贝州，就加检校太尉。广顺初，加同平章事。三年六月，移镇河阳，会永寿节入觐，遇疾卒于京师，诏赠侍中。

子永昌，仕皇朝，历内诸司使。

冯晖，魏州人也。始为效节军士，拳勇骑射，行伍惮之，初事杨师厚为队长。唐庄宗入魏，以银枪效节为亲军，与梁人对垒河上，晖以犒给稍薄，因窜入南军，梁将王彦章置之麾下。庄宗平河南，晖首罪，赦之。从明宗征潞州，诛杨立有功。又从魏王继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时荆州高季兴叛，以兵攻其城，晖拒之，屡败荆军。长兴中，为兴州刺史，以乾渠为

治所。会两川叛，蜀人来侵，晖以众寡不敌，奔归凤翔，朝廷怒其失守，诏于同州衙职安置。未几，从晋高祖讨蜀，蜀人守剑门，领部下兵逾越险阻，从他道出于剑门之左掩击之，杀守兵殆尽。会晋祖班师，朝廷以晖为澶州刺史。晋天福初，范延光据鄴叛，以晖为马步都将，孙锐为监军，自六明镇渡河，将袭滑台，寻为官军所败，晖退归鄴，为延光城守。明年秋，晖因出战而降，授滑州节度使、检校太傅。鄴平，移镇灵武。初，张希崇镇灵州，以久在蕃，颇究边事，数年之间，侵盗并息。希崇卒，未有主帅，蕃部寇钞，无复畏惮，朝廷以晖强暴之名闻于遐徼，故以命之。及晖到镇，大张宴席，酒馔丰备，部众告醉，争陈献贺，晖皆以锦彩酬之，蕃情大悦。党项拓拔彦昭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晖至来谒，厚加待遇，仍为治第，丰其服玩，因留之不令归部。河西羊马，由是易为交市。晖期年得马五千匹，而蕃部归心，朝议患之。《隆平集·药元福传》：西戎三族攻灵州，命元福佐朔方节度使冯晖讨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无水草，谓之“旱海”。携粮至，晖食尽，诘朝行四十里，而敌骑数万扼要路。晖大惧，遣人致赂求成，虽许，及日中犹未决。晖曰：“奈何？”元福曰：“彼正欲困我耳，察其势，敌虽众，特依西山而阵者，其精兵也，请以骁锐先薄西山，彼或少怯，当举黄旗为识。”晖善其谋，斩馘殆尽。

晋开运初，桑维翰辅政，欲图大举以制北方，命将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帅也。惟晖不预其数，乃上章自陈，且言未老可用，而制书见遗。诏报云：“非制书忽忘，实以朔方重地，蕃部窥边，非卿雄名，何以弹压！比欲移卿内地，受代亦须奇才。”晖得诏甚喜，又达情乞移镇邠州，即以节旄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陕州，晖献马千匹、驼五百头。在陕未几，除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兼领河阳，即以王令温为灵武节度使。晖既典禁兵，

兼领近镇，为朝廷縻留，颇悔离灵武。及冯玉、李彦韬用事，晖善奉之，未几，复以晖为朔方节度使，加检校太师。汉高祖革命，就加同平章事。隐帝嗣位，加兼侍中。国初，加中书令，封陈留王。广顺三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赠卫王。

子继业，朔方衙内都虞候。晖亡，三军请知军府事，因授检校太保，充朔方兵马留后。皇朝乾德中，移于内地，今为同州节度使。

高允权，延州人。祖怀迁，本郡牙将。怀迁生二子，长曰万兴，次曰万金，梁、唐之间为延州节度使，卒于镇。允权即万金子也。虽出于将门，不娴武艺，起家为义川主簿，历肤施县令，罢秩归延州之第。晋开运末，以周密为延帅，延有东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涧。及契丹入汴，一日，州兵乱，攻密，密固守东城。乱兵既无帅，亦无敢为帅者，或曰：“取高家西宅郎君为帅可也。”是夜未曙，允权方寝，乱军排闥，请知留后事，遂居于西城，与密相拒数日。河东遣供奉官陈光穗宣抚河西，允权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密弃东城而去。汉祖遣使就加允权检校太傅，仍正授旄钺。汉祖入汴，允权屡修贡奉。隐帝即位，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允权与夏州李彝兴不协，其年李守贞据河中叛，密构彝兴为援，及朝廷用兵夏州，军逼延州，允权上章论列，彝兴亦纷然自诉，朝廷赐诏和解之。太子太师致仕刘景岩，允权妻之祖也，退老于州之别墅。景岩旧事高氏为牙校，亦尝为延帅，甚得民心。景岩以允权婚家后辈，心轻之。允权恆忌其强，是岁冬，尽杀景岩之家，收其家财万计，以谋叛闻，朝廷不能辨。关西贼平，方面例覃恩命，就加允权检校太师。

太祖即位，加兼侍中。广顺三年春卒，其子绍基匿丧久之，又擅主军政，欲邀承袭。观察判官李彬以为不可，当听朝旨。

绍基与群小等恶其异议，乃杀彬，给奏云：“彬结构内外，谋杀都指挥使及行军副使，自据城池，已诛戮讫，其妻子及诸房骨肉，寻令捕系次。”太祖闻之，诏并释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后朝廷令六宅使张仁谦往巡检，绍基乃发丧以闻。辍视朝两日。

折从阮，字可久，本名从远，避汉高祖旧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云中。父嗣伦，为麟州刺史，累赠太子太师。从阮性温厚，弱冠居父丧，以孝闻。唐庄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诸部屡为边患，起从阮为河东牙将，领府州副使。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长兴初，入朝，明宗以从阮洞习边事，加检校工部尚书，复授府州刺史。晋高祖起义，以契丹有援立之恩，赂以云中、河西之地，从阮由是以郡北属。既而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人心大扰，从阮因保险拒之。晋少帝嗣位，北绝边好，乃遣使持诏谕从阮令出师。明年春，从阮率兵深入边界，连拔十余寨。开运初，加检校太保，迁本州团练使。其年，兼领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契丹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汉祖建号晋阳，引兵南下，从阮率众归之。寻升府州为永安军，析振武之胜州并沿河五镇以隶焉。授从阮光禄大夫、检校太尉、永安军节度、府胜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仍赐功臣名号。乾祐元年，加特进、检校太师。明年春，从阮举族入觐，朝廷命其子德宸为府州团练使，授从阮武胜节度使。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寻移镇滑州，又改陕州。二年冬，授静难军节度使。世宗即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请代，优诏许之。显德二年冬，赴阙，行次西京，以疾卒，时年六十四。制赠中书令。

王饶，字受益，庆州华池人也。父柔，以饶贵，累赠太尉。饶沉毅有才干，始事晋高祖。天福初，授控鹤军使，稍迁奉国

军校，累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六年，从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检校司空，迁本军都校，领郢州刺史。时安从进叛于襄阳，晋祖命高行周率兵讨之，以饶为行营步军都指挥使，贼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复入为奉国都校，加检校司徒，领钦州刺史。未几，改本军右厢都指挥使，领阆州团练使。晋末，契丹据中原，汉祖建义于晋阳，寻克复诸夏，惟常山郡为契丹所据，时饶在其郡，乃与李筠、白再荣之侑承间窃发，尽逐其党。汉祖嘉之，授鄜州观察留后，加光禄大夫，赐爵开国侯，复移授镇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傅。国初，就加同平章事，赐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显德初，以郊丘礼毕，加检校太尉，移镇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军节度使。满岁受代，入奉朝请。显德四年冬，以疾卒于东京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国公。饶性宽厚，体貌详雅，所莅藩镇，民皆便之。每接宾佐，必怡声缓气，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孙方谏，鄆州清苑县人也。本名方简，广顺初，以犯庙讳，故改焉。定州西北二百里狼山，山上有堡，边人赖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孙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声言尸不坏，因复以衣襟，瞻礼信奉，有同其生。方谏即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众不食荤茹，其党推之为寨主。晋开运初，定帅表为边界游奕使。《宋史·孙行友传》：方谏惧主帅捕逐，乃表归朝，因署为东北面招收指挥使，且赐院额曰胜福。每契丹军来，必率其徒袭击之，铠仗畜产所得渐多，人益依以避难焉。易定帅闻于朝，因以方谏为边界游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御侵轶。多所杀获，乘胜入祁沟关，平庸城，破飞狐寨，契丹颇畏之。

求请多端，因少不得志，潜通于契丹。契丹之入中原也，以方谏为定州节度使，寻以其将耶律忠代之，改方谏云州节度

使。方谏恚愤，与其党归狼山，不受契丹命。汉初，契丹隳定州城垒，烧爇庐舍，尽驱居民而北，中山为之一空。方谏自狼山率其部众回保定州，上表请命，汉祖嘉之，即授以节钺，累官至使相。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几，改华州节度使。朝廷以其弟行友为定州留后，《宋史》云：行友上言，侦得契丹离合，愿得劲兵三千，乘间平定幽州。乃移方谏镇华州，以行友为定州留后。

又以弟议为德州刺史，兄弟子侄职内廷者凡数人。世宗嗣位，史彦超代之，车驾驻蹕于并门，方谏自华觐于行在，从大驾南巡，以疾就医于洛下。寻授同州节度使，加兼中书令，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阳，年六十二。辍视朝两日，诏赠太师。

其弟行友继为定州节度。皇朝乾德中，以其妖妄惑众，诏毁狼山佛寺，迁其尼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以行友为诸卫大将军，自是祆徒遂息焉。《续通鉴长编》：建隆二年八月，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孙行友，在镇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党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上不许，行友惧，乃缮治甲兵，将弃其帑，还据山寨以叛。兵马都监乐继能密奏其事，上遣阁门副使武怀节驰骑会镇、赵之兵，伪称巡边，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觉。既而出诏示之，令举族归朝，行友仓皇听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维岳即讯得实。己酉，制削夺行友官爵，禁锢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弟易州刺史方进、侄保塞军使全晖，皆诣阙待罪，诏释之。

史臣曰：昔晋之季也，敌骑长驱，中原无主，汉祖虽思拯溺，未果图南。赵暉首变陕郊，同扶义举，汉之兴也，暉有力焉，命以作藩，斯无愧矣。守恩乘时效顺，虽有可观，好利残民，夫何足贵！允权、方谏，因版荡之世，窃屏翰之权，比夫

旧五代史

·1046·

画云台之功臣，何相去之远也！

## 列传六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为农为儒，不恆其业。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天祐中，刘守光署为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访于僚属，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置于狱中，寻为人所救免。守光败，遁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承业重其文章履行，甚见待遇。时有周元豹者，善人伦鉴，与道不洽，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公不可过用。”时河东记室卢质闻之曰：“我曾见杜黄裳司空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寻荐为霸府从事，俄署太原掌书记，时庄宗并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庄宗与梁军夹河对垒，一日，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庄宗怒曰：“孤为效命者设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镇，令三军别择一人为主，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遽命道对面草词，将示其众。道执笔久之，庄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对曰：“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韬入谢，因道为之解焉，人始重其胆量。庄宗即位鄴宫，除省郎，充翰林学士，自绿衣赐紫。梁平，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丁父忧，持服于景城。《谈苑》：道闻父丧，即徒步见星以行，家人从后持衣囊追及

之。

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焉。时契丹方盛，素闻道名，欲掠而取之，会边人有备，获免。

明宗入洛，遽谓近臣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重诲曰：“近除翰林学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谙委，甚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学士，端明之号，自道始也。未几，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道寻知之，召赞谓曰：“《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聊，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欧阳史》云：《兔园策》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困学纪闻》云：《兔园策》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策》谓此也。

复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进《贺平中山王都表》云，“复真定之逆贼”。道让琪曰：“昨来收复定州，非真定也。”琪昧于地理，顿至折角。其后百僚上明宗徽号凡三章，道自为之，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漓之态。继改门下侍郎、户部吏部尚书、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加尚书左仆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谒既退，明宗顾谓侍臣曰：“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

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天成、长兴中，天下屡稔，朝廷无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访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记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径井陘之险，忧马有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果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他日又问道曰：“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忆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糶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诗甚好。”遂命侍臣录下，每自讽之。道之发言简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版，流布天下，后进赖之。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为山陵使，礼毕，出镇同州，循故事也。道为政闲澹，狱市无挠。一日，有上介胡饶，本出军吏，性粗犷，因事诟道于牙门，左右数报不应。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开尊设食，尽夕而起，无挠愠之色。未几，入为司空。

及晋祖入洛，以道为首相。二年，契丹遣使加徽号于晋祖，晋祖亦献徽号于契丹，谓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无难色。晋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谈苑》云：道与诸相归中书，食讫，外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变手战，道取纸一幅，署云：“道去。”即遣写敕进，堂吏泣下。道遣人语妻子，不复归家，即日舍都亭驿，不数日北行。晋祖饯宴，语以家国之故，烦耆德远使，自酌卮酒赐之，泣下。

及行，将达西楼，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无迎宰相之礼。”因止焉，其名动远俗也如此。《谈苑》云：契丹赐其臣牙笏及腊日赐牛头者为殊礼，道皆得之，作诗以纪曰：“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契丹主甚喜，遂潜谕留意，道曰：“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道在契丹，凡得所赐，悉以市薪炭，征其意，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当为之备。”若将久留者。契丹感其意，乃遣归，道三上表乞留，固遣乃去，犹更住馆中月余。既行，所至留驻，凡两月方出境，左右语道曰：“当北土得生还，恨无羽翼，公独宿留，何也？”道曰：“纵急还，彼以筋脚马，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脱，但徐缓即不能测矣。”众乃服。四年二月，始至京师。

及还，朝廷废枢密使，依唐朝故事，并归中书，其院印付道，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寻加司徒、兼侍中，进鲁国公。晋祖曾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晋祖颇可其说。道尝上表求退，晋祖不之览，先遣郑王就省，谓曰：“卿来日不出，朕当亲行请卿。”道不得已出焉。当时宠遇，无与为比。

晋少帝即位，加守太尉，进封燕国公。道尝问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说？”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为是，不同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圣人也，犹为叔孙武叔所毁，况道之虚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终不易。后有人问道于少帝曰：“道好平时宰相，无以济其艰难，如禅僧不可呼鹰耳！”由是出道为同州节度使。岁余，移镇南阳，加中书令。契丹入汴，道自襄、邓召入，契丹主从

容问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后衣冠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是岁三月，随契丹北行，与晋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比主卒，永康王代统其众。及北去，留其族嘉里以据常山。时汉军愤激，因共逐出嘉里，寻复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抚，因事从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为，皆诸将之力也。”道以德重，人所取则，乃为众择诸将之勤宿者，以骑校白再荣权为其帅，军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囊装以赎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访其家以归之。又，契丹先留道与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岁闰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诏追崧，令选朝士十人赴木叶山行事。北帅满达勒召道等至帐所，欲谕之，崧偶先至，知其意，惧形于色。满达勒将以明日与朝士齐遣之，崧乃不俟道，与凝先出，既而相遇于帐门之外，因与分首俱归。俄而李筠等纵火与契丹交斗，鼓槩相及。是日若齐至，与满达勒相见，稍或踌躇，则悉为俘矣。时论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阴报昭感，多此类也。

及自常山入觐，汉祖嘉之，拜守太师。《洛阳搢绅旧闻记》：赠大监张公璨，汉祖即位之初为上党戎判。汉祖在北京时，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贸易及民间盗用之，如有牛死，即时官纳其皮，其有犯者甚众。及即大位，三司举行请禁天下牛皮法，与河东时同，天下苦之。会上党民犯牛皮者二十余人，狱成，罪俱当死。大监时为判官，独执曰：“主上钦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请，二十余人死尚间可，使天下犯者皆衔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藉牛皮，严禁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时三司使方用事，执政之地，除冯瀛王外皆恶之，曰：“岂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诏敕！”

力言于汉祖。汉祖亦怒曰：“昭义一判官，是何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敕俱死。大监以非毁诏敕，亦死。”敕未下，独瀛王非时请见。汉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东时，断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足为陛下惜。昭义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禄，居陛下官，不惜躯命，敢执而奏之，可赏不可杀。臣当辅弼之任，使此敕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当诛。”稽首再拜。又曰：“张璨不合加罪，望加敕赦之。”汉祖久之曰：“已行之矣。”冯瀛王曰：“敕未下。”汉祖遽曰：“与赦之。”冯曰：“勒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敕，记其略曰：“三司邦计，国法攸依，张璨体事未明，执理乖当，宜停见职，犯牛皮者贷命放之。”大监听宣敕讫，闻敕云“执理乖当”，尚曰：“中书自不能执理，若一一教外道判官执理，则焉用彼相乎！”

乾祐中，道奉朝请外，平居自适。一日，著《长乐老自叙》云：

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长乐二郡，历代之名实，具载于国史家牒。余先自燕亡归晋，事庄宗、明宗、闵帝、清泰帝，又事晋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据汴京，为北主所制，自镇州与文武臣僚、马步将士归汉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顾以久叨禄位，备历艰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亡曾祖讳湊，累赠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国太夫人；亡祖讳炯，累赠至太师，亡祖母褚氏，追封吴国太夫人；亡父讳良建，秘书少监致仕，累赠至尚书令，母张氏，追封魏国太夫人。

余阶自将仕郎，转朝议郎、朝散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职自幽州节度巡官、河东节度巡官、掌书记，再为翰林学士，改授端明殿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太微宫使，再为宏文馆大学士，又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南郊大礼使、明宗皇帝晋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国军节度、同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一为长春宫使，又授武胜军节度、邓随均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官自摄幽府参军、试大理评事、检校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又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正官自行台中书舍人，再为户部侍郎，转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再为门下侍郎、刑部吏部尚书、右仆射，三为司空，两在中书，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赐私门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汉太师。爵自开国男至开国公、鲁国公，再封秦国公、梁国公、燕国公、齐国公。食邑自三百户至一万一千户，食实封自一百户至一千八百户。勋自柱国至上柱国。功臣名自经邦致理翊赞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时处顺守义崇静功臣、崇仁保德宁邦翊圣功臣。

先娶故德州户掾褚诤女，早亡，后娶故景州弓高县孙明府诤师礼女，累封蜀国夫人。亡长子平，自秘书郎授右拾遗、工部度支员外郎；次子吉，自秘书省校书郎授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郎中；第三子可，自秘书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户部员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义，自秘书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军衙内都指挥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议郎、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协律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军节度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太仆丞。长女适故兵部崔侍郎诤衍子太仆少卿名绚，封万年县君；三女子早亡。二孙幼亡。唐长兴二年敕，瀛州景城县庄来苏乡改为元辅乡，朝汉里为孝行里。洛南庄贯河南府洛阳县三州乡灵台里，奉晋天福五年敕，三州乡改为上相乡，灵台里改为中台里，时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敕，上相乡改为太尉乡，中台里改为侍中里，时守太

尉、兼侍中。

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无以珠玉含，当以时服敛，以簠籩葬，及择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杀生也，当以不害命之物祭。无立神道碑，以三代坟前不获立碑故。无请谥号，以无德故。又念自宾佐至王佐及领藩镇时，或有微益于国之事节，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咏，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编于家集，其间见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有庄、有宅、有群书，有三子可以袭其业。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有孙，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时乾祐三年硃明月长乐老叙云。

及太祖平内难，议立徐州节度使刘赞为汉嗣，遣道与秘书监赵上交、枢密直学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寻与赞自徐赴汴，行至宋州，会澶州军变。枢密使王峻遣郭崇领兵至，屯于衙门外，时道与上交等宿于衙内。是日，赞率左右甲士阖门登楼，诘崇所自，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变，以为道所卖，皆欲杀道等以自快。赵上交与王度闻之，皆惶怖不知所为，惟道偃仰自适，略无惧色，寻亦获免焉。道微时尝赋诗云：“终闻海

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验矣。《青箱杂记》载冯道诗全篇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广顺初，复拜太师、中书令，太祖甚重之，每进对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为山陵使。会河东刘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议欲亲征，道谏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并是太宗亲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冯道何相少也！”乃罢。及世宗亲征，不及扈从，留道奉太祖山陵。时道已抱疾。及山陵礼毕，奉神主归旧宫，未及祔庙，一夕薨于其第，时显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闻之，辍视朝三日，册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谥曰文懿。

道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平生甚勤俭。逮至末年，闺庭之内，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荡，道不能制，识者以其不终令誉，咸叹惜之。《五代史补》：冯道之镇同州也，有酒务吏乞以家财修夫子庙，道以状付判官参详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绝书判后云：“荆棘森森绕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惭惶也大难。”道览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创之。冯瀛王道之在中书也，有举子李导投贖所业，冯相见之，戏谓曰：“老夫名道，其来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谓不知，然亦名导，于礼可乎？”李抗声对曰：“相公是无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导字，何谓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无寸，诸事亦无寸，吾子可谓知人矣。”了无怒色。冯吉，瀛王道之子，能弹琵琶，以皮为弦，世宗尝令弹于御前，深欣善之，因号其琵琶曰“绕殿雷”也。道以其惰业，每加谴责，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与客饮，必使庭立而弹之，曲罢或赐以束

帛，命背负之，然后致谢。道自以为戒勩极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无可奈何，叹曰：“百工之司艺而身贱，理使然也。此子不过太常少卿耳。”其后果终于此。

史臣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盖谓此也。

## 列传七

卢文纪，字子持，京兆万年人。案：此下有阙文。

长兴末，为太常卿。文纪形貌魁伟，语音高朗，占对铿锵，健于饮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时唐末帝为岐帅，以主礼待之，观其仪形旨趣，遇之颇厚。清泰初，中书阙辅相，末帝访之于朝，左右曰：“臣见班行中所誉，当大拜者，姚顛、卢文纪、崔居俭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书当时清望达官数人姓名，投琉璃瓶中，月夜焚香，祷请于天，旭旦以箸挟之，首得文纪之名，次即姚顛。末帝素已奇待，欢然命之，即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姚顛同升相位。时朝廷兵革之后，宗社甫宁，外寇内侵，强臣在境。文纪处经纶之地，无辅弼之谋，所论者爱憎朋党之小瑕，所纠者铨选拟抡之微类。时有蜀人史在德为太常丞，出入权要之门，评品朝士，多有讥弹，乃上章云：“文武两班，宜选能进用。见在军都将校、朝廷士大夫，并请阅试澄汰，能者进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书，文纪以为非己，怒甚，召谏议大夫卢损为覆状，辞旨芜漫，为众所嗤。三年夏，晋祖引契丹拒命，既而大军挫衄，官寨受围。八月，亲征，过徽陵，拜于阙下，休于仗舍。文纪扈从，帝顾谓之曰：“朕闻主忧臣辱，予自凤翔来，首命卿为宰相，听人所论，将为便致太平，今寇孽纷纷，令万乘自行战贼，于汝安乎？”文纪惶恐致谢。时末帝季年，天夺其魄，声言救寨，其实倦行。初次河阳，召文纪、张延朗谋议。

文纪曰：“敌骑倏往忽来，无利则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况已有三处救兵，可以不战而解。使人督促，责以成功，輿驾且驻河桥，详观事势，况地处舟车之要，正当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围，去亦非晚。”会延朗与赵延寿款密，傍奏曰：“文纪之言是也。”故令延寿北行，末帝坐俟其败。

晋祖入洛，罢相为吏部尚书，再迁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汉祖登极，转太子太师。时朝官分司在洛，虽有留台御史，纪纲亦多不整肃，遂敕文纪别令检辖。侍御史赵砺及纠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疏忽者，杨邠怒，凡疾病不在朝谒者，皆与致仕官。时文纪别令检辖之职，颇甚滋章，因疾请假，复为留台所奏，遂以本官致仕。《欧阳史》：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

广顺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赠司徒，辍视朝一日。文纪平生积财巨万，及卒，为其子龟龄所费，不数年间，以至荡尽，由是多藏者以为诫焉。

马裔孙，字庆先，棣州商河人。案：此下有阙文。

唐末帝即位，用为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赐金紫，未岁，改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皆带禁职。寻拜中书侍郎、平章事。裔孙纯儒，性多凝滞，遽登相位，未悉朝廷旧事。初，冯道罢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为加官，无单拜者，是时朝议率尔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参大政”；又云“合受册”。众言籍籍。卢文纪又欲祭祀时便令扫除，冯道闻之曰：“司空扫除，职也，吾无所惮。”既而知非乃止。刘昫为仆射，性刚，群情嫉之，乃共赞右常侍孔昭序论行香次第，言：“常侍侍从之臣，行立合在仆射之前。”疏奏，下御史台定例。同光已来，李琪、卢质继为仆射，质性轻脱，不能守师长之体，故昭序轻言。裔孙以群情不悦刘昫、冯道，欲微

抑之，乃责台司，须检则例，而台吏言：“旧不见例，据南北班位，即常侍在前。”俄属国忌，将就列未定，裔孙即判台状曰：“既有援据，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刘昫怒，挥袂而退。自后日责台司定例，崔居俭谓南宮同列曰：“从昭序言语，是朝廷人总不解语也。且仆射师长也，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况仆射乎。已前骑省年深，望南宮二侍郎如仰霄汉，痴人举止，何取笑之深耶！”众闻居俭言，纷议稍息。文士晒裔孙堂判有“援据”二字，其中书百职，裔孙素未谙练，无能专决，但署名而已。又少见宾客，时人目之为“三不开”，谓口不开、印不开、门不开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怀州，裔孙留司在洛。未几，赵德钧父子有异志，官寨危急，君臣计无所出。俄而裔孙自洛来朝，众相谓曰：“马相此来，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献绫三百匹，卒无献可之言。晋祖受命，废归田里。

裔孙好名，慕韩愈之为人，尤不重佛。及废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长寿僧舍读佛书，冀申冥报。岁余枕藉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又纂诸经要言为《佛国记》，凡数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傅奕、韩愈为高识，何前倨而后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孙笑而答曰：“佛佞予则多矣。”李崧相晋，用李专美为赞善，裔孙以宾客致仕，专美转少卿，裔孙得太子詹事。晋、汉公卿以裔孙好为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即位，就加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在洛。每闭关养素，惟事讴吟著述。嗜八分书，题尺酬答，必亲札以炫其墨迹。裔孙将卒之前，睹白虺缘于庭槐，驱之失所在，裔孙感赋鹏之文，作《槐虫赋》以见志。广顺三年秋七月，卒于洛阳。诏赠太子少傅，辍视朝一日。

裔孙初为河中从事，因事赴阙，宿于逻店。其地有上逻神祠，夜梦神见召，待以优礼，手授二笔，其笔一大一小，觉而异焉。及为翰林学士，裔孙以为契鸿笔之兆。旋知贡举，私自谓曰：“此二笔之应也。”洎入中书上事，堂吏奉二笔，熟视大小如昔时梦中所授者。及卒后旬日，有侍婢灵语，一如裔孙声气，处分家事，皆有伦理，时人奇之。

和凝，字成绩，汶阳须昌人也。九代祖逢尧，唐高宗时为监察御史，自逢尧之下，仕皆不显。曾祖敞、祖濡皆以凝贵，累赠太师。父矩，赠尚书令。矩性嗜酒，不拘礼节，虽素不知书，见士未尝有慢色，必罄家财以延接。凝幼而聪敏，姿状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学，书一览者咸达其大义。年十七举明经，至京师，忽梦人以五色笔一束以与之，谓曰：“子有如此才，何不举进士？”自是才思敏赡，十九登进士第。滑帅贺瑰知其名，辟置幕下。凝善射。时瑰与唐庄宗相拒于河上，战胡柳陂，瑰军败而北，惟凝随之，瑰顾曰：“子勿相随，当自努力。”凝对曰：“丈夫受人知，有难不报，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骑士来逐瑰，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应弦而毙，瑰获免。既而谓诸子曰：“昨非和公，无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气，后必享重位，尔宜谨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声望益隆。后历郢、邓、洋三府从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历礼部、刑部员外郎，改主客员外郎、知制诰，寻诏入翰林充学士，转主客郎中充职，兼权知贡举。贡院旧例，放榜之日，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时议以为得人。《澠水燕谈》：范质初举进士，时和凝知贡举，凝尝以宰辅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览质文，尤加赏叹，即以第十三名处之，场屋间谓之“传衣钵”，若禅宗之相付授也。后质果继凝登相位。

明宗益加器重，迁中书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学士。

晋有天下，拜端明殿学士，兼判度支，转户部侍郎，会废端明之职，复入翰林充承旨。晋祖每召问以时事，言皆称旨。五年，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晋高祖将幸鄴都，时襄州安从进反状已彰，凝乃奏曰：“车驾离阙，安从进或有悖逆，何以待之？”晋高祖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夺人之心，临事即不及也。欲预出宣敕十数道，密付开封尹郑王，令有缓急即旋填将校姓名，令领兵击之。”晋高祖从之。及闻唐、邓奏报，郑王如所敕，遣骑将李建崇、监军焦继勋等领兵讨焉，相遇于湖阳，从进出于不意，甚讶其神速，以至于败，由凝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仆射。开运初，罢相守本官，未几，转左仆射。汉兴，授太子太保。国初，迁太子太傅。显德二年秋，以背疽卒于其第，年五十八。辍视朝两日，诏赠侍中。

凝性好修整，自释褐至登台辅。车服仆从，必加华楚，进退容止伟如也。又好延纳后进，士无贤不肖，皆虚怀以待之，或致其仕进，故甚有当时之誉。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

《宋朝类苑》：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纂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纂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

长子峻，卒于省郎。次子岷，《锦绣万花谷》：范蜀公《蒙求》云：和岷，晋相和凝之子。岷生，会凝入翰林、加金紫、

知贡举，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美。

仕皇朝为司勋员外郎。

苏禹珪，字元锡，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为郡人也。父仲容，以儒学称于乡里，唐末举《九经》，补广文助教，迁辅唐令，累赠太师。禹珪性谦和，虚襟接物，克构父业，以五经中第，辟辽州倅职，历青、郢从事，转潞、并管记，累检校官至户部郎中。汉高祖作镇并门，奏为兼判。开运末，契丹入汴，汉祖即位于晋阳，授中书侍郎平章事。汉祖輓阼，兼刑部尚书，俄加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汉祖大渐，与苏逢吉、杨郁等受顾命，立少主。明年，转左仆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内难，禹珪遁入都城，为兵士所掳。翼日，太祖令人求之，既见，抚慰甚至，寻复其位。国初，加守司空，寻罢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国公，未几，受代归第。显德三年正月旦，与客对食之际，暴疾而卒，时年六十二。禹珪纯厚长者，遭遇汉祖，及苏逢吉夷灭，禹珪恬然无咎，时人以为积善之报也。

子德祥，登进士第，累历台省。

景范，淄州长山人。案：此下有阙文。据《世宗纪》，景范父名初，以户部郎中致仕。

世宗之北征也，命为东京副留守。车驾回自河东，世宗以艰于国用，乃以范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册府元龟》载：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极，思平泰阶，出一令虑下民之未从，行一事惧上穹之罔祐，晨兴夕惕，终岁于兹。虽礼让渐闻兴行，而风雨未之咸若，岂刑政之所阙，而德教之未孚哉！由是进用良臣，辅宣皇化，虽朕志先定，亦輿情具瞻，爰择佳辰，诞敷明命。枢密院直学士、中大夫、尚书工部侍郎、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

范，昔佐先帝，每罄嘉谟，逮事眇躬，愈倾忠节，奉上得大臣之体，检身为君子之儒。一昨戎辂亲征，皇都是守，赞助贤于留府，副征发于行营，军政所需，国用无阙。今则灵台偃革，宣室图功，思先朝欲用之言，成圣考得贤之美，俾参大政，仍掌利权。尔其明听朕言，往敷洪化，予欲则垂象而清品汇，尔则顺天道以序彝伦，余欲恤刑名而息战争，尔则谨宪章而恢庙略。天人之际悬合，军民之事罔渝，则国相之尊，非尔孰处，邦计之重，惟材是臧。勉思倜傥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伫闻成绩，用副虚怀。可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范为人厚重刚正，无所屈挠，然理繁治剧，非其所长，虽悉心尽瘁，终无称职之誉。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罢司计。寻以父丧罢相东归。显德三年冬，以疾卒于乡里。优诏赠侍中，官为立碑焉。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钧之位者，岂常人乎！然文纪耽于货殖，裔孙伤于龌龊，则知全其德者鲜矣。如成绩之文采，元锡之履行，景范之纯厚，皆得谓之君子儒矣。以之爰立，何用不臧。

## 列传八

王朴，字文伯，东平人也。父序，以朴贵，赠左谏议大夫。朴幼警慧，好学善属文。汉乾祐中，擢进士第，解褐授校书郎，依枢密使杨邠，馆于邠第。是时汉室浸乱，大臣交恶，朴度其必危，因乞告东归。未几，李业辈作乱，害邠等三族，凡游其门下者，多被其祸，而朴独免。国初，世宗镇澶渊，朝廷以朴为记室。及世宗为开封尹，拜右拾遗，充开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赐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学之士二十余人，各撰策论一首，以试其才。时朴献《平边策》，云：

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术。当失之时，莫不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奸于内，远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窃其号，幽、并乘其间而据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廩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和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吴国，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必

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必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其力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

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此岁夏秋，便可于沿边贮纳。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望陛下宽之。

世宗览之，愈重其器识。未几，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

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愤广明之后，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复，慨然有包举天下之志。而居常计事者多不喻其旨，唯朴神气劲峻，性刚决有断，凡所谋画，动惬世宗之意，由是急于登用。寻拜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知府如故。是时，初广京城，朴奉命经度，凡通衢委巷，广袤之间，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为东京副留守，车驾还京，改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未几，迁枢密使、检校太保。顷之，丁内艰，寻起复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东京留守，京邑庶务，悉以便宜制之，比及入跸，都下肃如也。《默记》引《闲谈录》云：朴性刚烈，大臣藩镇皆惮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时以街巷隘狭，例从展拆，朴怒乡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数十，其人忿然叹云：“宣补乡虞候，岂得便从决。”朴微闻之，命左右擒至，立毙于马前。世宗闻之，

笑谓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夸宣补乡虞候，宜其死矣。”

六年三月，世宗令树斗门于汴口，不逾时而归朝。是日，朴方过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谈之顷，疾作而仆于座，遽以肩舁归第，一夕而卒，时年四十有五。《默记》：王朴仕周世宗，制礼作乐，考定声律，正星历，修刑统，百废俱起。又取三关，取淮南，皆朴为谋。然事世宗才四年耳，使假之寿考，安可量也。

世宗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枢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恟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宋史·王侁传》：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见诸孤，以侁为东头供奉官。

朴性敏锐，然伤于太刚，每稠人广座之中，正色高谈，无敢触其锋者，故时人虽服其机变而无恭懿之誉。其笔述之外，多所该综，至如星纬声律，莫不毕殫其妙，所撰《大周钦天历》及《律准》，并行于世。《默记》云：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阁，画当时大臣如李蘧、郑仁海之属。太祖即位，一日过功臣阁，风开半门，正与朴象相对，太祖望见，却立耸然，整御袍襟带，髻折鞠躬。左右曰：“陛下贵为天子，彼前朝之臣，礼何过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

《五代史阙文》：周显德中，朴与魏仁浦俱为枢密使。时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马误冲太祖导从，太祖自诣密地，诉其无礼。仁浦令徽院勘诘，朴谓太祖曰：“太尉名位虽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与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带职，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谨按，朴之行事，传于人口者甚众，而史氏阙书。臣闻重修《太祖实录》，已于《李蘧传》中见朴遗事，今复补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每称朴有上辅之器，朝列具闻。

杨凝式，华阴人也。《游宦纪闻》载《凝式年谱》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题识多自称癸巳人。又，《别传》云：凝式，字景度。

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罢相守左仆射卒。《欧阳史·杨涉传》云：祖收，父严。吴缜《纂误》云：收与严乃兄弟，非父子也。又，《游宦纪闻》载《杨氏家谱》云：唐修行杨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结，次子继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间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钧，出居冯翊，至藏器徙浚阳。唐相杨收之父曰遗直，生四子，名皆从“又”，曰发、假、收、严，以四时为义，故发之子名皆从“木”，假之子从“火”，收之子从“金”，严之子从“水”。严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记·唐六臣传》乃以收为涉之祖、严之父，非也。

凝式体虽藁眇，而精神颖悟，《宣和书谱》云：凝式形貌寝悦，然精神矍然，要大于身。

富有文藻，大为时辈所推。唐昭宗朝，登进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迁秘书郎，直史馆。梁开平中，为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三川守，齐王张宗爽见而嘉之，请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赵光允素重其才，奏为集贤殿直学士，改考功员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诰。寻以心疾罢去，改给事中、史馆修撰，判馆事。明宗即位，拜中书舍人，复以心疾不朝而罢。长兴中，历右常侍、工部侍郎，以旧恙免，改秘书监。清泰初，迁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怀覃，凝式在扈从之列，颇以心恙喧哗于军寨，末帝以其才名，优容之，诏遣归洛。晋天福初，改太子宾客，寻以礼部尚书致仕，闲居伊、洛之间，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责也。晋开运中，宰相桑维翰知其绝俸，艰于家食，奏除太

子少保，分司于洛。汉乾祐中，历少傅、少师。太祖总兵，凝式候于军门，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诉，太祖特为奏免之。广顺中，表求致政，寻以右仆射得请。显德初，改左仆射，又改太子太保，并悬车。元年冬，卒于洛阳，年八十五。诏赠太子太傅。

凝式长于歌诗，《别传》云：凝式诗什，亦多杂以诙谐，少从张全义辟，故作诗纪全义之德云：“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自一堆灰。”他类若此。张从恩尹洛，凝式自汴还，时飞蝗蔽日，偶与之俱，凝式先以诗寄曰：“押引蝗虫到洛京，合消郡守远相迎。”从恩弗怪也。然凝式诗句自佳，其题壁有“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清丽可喜。

善于笔札，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之号焉。《别传》云：凝式虽仕历五代，以心疾闲居，故时人目以“风子”。其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辄留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率宝护之。其号或以姓名，或称癸巳人，或称杨虚白，或称希维居士，或称关西老农。其所题后，或真或草，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后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侧，遇入府，前舆后马，犹以为迟，乃策杖徒行，市人随笑之。尝迫冬，家人未挟纩，会有故人过洛，赠以绵五十两、绢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袜以施崇德、普明两寺饭僧，其家虽号寒啼饥，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闻其事，乃自制衣给米遗之，凝式笑谓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见矜也。”每旦起将出，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举鞭曰：“姑游广爱。”仆又以石壁为

请，凝式乃曰：“姑游石壁。”闻者拊掌。《五代史补》：杨凝式父涉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当送传国玺，时凝式方冠，谏曰：“大人为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而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云何？其宜辞免之。”时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使人来探访群议，搢绅之士及祸甚众，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骇曰：“汝灭吾族。”于是神色沮丧者数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时人谓之“杨疯子”也。

薛仁谦，字守训，代居河东，近世徙家于汴，今为浚仪人也。父延鲁，仕唐为汝州长史，累赠吏部尚书。仁谦谨厚廉恪，深通世务，梁鄴王罗绍威甚重之，累署府职。唐庄宗即位于魏，授通事舍人。梁开平中，三聘于吴，得使者之体。迁卫尉少卿、引进副使，累加检校兵部尚书。长兴中，转客省使、鸿胪少卿，出为建雄军节度副使，进阶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改光禄少卿。晋天福初，授检校司空、河中节度副使，归朝为卫尉、太仆二卿。丁继母忧，居丧制满，授司农卿。汉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宾客致仕，仍加检校司徒，进封侯爵。显德三年冬，以疾终，年七十八。赠工部尚书。初，仁谦随庄宗入汴也，有旧第为梁朝六宅使李宾所据，时宾远适，而仁谦复得其第。或告云，宾之家属厚藏金帛在其第内，仁谦立命宾亲族尽出所藏而后入焉。论者美之。

子居正，皇朝门下侍郎平章事。

萧愿，字惟恭，梁宰相顷之子也。顷，明宗朝终于太子少保，《唐书》有传。初，愿之曾祖仿，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为儿童戏，效传呼之声。仿谓客曰：“余岂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寿考，吾今又有曾孙在目前矣。”愿弱冠举进士

第，解褐为校书郎，改畿尉、直史馆、监察殿中侍御史，迁比部员外郎、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宫，愿醉预公卿之列，为御史所弹，左迁右赞善大夫。未几，授兵部郎中，复金紫。丁内艰，服阕，自左司郎中拜右谏议大夫，历给事中、右常侍、秘书监，改太子宾客。广顺元年春卒。赠礼部尚书。

愿性纯谨，承事父母，未尝不束带而见。然性嗜酒无节，职事弛慢。为兵部郎中日，常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颇怠职司，父顷为吏部尚书，代愿视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时年七十余，其母犹在，一门寿考，人罕及者。

卢损，其先范阳人也，近世任于岭表。父颖，游宦于京师。损少学为文，梁开平初，举进士，惟颇刚介，以高情远致自许。与任赞、刘昌素、薛钧、高总同年擢第，所在相诟，时人谓之“相骂榜”。及任赞、刘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损自异，不相亲狎。时左丞李琪素薄刘昌素之为人，常善待损。琪有女弟眇，长年婚对不售，乃以妻损，损慕琪声称纳之，及琪为辅相，致损仕进。梁贞明中，累迁至右司员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谏议大夫。屡上书言事，词理浅陋，不为名流所知。清泰中，卢文纪作相，密与损参议时政。初，长兴中，唐末帝镇河中，损尝为加恩使副，及末帝即位，用为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宪司不能振举纲领，俾风俗颓坏，乃大为条奏，而有“平明放钥，日出守端”之语，大为士人嗤鄙。有顷，误详赦书，失出罪人，停任。晋天福中，复为右散骑常侍，转秘书监，大失所望，即拜章辞位，乃授户部尚书致仕，退居颍川。时少保李鏐年将八十，善服气导引，损以鏐之遐龄有道术，酷慕之。仍以颍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阳翟，诛茅种药，山衣野服，逍遥于林圃之间，出则柴车鹤氅，自称具茨山人。晚年与同辈五六人，于大隗山中疏泉凿坯为隐所，誓不复出山，久之，

齿发不衰，似有所得。广顺三年秋卒，时年八十余。赠太子少傅。

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少孤，不从师训，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学。一夕梦剖其肠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资性绝高。案：此下有阙文。《舆地纪胜》云：王仁裕知贡举时，所取进士三十三人，皆一时名公卿，李昉、王溥为冠。

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盖以尝梦吞西江文石，遂以为名焉。《舆地纪胜》：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记》，共百卷。

后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卒。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时宰相贽之子也。羽少以父任为河南寿安尉。入梁，迁御史台主簿，改监察御史。唐明宗时，为吏部郎中，使于闽，遇飓风，飘至钱塘。时安重诲用事，削夺吴越王封爵，羽被留于钱塘，经岁不得归，后重诲死，吴越复通中国，羽始得还。晋初，累迁礼部侍郎、太常卿。广顺初，为左散骑常侍，卒。赠工部尚书。羽之使闽也，正使陆崇卒于吴越，羽载其丧还，归其囊装，时人义之。

段希尧，河内人也。祖约，定州户掾，赠太常少卿。父昶，晋州神山县令，累赠太子少保。希尧少有器局，累历州县。唐天成中，为卫州录事参军，会晋高祖作镇于鄴，闻其勤干，奏改洛州纠曹。及晋祖镇太原，辟为从事。清泰中，晋祖总戎于代北，一日军乱，遽呼万岁，晋高祖惑之，希尧曰：“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遽请戮其乱首，乃止。明年，晋祖将举义于太原，召宾佐谋之，希尧极言以拒之，晋祖以其纯朴，弗之咎也。晋祖龙飞，霸府旧僚皆至达官，惟希尧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迁右谏议大夫，寻命使于吴越。及乘舟泛海，风涛

暴起，楫师仆从皆相顾失色，希尧谓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鉴，岂无祐乎！汝等但以吾为托，必当无患。”言讫而风止，乃获利涉。使回，授莱州刺史、检校尚书右仆射，未赴任，改怀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榷盐矾制置使。少帝嗣位，加检校司空。开运中，历户部、兵部侍郎。汉初，迁吏部侍郎，判东西两铨事。国初，拜工部尚书。世宗嗣位，转礼部尚书。显德三年夏，卒于洛阳，时年七十九。赠太子少保。

子思恭，右谏议大夫。

司徒诒，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伦，本郡督邮，以清白称。诒少好读书，通《五经》大义，弱冠应乡举，不第。唐明宗之镇邢台，诒往谒之，甚见礼遇，命试吏于邯郸，历永年、项城令，皆有能名。长兴初，唐末帝镇河中，奏辟为从事。未几，征拜左补阙、史馆修撰。秦王从荣之开府也，朝廷以诒为户部员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贬宁州司马。清泰初，入为兵部员外郎。晋祖践阼，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枢密直学士，由兵部郎中迁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充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左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历知许、齐、毫三州事。汉初，除礼部侍郎，凡三主贡举，自起部贰卿，不数年间，遍历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宾客。世宗即位，授太常卿。时世宗留意于雅乐，议欲考正其音，而诒为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显德六年夏，卒于洛阳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赠工部尚书。

诒善谈论，性嗜酒，喜宾客，亦信浮图之教。汉乾祐中，尝使于吴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龙宫也。”诒因注香兴念曰：“龙宫珍宝无用，俟回棹之日，当以金篆佛书一帙，用伸贽献。”洎复经其所，遂以经

一函投于海中。俄闻梵呗丝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云：“此龙王来迎其经矣。”同舟百余人皆闻之，无不叹讶焉。

边蔚，字得升，长安人。父操，华州下邽令，累赠太子少师。《宋史》：边珣，华州郑人也。曾祖颉，石泉令；祖操，下珪令；父蔚，太常卿。

蔚幼孤，笃学，有乡里誉，从交辟，历晋、陕、华三府从事。唐庄宗之伐蜀，大军出于华下，时属华方阙帅，蔚为记室，诏令权领军府事，供亿军储，甚有干济之称。及明宗入洛，遣李冲贲诏于关右，尽诛阉官。冲性深刻，而华人有为阉官所累者，冲欲尽戮之，蔚以理救护，获免者甚众。毛璋之镇邠宁，奏为廉判。时璋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间极言，谕以逆顺之理，璋即时遣其子入贡。朝廷以蔚有赞画之效，锡以金紫，改许州戎判。晋天福初，自泾州戎幕征拜虞部员外郎、盐铁判官，历开封、广晋少尹。晋少帝嗣位，拜左散骑常侍，判广晋府事，转工部左右侍郎，再知开封府事。开运初，出为亳州防御使，为政清肃，毫民感之。岁余，入为户部侍郎。汉初，拜御史中丞，转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复知开封府事，迁太常卿，后以足疾辞位。显德二年冬，卒于家，时年七十有一。

子玕、珣，俱仕皇朝为省郎。

王敏，字待问，单州金乡人。性纯直，少力学攻文，登进士第。后依杜重威，凡历数镇从事。汉初，重威叛于鄴，时敏为留守判官，尝泣谏重威，恳请归顺，重威始虽不从，及其穷也，纳敏之言，以其城降。时魏之饥民十犹四五，咸保其余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镇澶渊，太祖以敏谨厚，遂命为澶州节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开封少尹。世宗嗣位，权知府事，旋拜左谏议大夫、给事中，迁刑部侍郎。敏尝以子婿陈南金荐于曹州节度使李继勋，表为记室，其后继勋僭

军于寿春，及归阙而无待罪之礼，世宗以继勋武臣，不之责也，因迁怒南金，谓其裨赞无状，乃黜之。敏由是连坐，遂免其官。岁余，复拜司农卿。显德四年秋，以疾卒。

## 列传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东牙将，累赠太子太师。唐庄宗之为晋王也，广募胜兵，时思以赳悍应募，累从戎役，后为长直都校，历捧圣军使。晋初，迁六军都虞候。汉高祖出镇并门，奏以思从行，寻表为河东牢城都指挥使，以勤于见称。汉国初建，授检校太保，遥领邓州。汉有天下，迁检校太尉、昭义军节度使。乾佑初，李守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帅部兵以副焉。既而御众无能，勒归旧藩。思在上党凡五年，无令誉可称，唯以聚敛为务，性又鄙吝，未尝与宾佐有酒肴之会。尝有从事欲求谒见者，思览刺而怒曰：“彼必是来猎酒也。”命典客者饮而遣之，其鄙吝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时，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觐，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礼，仍呼曰叔母，其恩顾如是。广顺二年秋，思来朝，加兼侍中，移镇宋州。三年夏，诏赴阙，改授平卢军节度使。思将赴镇，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镇，得丝十余万两，谨以上进，请行征督。”太祖颔之，寻诏本州折券以谕其民。及到镇，未几，染风痹之疾，上表请寻医，既而异疾归洛。显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赠中书令。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倜傥有胆气。梁贞明初，唐庄宗始驻军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驿，固守逾年，后为北军所攻，景珂战歿，众溃。光鄴时年十岁，为明宗军所俘，以其颖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既冠，沈毅有

谋，莅事寡过。明宗即位，特深委遇，累迁至皇城使、检校司空。长兴中，枢密使安重诲得罪，时光鄴与中官孟小僧颇有力焉。居无何，出为耀州团练使。清泰初，入为左监门卫大将军。晋天福中，历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开运初，授宣徽使。杨光远叛灭，青州平，除为防御使，朝廷以兵乱之后，人物雕弊，故命光鄴理之。光鄴好聚书，重儒者，虚斋论议，惟求理道。时郡民丧亡十之六七，而招怀抚谕，视之如伤，故期月之间，流亡载辑。契丹入汴，伪命权知曹州。李从益假号，以光鄴明宗旧臣，署为枢密使。汉祖至汴，改左领卫大将军。乾祐初，迁右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检校太保。太祖践阼，复授宣徽使、左千牛卫上将军、检校太傅。数月，兼枢密副使。会永兴李洪信入朝，代知军府事。广顺二年十月，卒于长安，时年四十六。

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愠不形于色。事继母以孝闻，兄弟皆雍睦。虽食禄日久，家无余财，任金吾日，假官屋数间以蔽风雨，亲族累重，粝食才给，人不堪其忧，光鄴处之晏如也。宾朋至，则赏酒延之，谈说终日，略无厌倦，士大夫多之。及权知京兆，以宽静为治，前政有烦苛之事，一切停罢，百姓便之。及病甚，召亲随于卧内，戒之曰：“气绝之后，以尸归洛，不得于此停留，虑烦军府。”言讫而终。京兆吏如丧所亲，或有以浆酒遥奠者。枢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恤其家，为之上请，故自终及葬，所赐赠贖几数千计。诏赠太子少师。光鄴肤革肥皙，善于摄养，故司天监赵延义有袁许之术，尝谓人曰：“翟君外厚而内薄，虽贵而无寿。”果如其言。

曹英，字德秀，旧名犯今上御名，故改焉。本常山镇定人也。父全武，事赵王王镕为列校，英因得隶于镕之帐下。及张

文礼之乱，唐庄宗奄有其地，乃录镕之左右，署为散指挥使。明宗即位，英侍于仗下，问其祖考，英以实对，明宗曰：“乃朕之旧也。”擢为本班行首，每加顾遇。晋天福中，迁弩手军使。平张从宾于汜水，以功授本军都校。汉初，改奉国军主，加检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贞据河中叛，授行营步军都校。河中平，迁本军厢主，领岳州防御使。随太祖在魏，为北面行营步军都校，从平内难。国初，以翊戴功授昭武节度使、检校太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二年春，总兵讨慕容彦超于兖州，梯冲堞垒，颇有力焉。夏五月，太祖亲征，因并兵攻陷其城，及凯旋，领彰信军节度使，典军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授成德军节度使。车驾自太原回，加兼侍中。显德元年冬，卒于镇，时年四十九。制赠中书令。英性沈厚，谦恭有礼，虽衽席之际，接对宾客，亦未尝造次。及卒，搢绅之士亦皆惜之。

李彦颖，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贾为业，太祖镇鄴，置之左右，及即位，历绫锦副使、推易使。世宗嗣位，以彦颖有旧，超授内客省使。未几，知相州军府事，寻改延州兵马留后。到镇，颇以殖货为意，窥图剩利，侵渔蕃汉部人，群情大扰。会世宗南征，蕃部结聚，围迫州城，彦颖闭壁自守，求援于邻道，赖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悦，征赴京师，然犹委曲庇护，竟不之责。寻为西京水南巡检使，居无何，命权知泗州军州事，改沧州两使留后。彦颖到任，处置乖方，大为物情所鄙。显德六年秋，受代归阙，遇疾而卒，时年五十有二。

李晖，字顺光，瀛州束城人。弱冠应募于龙骧军，汉祖领河东，晖请从，因得署为河东牙将。汉有天下，授检校司徒、大内皇城使。未几，迁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阳节度使、检校太傅。太祖登极，加同平章事，寻移镇沧州。显德元年，

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诞庆节来朝，改邠州节度使。五年，移镇凤翔。岁余，卒于镇。优诏赠中书令。暉之仪貌不及于常人，而位极将相，年登耳顺，袁、许之术，夫何恃哉！然性贪鄙，而好小惠以邀虚誉，故在河阳及沧州日，民皆诣阙请立碑以颂其美，识者亦未之许也。

李建崇，潞州人。少从军，善骑射。初事唐武皇，为铁林都督，转突骑、飞骑二军使。从庄宗攻常山，安巴坚来援，庄宗率亲军千骑，遇于满城，兵少，为契丹所围。时建崇为亲将，与契丹格斗，自午至申，会李嗣昭骑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龙武捧圣都指挥使，出历襄、秦、徐、雍都指挥使。建崇性纯厚，处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滞偏裨。明宗尝掌牙兵，与建崇共事，及即位，甚愍之，连授磁、沁二郡。入晋为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从进构逆，率众寇南阳，时建崇领步骑千余屯于叶县，开封尹郑王遣宣徽使张从恩、皇城使焦继勋率在京诸军，会建崇军拒贼，至湖阳县之花山，遇从进军，建崇接战，大败之，以功授亳州团练使。襄阳平，迁安州防御使。历河阳、邢州兵马留后。汉初，入为右卫大将军。年逾七十，神气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余年，前后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节钺，零落殆尽，惟建崇虽位不及藩屏，而康强自适，以至期耄。太祖即位，授左监门卫上将军。广顺三年春卒。赠黔南节度使。

王重裔，陈州宛丘人。父达，历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于洛。重裔幼沈厚有勇，善骑射。年未及冠，事庄宗为直，管契丹直。从安汴、洛，累为禁军指挥使。晋天福中，镇州安重荣谋叛，称兵指阙，朝廷命杜重威率师拒之，贼阵于宗城东，晋遣齐军击之，再合不动。杜重威惧，谋欲抽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请公分麾下兵击其两翼，重裔为公陷阵，当其中

军，彼必狼狈矣。”重威从之，重荣即时退蹙，遂败。以功迁护圣右厢都指挥使，领费州刺史。汉初，仍典禁军，从征鄴都平，迁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贞故，数侵边地，以重裔为亳州防御使，又令于徐州巡检，兼知军州，就加检校太傅。太祖践阼，加爵邑，改功臣。广顺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有三。赠武信军节度使。

孙汉英，太原人也。父重进，事唐武皇、庄宗为大将，赐姓，名存进，《唐书》有传。汉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将，尝为东面马步军都指挥使。清泰初，兴元节度使张虔钊失军于岐下，遂以其地西臣于蜀，汉英兄汉韶，时为洋州节度使，因兹阻隔，亦送款于蜀，由是汉英与弟汉筠久之不调。汉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汉英戚里之分，奏于军中指使。蒲、雍平，班师，隐帝以汉英为绛州刺史、检校司徒。广顺元年冬，卒于都。

许迁，郢州人也。初为本州牙将，性刚褊。汉乾祐初，为左屯卫将军，与少府监马从斌同监造汉祖山陵法物，节财省用，减数万计。改左监门大将军，又加检校司空。汉末，权知隰州。太祖践阼，刘崇遣子钧率兵寇平阳，路由于隰，贼众攻城，城中兵少，迁感激指谕，士斗兼倍，贼众伤夷，寻自退去。太祖降诏抚谕，正授隰州刺史。迁切于除盗，嫉恶过当，或钉磔贼人，令部下齧割。误断不合死罪人，其家诣阙致讼，诏下开封府狱。时陈观为知府，素与迁不协，深劾其事，欲追迁对讼，太祖以事状可原，但罢郡而已。迁既奉朝请，因大诟陈观，谓王峻曰：“相公执政，所与参议，宜求贤德。如陈观者，为儒无家行，为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兒耻与为侣，况明公乎！”峻无以沮之。既而婴疾，请告归汶上而卒。

赵凤，冀州枣强县人，幼读书，举童子。既长，凶豪多力，以杀人暴掠为事，吏不能禁。安重荣镇常山，招集叛亡，凤乃

应募，既而犯法当死，即破械逾狱，遁而获免。天福中，赵延寿为契丹乡导，岁侵深、冀，凤往依焉。《宋史·荆罕儒传》：罕儒少无赖，与赵凤、张犖为群盗，晋天福中，相率诣范阳，委贄燕王赵延寿，得掌兵权。

契丹主素闻其桀黠，署为羽林军使，累迁羽林都指挥使，常令将兵在边，贝、冀之民，日罹其患。晋末，契丹入洛，凤从至东京，授宿州防御使。汉祖即位，受代归阙，寻授河阳行军司马。乾祐初，入为龙武将军。丁父忧，起复授右千牛卫大将军。汉末，都城变起，兵集之夜，无不剽之室，唯凤里闾，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胆勇。广顺初，用为宋、亳、宿三州巡检使。凤出于伏莽，尤知盗之隐伏，乃诱致盗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发，无不擒捕，众以为能，然平民因捕盗而破家者多矣。凤善事人，或使臣经由，靡不倾财厚奉，故得延誉而掩其丑迹。太祖闻其干事，用为单州刺史，既刚忿不仁，得位逾炽，刑狱之间，尤为不道。尝抑夺人之妻女，又以进奉南郊为名，率敛部民财货，为人所讼。广顺三年十二月，诏削夺凤在身官爵，寻令赐死。

齐藏珍，少历内职，累迁诸卫将军。前后监押兵师在外，颇称干事，然险讪皮无行，残忍辩给，无不畏其利口。广顺中，奉命滑州界巡护河堤，以弛慢致河决，除名，配沙门岛。世宗在西班时，与藏珍同列，每聆其谈论，或剖判世务，似有可采。及即位，自流所征还。秦、凤之役，令监偏师。及淮上用兵，复委监护，与军校何超领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隐官物甚多，超以为不可，藏珍曰：“沙门岛已有屋数间，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既破紫金山寨，追吴寇室涡口，因与藏珍言及克捷之状。对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无比，于文德则未光。”世宗颔之，又问以扬州之事，对曰：“扬州地实卑湿，

食物例多腥腐。臣去岁在彼，人以鱗鱼馈臣者，视其盘中虬屈，一如蛇虺之状，假使鸛雀有知，亦应不食，岂况于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类，闻者无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为刺史，臣犹未蒙圣泽。”世宗俯而从之，时濠梁未下，即命为濠州行州刺史。及张永德与李重进有间言，藏珍尝游说重进，洎寿阳兵回，诸将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阙。四年夏，以其冒称检校官罪，按其事而毙之，盖不欲暴其恶迹也。

王环，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镇西川，环往事之，及知祥建号，环累典军卫，孟昶嗣位，环常宿卫于中。显德二年秋，王师西伐，时环为凤州节度使。初，偏师傅其城下，为环所败，裨将胡立为环所擒。是冬，王师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败走。环闻之，守备愈坚，王师攻击数月方克。城陷，环就擒。及到阙，世宗以忠于所事，释其罪，授若骠卫大将军。四年冬，世宗南征，环随驾至泗州，遇疾而卒。

张彦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郤克之疾，时号为“跛子”。初，以骑射事唐庄宗为马直国使，庄宗入汴，授神武指挥使。明宗尝以为养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与晋高祖不协，属其总戎于太原，遂举其城投于契丹，即以为云州节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彦超率部众，颇为镇、魏之患。及契丹入汴，迁侍卫马军都校，寻授晋昌军节度使。汉高祖入洛，彦超飞表输诚，移授保大军节度使。乾祐初，奉诏归阙，止奉朝请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内难，隐帝令彦超董骑军为拒，刘子陂兵乱，彦超先谒见太祖。广顺中，授神武统军。显德三年冬，以疾终于第。制赠太子太师。

张颖，太原人，驸马都尉永德之父也。《宋史》列传：永德，并州阳曲人。家世饶财，曾祖丕，尚气节。后唐武皇镇太

原，急于用度，多严选富家子掌帑库，或调度不给，即坐诛，没入资产。丕为之满岁，府财有余。宗人政当次补其任，率族属泣拜，请丕济其急，丕又为代掌一年，乡里服其义。

累为籓郡列校，由内职历诸卫将军。国初，以戚里之故，自华州行军司马历郢、怀二州刺史，迁安州防御使。颖性卞急峻刻，不容人之小过，虽左右亲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处女，颖逼而娶之，澄遂与不逞之徒数人，同谋害颖，中夜挟刃入于寝门，执颖而杀之，遂奔于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遣江南李景，令执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赐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刘仁贍，略通儒术，好兵书，在泽国甚有声望。吴主知之，累迁为伪右监门卫将军，历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洎李景僭袭伪位，俾掌亲军，迁鄂州节度使。居数年，复以兵柄任之，改寿州节度使。及王师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坚。洎世宗驻蹕于其垒北，数道齐攻，填堑陷壁，昼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临城以谕之，而仁贍但逊词以谢。及车驾还京，命李重进总兵守之，复乘间陷我南寨。自是围之愈急，城中饥死者甚众。三年冬，淮寇复来救援，列寨于紫金山，夹道相属，累然数十里，垂及寿壁，而重进兵几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复议亲征。车驾至寿春，命今上率师破紫金山之众，擒其应援使陈承昭以献。仁贍闻援兵既败，计无所出，但扼腕浩叹而已。会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飞诏以谕之，时仁贍卧疾已亟，因翻然纳款，而城内诸军万计，皆屏息以听其命。及见于行在，世宗抚之甚厚，赐与加等，复令入城养病，寻授天平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闻之，遣使吊祭，命内臣监护丧事，追封彭城郡王。后以其子崇谠赞为怀州刺史。仁贍轻财重士，法令严肃，重围之中，其子崇谠犯军禁，即令斩之，

故能以一城之众，连年拒守。逮其来降，而其下未敢窃议者，保其后嗣，抑有由焉。

崇赞仕周，累为郡守。幼子崇谅，后自江南归于本朝，亦位至省郎。

## 列传十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阳人也。父丰，本郡乐营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贞明初，张筠镇相州，怜峻敏惠，遂畜之。及庄宗入魏州，筠弃镇南渡，以峻自随。时租庸使赵岩访筠于其第，筠召峻声歌以侑酒，岩悦，筠因以赠之，颇得亲爱。梁亡，赵氏族灭，峻流落无依，寄食于符离陈氏之家，久之弥窘，乃事三司使张延朗，所给甚薄。清泰末，延朗诛，汉祖尽得延朗之资产仆从，而峻在籍中，从历数镇，常为典客。汉祖践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汉为监军，入为内客省使。及赵思绾作乱于永兴，汉隐帝命郭从义讨之，以峻为兵马都监。从义与峻不协，甚如水火。未几，改宣徽北院使。贼平，加检校太傅，转南院使。

太祖镇鄴，兼北面兵马，峻为监军，留驻鄴城。隐帝萧墙变起，峻亦为群小所构，举家见害。从太祖赴阙，绸缪帷幄，赞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师平定，受汉太后令，充枢密使。太祖北征，至澶州，为诸军拥迫，峻与王殷在京闻变，乃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马铎往许州，以防他变，二州安然，亦峻之谋也。太祖践阼，加平章事，寻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时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无不为，每侍太祖商榷军事，未尝不移时而退，甚有裨益。然为性轻躁，举措率易，以天下之事为己任，每有启请，多自任情。太祖从而顺之，则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则应声而

愠，不逊之语随事辄发。太祖素知其为人，且以佐命之故，每优容之。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太祖虽登大位，时以兄呼之，有时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负焉。

广顺元年冬，刘崇与契丹围晋州，峻请行应援，太祖用为行营都部署，以徐州节度使王彦超为副。诏诸军并取峻节度，许峻以便宜从事，军行资用仰给于官，随行将吏得自选择。将发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乐以宠之。奉辞之日，恩赐优厚，不拘常制。及发，太祖幸西庄，亲临宴饯，别赐御马玉带，执手而别。峻至陕驻留数夕，刘崇攻晋州甚急，太祖忧其不可支，议亲征，取泽州路入，与峻会合，先令谕峻。峻遣驿骑驰奏，请车驾不行幸。时已降御札，行有日矣，会峻奏至，乃止。峻军既过绛郡，距平阳一舍，贼军燔营，狼狈而遁。峻入晋州，或请追贼，必有大利，峻犹豫久之，翌日方遣骑军袭贼，信宿而还。向使峻极力追蹙，则并、汾之孽，无噍类矣。峻亦深耻无功，因计度增修平阳故城而回。时永兴军节度使李洪信，汉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践阼，恆有忧沮之意，而本城军不满千，峻出征至陕州，以救援晋州为辞，抽起数百人，及刘崇北遁，又遣禁兵千余人，屯于京兆，洪信惧，遂请入朝。峻军回，太祖厚加优赐。时慕容彦超叛于兖州，已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客省使向训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将兵讨贼，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剧贼，曹英不易与之敌耳。”太祖默然。未几亲征，命峻为随驾一行都部署，破贼之日，峻督军在城南，其众先登，颇有得色。从驾还京，未几贡表乞解枢机，即时退归私第。

峻贪权利，多机数，好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极之初，务存谦抑，潜龙将佐未甚进用，其后郑仁诲、李重进、向训等稍迁要职，峻心忌之，至是求退，盖侦太祖之意也。未陈请之

前，多发外诸侯书以求保证，旬浹之内，诸道驰骑进纳峻书，闻者惊骇其事。峻连贡三章，中使宣谕无虚日，太祖严驾将幸其第，峻闻之，即驰马入见，太祖慰劳久之，复令视事。峻又于本院之东，别建公署，廓庑事，高广华侈。及土木之功毕，请太祖临幸，恩赐甚厚。其后内园新起小殿，峻视之，奏曰：“宫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枢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兴造何也？”峻惭默而退。时峻以前事赵岩，颇承宠爱，至是欲希赠官立碑。或谓峻曰：“赵岩以谄佞事君，破坏梁室，至今言者无不切齿，苟如所欲，必贻物议。”乃止。岩侄崇勋，居于陈郡，峻为求官田宅以赐之，太祖亦从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兴土功，峻受诏检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觐，峻素惮世宗之聪明英果，闻其赴阙，即自河次归朝。居无何，邀求兼领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暂赴任，奏借左藏绫绢万匹，从之。

是岁，户部侍郎赵上交权知贡举，上交尝诣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达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衔之。及贡院申中书门下，取日过堂，峻知印，判定过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书，峻在政事堂厉声曰：“今岁选士不公，当须覆试。”诸相曰：“但缘已行指挥行过，临事不欲改移，况未敕下，覆试非晚。”峻愈怒，诟责上交，声闻于外。少顷，竟令引过。及罢，上交诣本谢峻，峻又延之饮酌从容。翌日，峻奏上交知举不公，请致之于法，太祖颔之而已。又奏请以颜愆、陈观代范质、李穀为相。太祖曰：“进退宰辅，未可仓卒，待徐思之。”峻论列其事，奏对不逊。太祖未食，日将亭午，诤之不已。太祖曰：“节假之内，未欲便行，已俟假开，即依所奏。”峻退至中书。是月，吏部选人过门下，峻当其事，颇疑选部不公，其拟官选人落下者三十余人。次日寒食时节，臣僚各归

私第。午时，宣召宰臣、枢密使，及入，幽峻于别所。太祖见冯道已下，泣曰：“峻凌朕颇甚，无礼太过，拟欲尽去左右臣僚，剪朕羽翼。朕儿在外，专意阻隔，暂令到阙，即怀怨望。岂有既总枢机，又兼宰相，坚求重镇，寻亦授之，任其襟怀，尚未厌足，如此无君，谁能甘忍！”即召翰林学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贬授商州司马，差供奉官蒋光远护送赴商州。未几，死于贬所，时广顺三年三月也。《通鉴》：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犹愍之，命其妻往视之，未几而卒。

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制造旌节，以备迎授。前一夕，其旌有声甚异，闻者骇之。主者曰：“昔安重诲授河中节，亦有此异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隐起如堆。又梦被官府追摄入司簿院，既寤，心恶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疏位重，轻躁寡谋，听人穿鼻，既国权在手，而射利者曲为指画，乃啖饵虎臣，离间亲旧，加以善则称己，无礼于君，欲求无罪，其可得乎！

《五代史阙文》：广顺初，河东刘崇引契丹攻晋州。遣王峻率师赴援，峻顿兵于陕。周祖亲征，遣使谕之。峻见使受宣讫，谓使曰：“与某驰还，附奏陛下，言晋州城坚，未易可破，刘崇兵锋方锐，不可与力争，所以驻兵者，待其气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轻举。今朝中受圣知者，惟李蘧、范质而已，陛下若车驾出汜水，则慕容彦超以贼军入汴，大事去矣。”使还具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几败吾事。”

慕容彦超，案：此下有阙文。

为兖州节度使，彦超即汉高祖之同产弟也。尝冒姓阎氏，体黑麻面，故谓之阎昆仑。彦超镇兖州，汉隐帝欲杀周太祖，召彦超，方食，释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师，隐帝出劳军，太后使彦超卫帝，彦超曰：“北兵何能为，当于阵上唱坐使归营。”彦超败，奔兖，隐帝遇弑。周太祖时，彦超进呈郢州节度使

高行周来书，其书意即行周毁讞太祖结连彦超之意，帝览之，笑曰：“此必是彦超之诈也。”试令验之，果然。其郟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为印即无缺处，帝寻令赍书示谕行周，行周上表谢恩。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郑分，兖州属焉。彦超即率军府宾佐，步出州西门三十里致祭，迎于开元寺，塑像以事之，谓之“菩萨”，日至祈祷，又令民家竖黄幡以禳之。及城陷，彦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驰去。《五代史补》：慕容彦超素有钩距。兖州有盗者，诈为大官从人，跨驴于衢中，市罗十余匹，价值既定，引物主诣一宅门，以驴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为汝上白于主以请值。”物主许之。既而声迹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门呼之，则空宅也。于是连叫“贼”，巡司至，疑其诈，兼以驴收之诣府。彦超悯之，且曰：“勿忧，吾为汝擒此贼。”乃留物主府中，复戒厮卒高系其驴，通宵不与水草，然后密召亲信者，牵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盗者之驴耳，自昨日不与水草，其饥渴者甚矣，放之必奔归家，但可蹑踪而观之，盗无不获也。”亲信者如其言随之，其驴果入一小巷，转数曲，忽有儿戏于门侧，视其驴，连呼曰：“驴归，驴归。”盗者闻之，欣然出视，遂擒之。高祖登极，改乾祐为广顺。是年，兖州慕容彦超反。高祖亲征，城将破，忽夜梦一人，状貌甚伟异，被王者之服，谓高祖曰：“陛下明日当得城。”及觉，天犹未晓。高祖私谓征兆如此，可不预备乎！于是躬督将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车驾将入，有司请由生方鸣鞘而进，遂取别巷，转数曲，见一处门墙甚高大，问之，云夫子庙。高祖意豁然，谓近臣曰：“寡人所梦，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马观之，方升堂，睹其圣像，一如梦中所见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谏，以为天子不合拜异世陪臣。高祖曰：“夫子圣人也，

百王取则，而又梦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赞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庙侧数十家为洒扫户，命孔氏袭文宣王者长为本县。慕容彦超之被围也，乘城而望，见高祖亲临矢石，其势不可当，退而忧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为吾尽命，吾库中金银如山积，若全此城，吾尽以为赐，汝等勿患富贵。”顷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银皆铁胎，得之何用？”于是诸军闻之，稍稍解体，未几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阅其库藏，其间银铁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彦超常令人开质库，有以铁胎银质钱者，经年后，库吏始觉，遂言之于彦超。初甚怒，顷之谓吏曰：“此易致耳，汝宜伪窬其库墙，凡金银器用暨缣帛等，速皆藏匿，仍乱撤其余以为贼践，然后申明，吾当擒此辈矣。”库吏如其教，于是彦超下令曰：“吾为使长典百姓，而又不谨，遭贼窬去，其过深矣。今恐百姓疑彦超隐其物，宜令三日内各投状，明言质物色，自当赔偿之，不尔者有过。”百姓以为然，于是投状相继，翌日铁胎银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辈昼夜造，用广府库，此银是也。

阎宏鲁者，后唐邢州节度使宝之子也。宝，《唐书》有传。宏鲁事唐明宗、晋高祖，累历事任。家本鲁中，洎告疾归里，慕容彦超初临，礼待极厚。及谋大逆，以宏鲁子希俊为镇宁军节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恶之。闻朝廷出兵堤防，即责宏鲁曰：“尔教兒捍我于朝，将覆吾族耶！”故罹其祸。

崔周度者，父光表，举进士甲科，卢质节制横海，辟为支使。周度有文学，起家长芦令，登朝历监察御史、右补阙，以家在齐州，欲谋葬事，恳求外任，除泰宁军节度判官。而性刚烈，又以尝为谏官，睹凶帅之不法，不忍坐视其弊，因极言以谏彦超，故及斯祸。

太祖平兗州，诏曰：“阎宏鲁、崔周度，死义之臣，礼加二等，所以渗漏泽而贲黄泉也。尔等贞节昭彰，正容肃厉，以从顺为己任，以立义作身谋，履此祸机，并罹冤横，宜伸赠典，以慰贞魂。宏鲁可赠左骁卫大将军，周度可赠秘书少监。”

## 列传十一

刘皞，字克明，晋丞相谯国公昫之弟也。昫，《晋书》有传。皞少离乡里，唐天祐中，梁将刘鄩袭太原，军至乐平，时皞客于县舍，为鄩军所俘。谢彦章见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礼，谓其乡人刘去非曰：“为君得一宗人。”即令皞见之，去非询其爵里，乃亲族也，对泣久之，自是随去非客于彦章门下。彦章得罪，去非为郢州刺史，皞随之郡。庄宗平河洛，去非以尝从刘守奇归梁，深惧获罪，乃弃郡投高季兴于荆南，皞累为荆州摄官。既而兄昫明宗朝为学士，遣人召归。梁汉颢镇邓州，辟为从事，入为监察御史，历水部员外郎、史馆修撰。长兴末，宰臣赵凤镇邢台，表为节度判官。清泰初，入为起居郎，改驾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转太府卿。汉祖受命，用为宗正卿。周初，改卫尉卿。

广顺元年冬十月，税居于东京，夜梦鬼诒之曰：“公于我冢上安床，深不奉益。”皞问鬼姓氏，曰李丕文。皞曰：“君言殊误，都城内岂可冢耶？”曰：“冢本在野，张十八郎展城时围入。”忽寤。又半月，复梦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观吾舍可乎？”即以手掬地，豁然见华第，花木丛萃，房廊雕焕，立皞于西庑。久之，见一团火如电，前来渐近，即前鬼也。引皞深入，出其桴，泣拜如有所托。皞问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属，外不知也。”皞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对，苦讯之，曰：“齐王判官。”皞曰：“张令公为齐王，去世久矣。

今郢州高令公为齐王，余方为列卿，岂复为宾佐乎？”鬼曰：“不知也。”皞既寤，欲掘而视之。既而又告同僚曰：“鬼虽见诉，其如吾税舍何？”乃止。广顺二年春，朝廷以皞为高丽册使。三月，至郢，节度使高行周以皞嗜酒，留连累日，旦夕沉醉。其月二十三日，晨兴栉发，状如醉寐，男泳视之，已卒矣。《太平广记》云：衔命使吴越，路由郢州，卒于邮亭。

时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郢帅齐王高行周亦梦请齐王判官，得无是乎！皞从儒学，好聚书，嗜酒无仪检，然衷抱无他，急于行义，士友以此多之。

张沆，字太元，徐州人。父严，本州牙将。沆少力学，攻词赋，登进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疏率，动不由礼。每宾僚大集，手自出题，令面前赋诗，少不如意，则坏裂抵弃。沆初以刺谒，秦王属合座客各为《南湖记》，因谓沆曰：“闻生名久矣，请为此文。”沆不获已，从之。及群士记成，独取沆所为勒之于石，繇是署为河南府巡官。秦王败，勒归乡里。晋初，桑维翰秉政，沆以文干进，用为著作佐郎、集贤校理，迁右拾遗。维翰出镇，奏为记室。从维翰入朝，授殿中侍御史。岁余，自侍御史改祠部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维翰罢相，冯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改右谏议大夫，罢其职。汉祖至汴，转右常侍，复用为学士，未几，迁工部尚书充职。明年，以营奉葬事求解职，改礼部尚书。及归朝，复为学士。太祖以沆耳疾罢职，改刑部尚书。广顺二年秋，命为故齐王高行周册赠使，复命而卒。赠太子少保。

沆性儒雅，好释氏，虽久居禄位，家无余财，死之日，图书之外，唯使郢之资耳。嗣子尚幼，亲友虑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余资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沆记览文史，好征求僻事，公家应用，时出一联以炫奇笔，故不为冯玉

所重。虽有瞶疾，犹出入金门，凡五六年。汉隐帝末年，杨、史遇害，翌日，沆方知之，听犹未审，忽问同僚曰：“窃闻盗杀史公，其盗获否？”是时京师卜凶惧之次，闻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逊者，与沆友善，沆未病时，梦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逊，视其上有诗十四字云：“今生不见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楼。”光逊既寤，心恶之，俄闻沆卒。

张可复，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达，累赠户部侍郎。可复略通儒术，少习吏事。梁末，薄游于魏，鄴王罗绍威表为安阳簿。唐天成初，依晋公霍彦威于青州，为从事。晋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为“奸兔兒”。长兴中入朝，拜监察御史，六迁至兵部郎中，赐金紫。晋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为秘书少监，改左司郎中。开运中，迁左谏议大夫。汉乾祐初，湘阴公镇徐方，朝行中选可以从戎者，因授武宁军节度副使、检校礼部尚书。及世宗镇澶渊，改镇宁军节度行军司马。三年，征拜给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渊幕府之旧，拜右散骑常侍。显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有三。制赠户部尚书。可复无他才，惟以谨愿保长年，加之迂懦，多为同列轻俊者所侮，而累阶至金紫，居三品之秩，亦其命耶！

于德辰，字进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笃志好学，及射策文场，数上不调。后唐明宗镇邢州，德辰往谒焉，明宗见而器之，因得假官于属邑。后继历州县，历仕晋、汉、周，官至工部尚书。

王延，字世美，鄆州长丰人也。少为儒，善词赋，会乡曲离乱，不获从乡荐，因客于浮阳，随沧帅戴思远入梁。尝以所为赋谒梁相李琪，琪览之，欣然曰：“此道近难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称之。寻荐为即墨县令，历徐、宋、郢、青四镇从事。长兴初，乡人冯道、赵凤在相位，擢拜左补阙。

逾年，以水部员外知制诰迁中书舍人，赐金紫。清泰末，以本官权知贡举。时有举子崔颀者，故相协之子也。协素与吏部尚书卢文纪不睦，及延将入贡院，文纪谓延曰：“舍人以谨重闻于时，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时，与诸相首以长者闻奏，用掌文衡。然贡闱取士，颇多面目。说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骇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无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即此类也。舍人当求实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谓人曰：“卢公之言，盖为崔颀也。纵与其父不悦，致意何至此耶！”来春，以颀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岁满，转尚书右丞。奉使两浙，吴人深重之。复命，授吏部侍郎，改尚书左丞，拜太常卿，历工、礼、刑三尚书。周初，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连月请告，为留台所纠，改少傅致仕。广顺二年冬卒，时年七十有三。

子亿，仕皇朝为殿中丞。

申文炳，字国华，洛阳人也。父鄂，唐左千牛卫将军。文炳长兴中进士擢第，释褐中正军节度推官，历孟、怀支使，郟城、陕县二邑宰，自澶州观察判官入为右补阙。晋开运初，授虞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金部郎中充职。广顺中，为学士，迁中书舍人、知贡举。《玉壶清话》：李庆，显德中举进士，工诗，有云：“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枢密王朴以此一联荐于申文炳。文炳知贡举，遂为第三人。

显德五年秋，以疾解职，授左散骑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时年五十。文炳为文典雅，有训诰之风。执性纾缓，待搢绅以礼，中年而卒，皆惜之。

扈载，少好学，善属文，赋颂碑赞尤其所长。广顺初，随计于礼部，文价为一时之最，是岁升高等。载因游相国寺，见庭竹可爱，作《碧鲜赋》题其壁。世宗闻之，遣小黄门就壁录

之，览而称善，因拜水部员外郎知制诰，迁翰林学士，赐绯。

《宋史·李蘧传》：蘧载以文章驰名，枢密使王朴荐令知制诰，除书未下，朴诣中书言之，蘧曰：“斯人命薄，虑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当以材进人，何得言命而遗才。”载遂知制诰、迁翰林学士，未几卒。世谓朴能荐士，蘧能知人。

载已病，不能谢，居百余日，乃力疾入直学士院。世宗怜之，赐诰还第，遣太医视疾。年三十有六卒。载始自解褐至终才四年，而与刘衮皆有才无命，时论惜之。

刘衮，彭城人。神爽气俊，富有文藻，繇进士第任左拾遗，与蘧载齐名，年二十八而卒。

贾纬，真定获鹿人也。宋祁《景文集·贾令君墓志铭》：贾氏自唐司空魏国公耽，世贯沧州南皮，子孙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谅，高祖瑾。曾祖处士讳初，有至性，疾世方乱，守乡里，不肯事四方。祖讳纬。

少苦学为文，唐末举进士不第，遇乱归河朔，本府累署参军、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镇定州，表授赵州军事判官，迁石邑县令。纬属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已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识者赏之。《景文集》：纬博学善词章，论议明锐，一时诸儒皆屈。唐自武宗后，史录亡散，君掇拾残余，为《唐年补录》数十万言，叙成败事甚悉，书显于时。

晋天福中，入为监察御史，改太常博士。纬常以史才自负，锐于编述，不乐曲台之任，乃陈情于相座。又与监修国史赵莹诗曰：“满朝唯我相，秉柄无亲讎，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编修，史才不易得，勤勤处处求。愚从年始立，东观思优游，昔时人

未许，今来虚白头，春台与秋阁，往往兴归愁，信运北阙下，不系如虚舟。绵蕤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当适所愿，便如升瀛洲。”未几，转屯田员外郎，改起居郎、史馆修撰。又谓莹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余朝未有正史，请与同职修之。”莹以其言上奏，晋祖然之，谓李崧曰：“贾纬欲修《唐史》，如何？”对曰：“臣每见史官辈言，唐朝近百年来无实录，既无根本，安能编纪。”纬闻崧言，颇怒，面责崧沮己。崧曰：“与公乡人，理须相惜，此事非细，安敢轻言。”纬与宰臣论说不已。明年春，敕修《唐史》，纬在籍中。月余，丁内艰，归真定。开运初，服阕，复起居郎，修撰如故，寻以本官知制诰。纬长于记注，应用文笔，未能过人，而议论刚强，侪类不平之，因目之为“贾铁嘴”。开运中，累迁中书舍人。契丹入京师，随契丹至真定，后与公卿还朝，授左谏议大夫。纬以久次纶阁，比望丞郎之拜，及迁谏署，觖望弥甚。苏逢吉监修国史，以纬频投文字，甚知之，寻充史馆修撰，判馆事。乾祐中，受诏与王伸、窦俨修汉高祖实录，纬以笔削为己任，然而褒贬之际，憎爱任情。晋相桑维翰执政日，薄纬之为人，不甚见礼，纬深衔之。及叙《维翰传》：“身没之后，有白金八千铤，他物称是。”翰林学士徐台符，纬邑人也，与纬相善，谓纬曰：“切闻吾友书桑魏公白金之数，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睹，不可厚诬。”纬不得已，改为白金数千铤。

纬以撰述之劳，每诣宰执，恳祈迁转，遇内难不果。太祖即位，改给事中，判馆如故。先是，窦贞固奏请修晋朝实录，既竟，亦望升擢。贞固犹在相位，乃上疏抗论除拜不平。既而以所撰日历示监修王峻，皆媒孽贞固及苏禹珪之短，历诋朝士之先达者。峻恶之，谓同列曰：“贾给事家有士子，亦要门阀无玷，今满朝并遭非毁，教士子何以进身！”乃于太祖前言之，

出为平卢军行军司马。时符彦卿镇青州，以纬文士，厚礼之。纬妻以纬左迁，骇惋伤离，病留于京。纬书候之曰：“勉医药，来春与子同归获鹿。”广顺二年春，纬卒。及讣至，妻一恸而终，果双枢北归，闻者叹之。纬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并听撰《唐年补录》六十五卷，皆传于世。

赵延义，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术数为通州司马，遇乱避地于蜀。祖师古，黔中经略判官。父温珪，仕蜀为司天监。温珪长于袁、许之术，兼之推步。王建时，深蒙宠待，延问得失，事微差跌，即被诘让。临终谓其子曰：“技术虽是世业，吾仕蜀已来，几由技术而死，尔辈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图也。”延义少以家法仕蜀，由廕为奉礼部翰林待诏。蜀亡入洛，时年三十。天成中，得蜀旧职。延义世为星官，兼通三式，尤长于袁、许之鉴。清泰中，尝与枢密直学士吕琦并宿于内廷，琦因从容密问国家运祚，延义曰：“来年厄会之期，俟过别论。”琦讯之不已，延义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则术士不敢言，奈际会诸公，罕有卓绝福德者，下官实有恤纬之僭。”其年，兼卫尉少卿。晋天福中，代马重绩为司天监。契丹入京师，随至镇州，时契丹满达勒为帅，会汉高祖定两京，控鹤都将李筠与诸校密谋劫库兵，逐契丹，犹豫未决，谋于延义，因假以术数赞成之。契丹既去，还京师，官秩如旧。广顺初，加检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数召对焉。《欧阳史》：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师，召延义问：“汉祚短促者，天数耶？”延义言：“王者抚天下，当以仁恩德泽，而汉淫酷，刑法枉滥，天下称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时太祖方以兵围苏逢吉、刘铎第，欲诛其族，闻延义言悚然，因贷其族，二家获全。

延义善交游，达机变，兼有技术，见者欢心。二年，授太府卿，判司天监事。其年夏初，火犯灵台，延义自言星官所忌，

又言身命宫灾并，未几其子卒，寻又妻卒，俄而延义婴疾，故人省之，举手曰：“多谢诸亲，死灾不可追也。”寻卒，年五十八。赠光禄卿。

沈邁，字期远，睢阳人也。父振，贝州永济令，累赠左谏议大夫。邁幼孤，以苦学为志，弱冠登进士第，释褐除校书郎，由御史台主簿拜监察御史，凡五迁至金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广顺中，以本官知制诰。世宗嗣位，擢为翰林院学士，岁满，拜中书舍人充职。显德三年夏，扈从南征，遇疾归，及京而卒。邁为人谦和，勤于接下，每文士投贄，必择其贤者而誉之，故当时后进之士多归焉。

李知损，字化机，大梁人也。少轻薄，利口无行。梁朝时，以牒刺篇咏出入于内臣之门，繇是浪得虚誉，时人目之为“李罗隐”。累为藩镇从事，入拜左补阙，历刑部兵部员外郎、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榷盐使王景遇厚赂，谪于均州。汉初归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广顺中，拜右谏议大夫。时王峻为枢密使，知损以与峻有旧，遂指峻求使于江浙，峻为上言。太祖素闻知损所为，甚难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谴之可也。”太祖重违其请，遂可之。知损既受命，大恣其荒诞之意，遂假资于人，广备行李。及即路，所经州郡，无不强贷，又移书于青州符彦卿，借钱百万。及在邮亭，行止秽杂。王峻闻而奏之，乃责授棣州司马。世宗即位，切于求人，素闻知损狂狷，好上封事，谓有可采，且欲闻外事，即命征还，遽与复资。数月之间，日贡章疏，多斥讟贵近，自谋进取，又上章求为过海使。世宗因发怒，仍以其丑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门岛。知损将行，谓所亲曰：“余尝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后，当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后岁余，卒于海中，其庸诞也如此。《五代史补》：李知损，官至谏议大夫，好

轻薄，时人谓之“李罗隐”。至于亲友间往还简牍，往往引里巷常谈，谓之偶对。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为赠，其意犹望却回。知损觉之，且贻书谢之曰：“在小子一时间却拟送去，恐大官两罗里更不将来。”乾祐中，奉使郑州，时宋彦筠为节度。彦筠小字忙儿，因宴会，彦筠酒酣，辄问曰：“众人何为号足下为罗隐？”对曰：“下官平素好为诗，其格致大抵如罗隐，故人为号。”彦筠曰：“不然，盖为足下轻薄如罗隐耳。”知损大怒，厉声曰：“只令公，人皆谓之宋忙儿，未必便能放牛。”满座皆笑。

孙晟，本名凤。《南唐书》云：孙忌，高密人，一名凤，又名晟，少举进士。

性阴贼，好奸谋。少为道士，工诗，于庐山简寂观画唐诗人贾岛像，悬于屋壁，以礼事之。观主以为妖妄，执杖驱出之，大为时辈所嗤。改儒服，谒唐庄宗于镇州，授秘书省著作郎。《南唐书》云：豆卢革为相，雅知忌，辟为判官。

天成初，硃守殷据夷门叛，时晟为幕宾，赞成其事。是时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数骑自随，巡行于市，多所屠杀，汴人为之切齿。城陷，硃氏被诛，晟乃匿迹更名，弃其妻子，亡命于陈、宋间。《欧阳史》云：安重诲恶晟，以为教守殷反者晟也，画其像购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吴。

会同恶者送之过淮，吴人方纳叛亡，即以伪官授之。晟亦微有词翰，李昇伪尊杨溥为让皇之册文，即晟之词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间，累历伪任，财货邸第，颇适其意。晟以家妓甚众，每食不设食机，令众妓各执一食器，周侍于其侧，谓之“肉台盘”，其自养称惬也如是。《南唐书》云：忌为舒州节度使，治军严，有归化卒二人，正昼挺白刃入府，求忌杀之。

入自西门，吏士仓卒莫能御。适忌闲行在东门，闻乱，得民家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杀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贬光禄卿。

显德三年春，王师下广陵，江左惊窘，李景伪署晟为司空，令奉贡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刘悦伴之，赐与甚厚。泊随驾到阙，舍于都亭驿，礼遇殊优。每召见，饮之醇醴，问以江南事，晟但言：“吴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为求，保无二也。”先是，张永德守下蔡，素与李重进不协，每宴将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进潜蓄奸谋，当时将校无不惊骇，繇是人情大扰。后密遣亲信乘驿上言，世宗不听，亦不介意。一日，重进自寿阳去其部从，直指永德帐下，宴饮终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时李景覘而知之，因密令人赍蜡书遗重进，劝为不轨，重进以其蜡书进呈，世宗览之，皆斥讟反间之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实，因急召侍卫都虞候韩通令收晟下狱，与其从者百余人皆诛之。《南唐书》云：世祖命都承旨曹翰护至右军巡院，犹饮之酒，数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赐自尽。”忌怡然整衣索笏，东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谨以死谢。”从者二百人，亦皆诛死于东相国寺。

翌日，宰臣上谒，世宗亲谕之，始知其事实。议者以晟昔构祸于梁民，令伏法于梁狱，报应之道，岂徒然哉！

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报之。《钓矶立谈》云：晟将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谓副使王崇质曰：“吾思之熟矣，终不忍负永陵一坏土，余非所知也。”

及将下狱，世宗令近臣问以江南可取之状，晟默然不对。临刑之际，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谢。”遂伏诛。